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第二

018. 卷二

爾時阿難，及諸大眾，聞佛示誨，身心泰然。念無始來，失卻本心，妄認緣塵分別影事。今日開悟，如失乳兒忽遇慈母，合掌禮佛，

當爾之時，阿難和這大菩薩、大阿羅漢、大比丘等眾，大眾，「聞佛示誨」：聽見佛這種的教化，這種的訓誨。「身心泰然」：哦，這個身心覺得都舒服。泰然呢，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覺得輕泰，覺得特別的好，就很自在的；自在，自在就是一點痛苦也沒有了，覺得呀，啊，不知怎麼好了，再沒有那麼好法了。

那麼可是啊，又回憶，又回想啊，「念無始來呀」：啊，想起來啊，在以前呢，無始劫以來呀，「失卻本心呢」：把這個自己的本心呢，失去了，盡用這個妄想心呢，這個識心、分別心，來呀，去用事。

「妄認緣塵呢」：啊，妄啊，就是錯誤。誤認這個這種啊，外邊的境界，這緣和這個塵，妄認這個妄想心呢，是真實的。「分別影事啊」：盡在這個影，六根門頭啊，做這個一些個虛妄的事情，分別影事。真正的自性的功夫，一點也沒有，盡在這個外邊呢，這妄想心、執著心、啊，驕傲心，這種種的，這種的攀緣心來用事了。

「今日開悟」：現在啊，大家都一起開悟了。「如失乳兒啊」：好像什麼呢？就好像啊，那小孩子沒有奶吃。本來小孩子是吃奶呢，但是沒有奶吃了，失乳兒；沒有這個奶吃，那麼這是很辛苦囉！很餓了。「忽遇慈母」：忽然呢，他這個慈母啊，回來，回來了，好幹什麼呢？好有奶吃。

這個好像，這個比方啊，以前沒有開悟的時候，就好像這個小孩子沒有奶吃一樣；現在呢，開悟了，就好像啊，這個慈母，這媽媽回來了。母親回來了，當然就有奶吃了。「合掌禮佛」：於是乎啊，大家就合起掌來向佛禮拜，來謝佛這個法恩，法的這種的恩惠。

願聞如來，顯出身心真妄虛實，現前生滅與不生滅，二發明性。

在阿難和一切的大眾，都好像失去這個乳的小孩子，忽然間又遇到慈母了，所以呀，大眾就都合掌來禮佛。禮佛為什麼呢？就為的願意聞到這個如來顯出身心。顯，顯露出來，把它表明出來。表明出來這個身，和這個心。身心

什麼呢？有真的、有妄的，有虛的、有實的。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的？求佛來指示。「現前生滅」：我們每一個人現前這種生滅心，與這個不生滅的心，「二發明性」：這兩種的性要顯示出來。

什麼叫生滅的心？什麼叫不生滅的心？**生滅的心**，就是我們這個識心，識心就屬於生滅，也就是我們這個攀緣心。攀緣心，這個攀緣心，以前是講過囉，所謂攀緣心，什麼叫攀緣心？就是向外馳求，到外邊去找去，不在自性上用功夫。

什麼叫**不生滅心**？就是啊，在自性上來用功夫。自性，在自性上用什麼功夫呢？你能體驗到這個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一切一切無非是諸佛的法身。諸佛的法身，沒有生滅，所以呀，你這個諸佛的法身沒有生滅，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沒有生滅。

啊，為什麼我們有生滅，有生死？就因為啊，不認識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就是因為我們這個狂心沒有息，所謂：「**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狂心呢，若休息了；休息，狂心停止了，這就是你的菩提心現前的。所以我們菩提沒有顯現，就因為那狂心不息；因為有這個狂心，那個菩提心呢，就露不出來，被它給遮蓋住，被這狂心呢，給遮蓋住。

現在所講的每一段經文，都是啊，要顯露出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心。

時波斯匿王，起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教，見迦旃延、毘羅胝(出)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我雖值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今此大眾，諸有漏者，咸皆願聞。

「時」：在佛呀，這個還沒有講話的時候，這個大眾裏邊呢，就有一個「波斯匿王」：這個波斯匿王啊，是梵語，以前講過，叫「戰勝」；他啊，叫「勝軍」，又叫勝軍；又叫「月光」，他叫月光。因為啊，他生的時候啊，佛啊，出世，放光；所以呢，這個他的父親呢，以為就是他出世放光，所以叫月光。

那麼這一般大眾啊，想請佛給發揮這個二種啊，二發明性，這兩種的生滅與不生滅，這兩種的性。佛還沒有開口呢，這個波斯匿王就「起立」：站起來了。站起，「白佛」：對佛就說了。

「我昔未承，諸佛誨教啊」：我在以前呢，沒有受過佛的教化的時候，我是一個信外道的人，信外道的。信什麼外道呢？信那種啊，斷見的外道。這個外道，它的名字叫什麼呢？叫啊，「迦旃延」：這迦旃延呢，是梵語，翻到

中文呢，就叫「剪髮」，這個用剪子剪髮，這個剪髮，就翻譯這麼兩個字。因為啊，這個外道啊，他以前不剪髮，不剪髮；也不剪指甲，不剪指甲；就叫啊，長爪外道。

那麼又有一個叫「毘羅胝子」：毘羅胝的兒子。毘羅胝啊，是他母親的名字，翻譯到中文就叫「不作」。不做什麼呢？就不做好事。壞事啊，他可隨便做，叫不作，不做好事，專門做壞事。

這個他們兩個人講阿，這兩個人呢，說什麼呢？「此身死後」：說這個身呢，死了之後。「斷滅，名為涅槃」：此身死後，斷滅，名為涅槃，他說這個身死後就沒有了，也沒有因，也沒有果，也沒有來生，也沒有前生，根本呢，人死如燈滅，就什麼都沒有了，斷滅了。

斷滅，就是也沒有靈魂，也沒知覺，什麼都沒有的，也沒有性。他說這個呢，就叫個涅槃，這就叫一個不生不滅了，斷滅了，就是啊，沒有了嘛！所以他也就沒有生滅了嘛！這是啊，外道這麼樣講。

可是啊，我告訴你們每一個人，這個樣子啊，就大錯了，大錯而特錯。人死，不是斷滅的，所以佛教，和外道啊，有分別，就是在這一點。外道啊，他有一個講的就，說是斷；有的人呢，有的外道就講，說，常；一個主斷，一個主常；這種的都是外道。這種外道啊，啊，是誤人最厲害的，最誤人的。

「我雖值佛呀」：我現在呀，雖然我值遇到佛啊，出世了，這個佛呀，現在來教化我。「今猶狐疑」：我現在啊，還是狐疑不信。不信什麼呢？不信佛所說的道理，我還是啊，覺得這個人呢，死了是斷滅，是沒有了，歸於斷滅，人死如燈滅，就沒有，這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滅；不生滅，就是死了什麼都沒有了。

啊，狐疑，怎麼叫狐疑呢？那狐狸呀，是狐狸精，這狐狸啊，牠的性情多疑不信，你講什麼，牠也不相信，講什麼牠也不相信。那麼這狐狸呀，怎麼樣多疑呢？這有一個時候，這個水呀，凍冰了；凍冰了，這狐狸，在冰上走啊，牠走一步，用耳朵聽一聽，走一步，用耳朵聽一聽，牠為什麼這樣子呢？牠就因為啊，聽聽這個冰啊，是不是有響動啊？如果有響動，牠趕快退回去。

因為這冰若一響，牠知道這個冰凍的不厚啊，就會把牠掉到河裏去。牠非常聰明，說是啊，所以說你那個人聰明啊，呵，有狐狸精那麼聰明，有狐狸精那麼聰明，所以這就叫狐疑。牠啊，牠心裏呀，多疑善變，牠啊，和你任何人呢，啊，牠也總防備著你，這個狐狸是這樣子。

「云何發揮呀」：哦，得怎麼樣子能發揮知道我這個真正的不生滅的這個道理呢？「證知此心，不生滅地呢」：能證明出來我這個心呢，不生不滅，可以證明出來嗎？啊，「今此大眾」：現在呀，在這個法會這些個大眾啊，「諸有漏者」：所有一切的沒得到漏盡通的這些個人。

沒得漏盡通，就是有漏，漏到什麼地方去？漏到三界裏邊來，漏到這個欲界、色界、無色界，漏到這裏。漏到這裏怎麼樣？受生死啊，沒了生死，這都叫有漏的人。所以諸有漏者，「咸皆願聞呢」：這個一切的沒有證果的有漏這些個眾生啊，這些個人呢，咸，通通啊，都想要明白這個道理，通通啊，都想要了解這種不生滅法，啊，證知他的不生滅的這種的心了，那麼他們都好證果，可以得到無漏了。

佛告大王：汝身現在，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為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

這一段文呢，是佛問這個，佛告訴波斯匿王，問他啊，你這個身究竟壞不壞？波斯匿王啊，就對他說，這個身將來是壞的。「佛告大王」：佛啊，對這個波斯匿王說了。「汝身現在」：你這個身體現在。「今復問汝」：我現在，我設一個問答，來問問你！

問你什麼呢？「汝此肉身呢」：就你這個肉身，「為同金剛，常住不朽，為復變壞」：你這個肉身，就拿你這個肉身來講，啊，你這個肉身，是不是好像金剛那麼堅固呢？永遠都不會壞的呢？好像那個金剛鑽似的，那麼樣子堅固不會變壞的呢？常住不朽，常常的不會朽爛呢？為復變壞，可是啊，還會變壞呢？究竟怎麼樣子啊？是不會壞啊？還是會壞呢？告訴我！

「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啊」：波斯匿王聽到佛這樣一問他，他隨時啊，也不加思索就答覆，說是世尊！我這個身體呀，我今此身，這個身體，終從變滅，將來一定會沒有的，終歸於啊，變壞了，滅了，沒有了。這是波斯匿王啊，這樣答這個世尊！

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

佛啊，聽見波斯匿王，說他這個身體終究是歸於變滅；佛就又要問他：「佛言，大王，汝未曾滅」：你現在啊，還沒有滅呢！這個「曾」字啊，應該讀曾(ㄘㄥ)，汝未曾滅，就你現在還沒有滅呢！「云何知滅」：你怎麼知道你將來就歸於變滅呢？你現在還沒有死呢，你怎麼就知道你將來死呢？你現

在還沒有變滅呢，你怎麼就知道你會變滅呢？啊，告訴我，你因為什麼知道的？你怎麼就會知道這麼多的道理呢？

世尊！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殞亡不息，決知此身，當從滅盡！

佛問：你怎麼知道你這個身體會滅呢？你現在也沒有滅，你怎麼就知道你滅呢？這個波斯匿王啊，回答世尊說了，說，「世尊呢，我此無常變壞之身」：說我現在這個身體呀，不是永遠的，最多也就是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總而言之，不會超過一百歲，所以呀，這不是長遠一個身體；我此無常啊，不會常的，一個變壞之身呢，「雖未曾滅」：現在雖然呢，可是沒有壞滅，沒有死。

「我觀現前」：我現在呀，觀察，這觀呢，就是仔細觀察，裏外觀察，前後觀察，遠近觀察，自他觀察，我看看人，看看我自己，一般人呢，都是會死的；那麼我自己呢，也是一樣的，所以呀，我這麼觀察，這是啊，對外。

我觀察呀，現在我觀察現前念念，我不是啊，觀察外邊，我觀察我裏邊這個心，前念生、後念滅，前念生、後念滅，「念念遷謝」：前邊那個念生起了，後邊那個念就滅了。前念滅、後念又生了，前邊那個念滅去了，後邊那個念又生出了。啊，這個好像波浪似的，雖然我看不見呢，好像那個波浪生生不已，那麼一個浪追著一個浪，這叫遷謝。遷呢，變遷了；謝，就是謝落了，沒有了，這個念生出、那個念就死了。

「新新不住」：這個新念呢，永遠都不會存在的，啊，生出來這個新，那個念生出，這個又變成舊的，這新新不住，這個新的念頭啊，永遠都不會住的，不會存在的。「如火成灰呀」：就好像那個火呀，好像點的那個香火，啊，點著了，它一點一點就變成灰了。

那灰掉了，這火現出來，啊，等一等，灰又把這火都蓋去。這就是啊，這個灰，就表示陳舊了；那火，是新的；但是那個新的，隨時就變成灰了，如火成灰。好像這個香火變成香灰一樣。「漸漸銷殞呢」：漸漸的，這個香火變成灰，那灰漸漸一點一點就都落去了。這個殞，就是殞落；銷，這個銷，就是把它變化了，銷殞；由這火上啊，就跌下去了；跌下去，變成塵了，沒有了。

「殞亡不息」：那麼這個殞，就是落；落下來就沒有了，這等於死亡一樣，這個總也不停止。「決知此身呢」：所以我決定決定的，毫無疑問的，這一

定的，決定，這決定。他這口氣，是說，決定，一點沒有疑問的，毫無疑問的，這個身呢，「當從滅盡」：將來呀，一定會歸到滅盡的，這是啊，決定的。啊，我知道這個確確實實的要歸滅盡的。

這是波斯匿王說的，不是我說的。

佛言：如是。

「佛言，如是」：釋迦牟尼佛聽見這個波斯匿王這樣子講，他說，哦，你說這個對的，是這樣子，念念遷流是終歸變滅的。

大王！汝今生齡，已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

佛啊，雖然印可波斯匿王的這個說法，他這個見解，可是啊，還有問題在後邊，所以佛啊，又問這個波斯匿王，說，「大王，汝今生齡」：你現在，你的年齡啊，生齡，就是年齡；你的年齡，「已從衰老啊」：已經啊，都老了；你現在，啊，面上也有皺紋了，鬍鬚大約也白了，頭髮也都變成雪了，這衰老的相現前囉！

「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你這個顏，就是你的面上的顏色，這顏容；貌，就相貌。你的相貌比較你在小孩子、孩提之童那個時候怎麼樣呢？啊，有沒有什麼轉變呢？有沒有什麼不同啊？有沒有什麼兩樣呢？問這個波斯匿王。

世尊！我昔孩孺，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

這個波斯匿王啊，聽世尊呢，問他，這個老年的相貌和童子的相貌有沒有分別？他答覆啊，世尊！說，「我昔孩孺啊」：我在那個孩孺，孩啊，就是孩提的時候；孺啊，就是孺慕。孺慕啊，就是在小孩子的時候啊，對於父母啊，有一種孺慕的樣子，就是小孩子啊，有的時候撒嬌啊，有的時候對父母啊，不太守規矩啊，父母也原諒他。

我在小年輕小孩子的時候，「膚腠潤澤」：我這個皮膚啊，膚啊，就是皮膚；腠，就是腠理。腠理呀，什麼叫腠理呢？就是在這個皮裏邊、肉外邊，那就叫腠，腠理，就是在皮裏邊，肉的外邊，還沒有到肉那個地方，那就叫腠，膚腠。潤澤，潤澤呀，這個潤，就很滋潤的；澤呀，就很光澤的。啊，你看那個小孩子那個面貌，哦，有紅似白的，啊，就那樣子，非常的光潤。

「年至長成啊」：等我啊，年齡長成了，血氣就充滿了，這時候，我血氣方剛，哦，覺得身體非常的壯，血氣充滿了。「而今頹齡啊」：現在，頹，就是頹老。好像那個牆啊，倒了，那叫頹垣。這個頹齡啊，就表示這個身體呀，要不幫忙了，這個身體就來啊，要迫遷了，就來呀，叫你搬家了，就來不能住了，這叫頹齡。「迫於衰耄啊」：這個我這個年齡啊，已經迫近到這個衰耄的時間了；衰，就是衰敗了。

說是這個人呢，君子有三戒：「年少之時，戒之在色」，年少的人呢，要戒色，戒淫欲；如果你若不戒淫欲啊，把你的身體呀，就弄的不健康了。「及其壯年，血氣方剛」，你壯年的時候血氣方剛，要「戒之在鬥」，你不要盡找人去打架去。人家打你嗎？你退一步，不要和人打架。「及其老也，血氣既衰」，這就像波斯匿王這時候就可以說是血氣既衰了。「戒之在得」，什麼叫得呢？就叫貪得無厭。不要生出一種貪心，老年人不要生出一種貪心，戒之在得。

那麼這個波斯匿王呢，這個迫於衰耄啊，這個耄啊，也就是老年的一個稱呼。本來呢，七十歲叫耄，人到七十歲呀，叫耄；八十歲呢，叫耄（夕一廿），七十曰耄、八十曰耄。所以那個帝堯不說，說他「耄者（夕一廿）倦於勤」，因為他七十多歲了，也懶惰了，不願意去啊，管理國家的政事，所以這叫耄者，耄者倦於勤，啊，很懶惰了。

「形色枯悴呀」：這個形色呀，枯槁而憔悴了。啊，憔悴到什麼樣子了呢？精神也昏昧了，啊，什麼東西也記不住了，不像那個年紀輕的時候，啊，記什麼東西記的很清楚的，年紀老了記東西也記不住了，就昏昧了；昏昧，就是不明白了，什麼事情也都看不明白了，啊，說：「老糊塗了」，老的糊塗了，精神呢，啊，也不好了。但是啊，恐怕不是精神病，沒有得精神病，相信是這樣子。

啊，「髮白面皺啊」：我方才不說他的髮變成雪了嗎！這叫髮白。印度的人很少白頭髮，年紀輕的人呢，印度人沒有白頭髮，老年人呢，也就變成白頭髮了，髮白了。啊，所謂啊，「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那個皮子啊，肉皮子，就像那個雞那個皮似的，一個疙瘩，一個疙瘩的，這叫雞皮。鶴髮，鶴髮就是頭髮都白了。

啊，可是，不是童顏，他是什麼呢？面皺了，面呢，左一個褶子、右一個褶子啊，哦，很難看的。年紀輕的時候，啊，很英俊的，很美貌的；到年紀老，面上這個皺紋不知多少了？啊，比那個牛皮那個皺紋呢，恐怕還多，所以呢，哎，這非常難看，非常難看的。啊，英文叫什麼？ugly。

「逮將不久啊」：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唉，有無量的感慨！一定是，啊，嘆一口氣，逮將不久啊！我這個就來死了！你廣東話，離那頭近了，離那頭近了，哪一頭呢？死那頭，離死那頭近了。所以他說逮將不久。啊，逮將不久，幹什麼呢？就將死了，不長久了。「如何見比」：怎麼可以和這個壯年，「充盛之時呢」：怎麼可以和那個充盛的時候來相比呢？啊，這是不同的了！

佛言：大王！汝之形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寒暑遷流，漸至於此。

佛聽波斯匿王有無窮的感慨，啊，很嘆氣的！說是啊，他也就快死了，青年的時代已經都跑了，大約也不會好像青年那個時候那麼樣活動。青年呢，哦，歡喜，譬如，歡喜去運動啊、打球啊，啊，或者跳舞啊，啊，什麼地方都想去看一看，活動活動。這年紀老了，這些個事情也都不能做了；於是乎啊，就覺得很不高興的樣子，所以說我現在老囉！不能和青年的時候來比囉！那個時候真快樂，現在啊，啊，真是沒有意思，啊，真是沒有意思。

佛言：說大王，「汝之形容啊，應不頓朽」：你這個身形啊，不應該呀，完全呢，都老了，你還有不老的存在呢！你不應該呀，你說你這個會變壞的，還有不變壞的！你到你裏邊去找一找。

「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波斯匿王啊，聽佛說，他有應該不立刻就朽壞的；他說，世尊呢！變化密移呀，這種啊，人老，哦，這種的情形啊，密移，你覺察不到的。你由小而大，由少而壯，由壯而老，都不知道怎麼就會壯的？怎麼就會老的？

這種變化，密移，它是啊，默默中啊，你不知不覺，它就遷變了，就改變了。啊，我誠不覺啊，我自己呀，誠然呢，我實實在在的、老老實實的講，我不知道？我沒有感覺到啊，我怎麼樣老的？我不知道我怎麼就老了？現在但是啊，這老相也現前了，我不知道哪一天老的？

「寒暑遷流啊」：由夏而冬，由冬而夏，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這麼變化、遷流，啊，一年一年的這個寒暑的遷流啊，「漸至於此」：漸漸的就到現在我這個老樣子了。我這個老樣子了，老樣子，什麼樣子？就是這個老樣子，就是波斯匿王那個老樣子。什麼樣子啊？頭髮白了，面上皺紋不知多少？眼睛啊，啊，眉毛也很長了，有的時候看東西，要把眉毛撥一撥，才能看得見，你說這個多麻煩！

何以故？我年二十，雖號年少，顏貌已老初十歲時；三十之年，又衰二十。於今六十又過於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

為什麼我見到這個老樣子了呢？我現在老的這個樣子，邁步，這個腳不幫忙了；啊，吃飯，手也要不幫忙了，手就振了，手振，手不幫忙了，邁步，這個腿也懶了，腿不幫忙。老得這個樣子，為什麼呢？「我年二十」：我在二十歲的時候，「雖號年少」：雖然呢，這個名稱啊，這時候說少年。

我方才所說這個少年呢，「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那麼這個我二十的時候啊，是個年輕人，「顏貌已老，初十歲時」：我啊，二十歲的時候，就老過我十歲那個時候，我十歲那時候是個小孩子，我到二十歲了，已經成了一個壯年人了，但是可老過了那個十歲那個時候，已老初十歲時。

「三十之年呢」：等到我三十歲的時候啊，「又衰二十」：又比二十歲那時候又老了；我三十歲那時候，又比二十歲那時候又老了，「於今六十」：我現在啊，六十歲，「又過於二」：我六十二歲，六十花甲子啊，啊，又過了兩歲了。「觀五十時」：我現在呀，回想，觀察觀察我五十歲那個時候。

「宛然強壯啊」：我五十歲的時候比現在可強壯的多囉！五十歲那時候，哎！我這兩手或者還可以拿動幾百斤的東西，啊，現在呢，大約幾十斤的，也困難了。這是啊，波斯匿王啊，感覺他都老了，沒有什麼用了。

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ㄅㄨˇ)落，其間流易，且限十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實唯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沈思諦觀，剎那剎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

波斯匿王啊，又叫一聲「世尊」：說世尊呢！「我見密移」：我見這種潛移默化這種的道理呀，啊，真是不容易知道。「雖此殂落」：雖然呢，一天比一天降落。「其間流易呀」：在這個期間呢，這種的好像流水那麼變更(ㄍㄨㄥ)、流易；變更，時光啊，非常之快的。

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啊，把我就趕的也老了。「且限十年」：我啊，以前說我，從我十歲那時候來做比較，十年，二十歲就老過十歲，三十歲就老過二十歲，四十歲就老過三十歲，五十歲就老過四十歲，六十歲又老過五十歲，這麼樣子，以十年做這個限期，為限。

「若復令我，微細思惟」：若再叫我啊，微細微細的來想一想，來思惟，啊，來算一算這種的經過。「其變」：它這個變遷呢，「寧唯一紀呀」：說啊，就不只啊，一紀，一紀是十二年；一紀，十二年為一紀，寧唯一紀。不僅僅呢，就是一紀，就十二年，「二紀」：或者二十四年。

「實唯年變呢」：這個實實在在的，年年都有變化，年年都不同樣，年年都會老的，就是啊，我一年老過一年。「豈唯年變呢」：豈但僅僅這個年而有變化，一年老過一年呢，啊，不只一年老過一年呢，「亦兼月化」：每一個月都有變化的；每一個月，這個月就老過前一個月。

這個「何直月化」：這個「直」啊，和那個「止」啊，停止那個止啊，一樣講法。何止啊，就怎麼只啊，單單的月化呢？啊，「兼又日遷呢」：兼，並兼著，這一天就比一天老，一天就老過一天。

「沈思諦觀呢」：我啊，我這麼沈靜下來，我把這個腦筋呢，沈靜下來，我想一想；諦觀，諦審而觀，我問一問自己，哦，怎麼你老的呢？你怎麼樣老的？啊，你哪一天老的？哪一年老的？哪一個月老的？哪一個日子老的？哪一個時候老的？啊，這麼算計算計，這叫啊，諦觀，自己呀，這麼觀察一下。

「剎那剎那」：剎那剎那，怎麼叫剎那呢？在這個《仁王護國般若經》上，說的很明白，說，這一念裏頭有九十個剎那，在這一念；一念是很短啊，就這一念的時候，就九十個剎那。在一剎那之中呢，有九百個生滅，有九百個生滅。不容易明白，不容易覺察到，在這一剎那裏邊就有九百個生滅。

講到這個地方啊，這是很微細的。剎那剎那，在這很短的時間、很短的時間，「念念之間，不得停住啊」：這個老的情形啊，不停！所以到現在啊，我老的這樣，太不中用了，一點用都沒有了，啊，吃東西也不香了，睡覺啊，覺得這個皮肉都擱著很痛，啊，這個老境現前呢，實在是苦囉！

019. 卷二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這個波斯匿王，他說完了前邊這個變滅的道理，時時刻刻都在遷變，都在有生滅這種相的存在，所以他說：啊，我現在呀，知道我這個身體呀，始終它是變滅的，不是常住的。

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

波斯匿王，說完了前邊，他自己身體呀，是一定會變滅的。佛呀，於是乎就告訴這個波斯匿王，佛說啊，大王！「汝見變化」：你看見呢，你這個身體的變化，「遷改不停」：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將來會死。所以呀，「悟知汝滅」：你知道你將來一定是斷滅的。

可是啊，你知道就在這個斷滅這個時候，你知不知道你身中還有不斷滅的東西嗎？「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波斯匿王啊，聽佛這樣講啊，於是乎他合起掌來，對佛就說了，「我實不知」：我真真實實的我不知道這個道理？「佛言，我今示汝啊」：說我現在啊，指示你，啊，「不生滅性」：不是斷滅，不屬於生滅的這種的這個本性。

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一廿\)耆婆天，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恆河水。

這個佛說呀，「大王，汝年幾時見恆河水」：說你呀，在幾歲的時候，你年齡幾歲的時候，見過這個恆河的水呢？「王言，我生三歲呀」：波斯匿王就說，我生了，在三歲的時候，「慈母攜我呀」：我母親呢，帶著我，攜帶著我，「謁耆婆天」：到這個耆婆天的這個廟上去，「經過此流啊」：經過這個恆河這個流水。「爾時即知是恆河水」：在那時候啊，我看見就知道這是啊，恆河的這個水。

這個「耆婆」，知道是怎麼樣講嗎？你知道嗎？耆婆天，

弟子：長壽！

嗯！長壽天，不錯了。耆婆天，也是長壽天，到長壽天那去求去。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佛呀，對波斯匿王說，說：大王！「如汝所說啊」：就像你所說的，二十歲的時候，「衰於十歲」：比十歲就衰朽了，就老了。「乃至啊，六十」：乃至六十歲。「日月歲時啊」：這個經過日月歲這個時候，「念念遷變」：每一念念中啊，都在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可是啊，在你三歲的時

候，見這個恆河的水的時候啊，「至年十三」：到你十三的時候，「其水云何」：這個水是什麼樣子呢？

「王言：如三歲時啊」：波斯匿王說，和我三歲見那個水呀，是一樣的；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宛然無異呀」：宛然還是啊，三歲那時候所見的那個水。「乃至於今呢，乃至於今年六十二」：我啊，年呢，已經六十二歲了。「亦無有異」：也沒有啊，什麼兩樣，都是一樣的。

那麼有一些個這個學者，在這個皮毛上用功夫，說是啊，這個波斯匿王的年齡有問題？這根本呢，就是啊，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吃飽了飯呢，願意收拾收拾垃圾，清潔清潔地方，沒有旁的這個可幹了，所以呀，到廁所裏去收拾收拾糞呢，這是應該的。

佛言：汝今自傷髮白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恆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毫不(ㄇ又ㄎ)？王言：不也，世尊！

佛又說呀，說，波斯匿王！你現在這個自己呀，悲痛自己，頭髮也白了，面呢，也啊，生了皺紋了。啊，「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呢」：你這個面目啊，你這個臉面呢，當然呢，是有皺紋呢，童年的時候沒有。「則汝今時」：可是你現在呀，「觀此恆河」：你見這個恆河，「與昔童時」：和你童年的時候所觀的這個恆河。

「觀河之見，有童毫不」：有沒有啊，是童子啊，和耄老的這個分別；這個見，有沒有什麼分別呢？你這個三歲見水，和你現在見水，這個「見」，沒有一個年輕啊，和老的呢？有沒有呢？啊，這個來問波斯匿王。

「王言：不也，世尊」：波斯匿王啊，雖然像那個scholar（學者）那麼愚癡啊，啊，但是他也知道這是，不是這樣子，沒有變的，他知道。說，「不也，世尊！」：不會，他這個「見」，沒有變。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

佛又對啊，波斯匿王說，說，大王啊！你面雖然有皺紋了，「而此見精」：可是你見恆河這個「見」呢，「性未曾皺啊」：這個見精這個性啊，可是沒有皺紋，還是一樣的。「皺者為變」：那麼你這個面上有皺紋，這是變了。「不皺非變」：那麼這個見精它沒有皺紋，這你怎麼能說它是變呢？這個是沒有變的。

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

「末伽黎」，知道是什麼嗎？翻譯叫什麼？你知道嗎？是什麼？

弟子：不見道。

哎！不見道。你看了是嗎？

弟子：嗯！

這個「變者受滅」：變者，它就沒有了，「彼不變者」：可是那個沒有變的，「元無生滅」：它本來是沒有生滅的。「云何於中受汝生死」：既然沒有生滅，你怎麼可以說這個見精，它也啊，和你這個身體一樣而受生死呢？「而猶引彼」：你呀，尚且你又引出來呀，這個比「末伽黎等」：那個不見道的那些個外道的人呢，啊，「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他們都說呀，這個身體呀，死後就全滅，就斷了。所以他們完全是執斷、執常。

王聞是言，信知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眾踴躍歡喜，得未曾有。

波斯匿王啊，聽見佛這樣說了之後啊，啊，他們生出一種啊，信心！知道啊，這個身死了之後，捨這個身啊，又有來生，又啊，到來生那個地方去了。啊，「與諸大眾」：他啊，在這個時候，與法會的大眾，「踴躍歡喜」：都歡喜的蹦起來、跳起來。「得未曾有」：說，哦，這個道理從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完全的迷於這個生滅，斷常這個道理。

阿難即從座起，禮佛合掌，長跪白佛：世尊！若此見聞必不生滅，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顛倒行事？願興慈悲，洗我塵垢。

在這個時候阿難呢，嗯，又有了問題了，於是乎啊，就從座起來了，「即從座起」：站起來了。「禮佛合掌」：向佛呀，先頂禮，然後合起掌來。「長跪白佛」：在那長跪呀，對佛說了，世尊呢！「若此見聞」：若這個見聞這個見精啊，「必不生滅」：它要是不生滅的話，「云何世尊」：為什麼世尊你，「名我等輩遺失真性」：說我們這些個人呢，都是啊，把真性都丟了，「顛倒行事」：做的事都很顛倒的。「願興慈悲」：願佛啊，你呀，發大慈悲，「洗我塵垢」：洗一洗啊，我這種懷疑的塵垢。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輪手下指，示阿難言：汝今見我母陀羅手，為正為倒？

阿難言：世間眾生以此為倒，而我不知誰正誰倒。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那麼佛呀，聽見阿難這麼說了，於是乎啊，就把這個金色的手臂，垂到下邊去了，「這個輪手啊，下指」：輪手下指，這五輪指手啊，向下指，「示阿難言」：對阿難呢，說，「汝今見我」：你現在看見我這個印手了嗎？「為正為倒」：我現在這樣是正呢？是倒呢？

「阿難言：世間眾生」：阿難說了，啊，說世間所有的眾生，所有的人呢，「以此為倒」：以這樣子，這是說倒了。「而我不知，誰正誰倒」：而我阿難呢，不知道怎麼樣叫正？怎麼樣叫倒？啊，他自己呀，不說一個決定辭，那麼很滑稽的。很滑稽來呀，就是有不對的，也不是他自己的，是眾生的，說錯了也不是自己的。

佛告阿難：若世間人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將何為正？阿難言：如來豎臂，兜羅綿手上指於空，則名為正。

啊，「佛告阿難呢」：佛對阿難又說了，「若世間人」：你說世間的眾生啊，「以此為倒」：做為這樣是倒。「即世間人呢」：那麼現在我再問問你，就算這所有的眾生。「將何為正呢」：怎麼樣才算是正呢？「阿難言呢」：啊，阿難就說了，說，「如來豎臂」：如來你把這個臂呀，向上豎，啊，「兜羅綿手」：你那個兜羅綿手，「上指於空」：上指虛空，「則名為正」：這個就是正的，上指於空就是正的。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

佛呀，「佛即豎臂」：就把這個手臂豎，「告阿難言」：告訴阿難說了。「若此顛倒，首尾相換」：啊，這個上指啊，你說是正；下指，你說是倒；這是啊，一種顛倒啊，這根本就是個顛倒，若此顛倒。首尾相換，只是啊，一個向上、一個向下，換一個位子而已。啊，「諸世間人呢」：這個所有的世間人呢，「一倍瞻視啊」：都是迷中更迷呀，不懂得這個正倒的這個道理。

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

那麼這樣，由這個迷中啊，之迷呀，才知道你這個身，與啊，佛的身，清淨法身，與諸如來呀，清淨的法身。「比類發明」：來比較啊，來發明啊，這個真理。「如來之身」：佛的身呢，啊，「名正徧知」：他就叫正徧知。那麼「汝等之身呢，號性顛倒」：這個是自性的顛倒。

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瞠(ㄇㄥˇ)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佛又說，「隨汝諦觀」：你好好觀察觀察，審視而觀，你觀察一下。「汝身佛身」：你的身，和佛的身，「稱顛倒者」：那麼這個叫性顛倒的這個，「名字何處」：是什麼地方叫顛倒呢？哪個地方號為顛倒呢？「於時阿難呢」：在這個時候阿難，「與諸大眾」：和所有的在法會大眾。啊，瞪起眼睛，好像盲目的人看不見東西；瞻佛，瞻仰於佛呀，「目睛不瞬」：這個眼睛連動也不動了。啊，「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也不知道這個身心的這個顛倒在什麼地方？都迷了。

重複019. 卷二

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告大王！汝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汝知身中有不滅耶？

這個波斯匿王啊，他說我前邊所見的這個境界，這種的情形，我知道啊，我這個身呢，「終從變滅」：這個身體呀，將來是沒有的，變滅了。「佛告大王」：佛啊，聽波斯匿王這樣講啊，就告訴啊，波斯匿王，說啊，「汝見變化」：說你見呢，這個見變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你知道啊，你這個身心都從，你這個身體呀，將來一定會變滅的。

「亦於滅時」：你在這個滅的時候，你知不知道在你這個身上還有這個在你身裏邊有這個不滅的嗎？有不滅的東西嗎？

「波斯匿王合掌白佛呀」：這時候啊，這位這個國王啊，就波斯匿王，說，「我實不知啊」：說，這個我可不知道？「佛言」：佛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佛告訴啊，波斯匿王，說我現在呀，告訴你這個不生不滅的這個恆常不變的這個性，

說啊，「大王！汝年幾時」：你在什麼時候見恆河水，你見到的恆河水？「王言」：王就說了，「我生三歲呀」：我在三歲的時候，我的慈悲的母親，她呀，帶著我「謁耆婆天」：我到那去拜這個長壽天呢，到那而去求壽去，給我求壽；在三歲的時候，到那就說，啊，令就是我這個小孩子也長壽，長命百歲，啊，又什麼快高長大的之類的。「經過此流啊」：我就見到這個恆河這個流水呀，「爾時即知是恆河水」：我那時候就認識這恆河水了。

佛言：大王！「如汝所說呀」：像你所說的。「二十之時衰於十歲呀」：說你呀，前邊講的，你二十歲的時候啊，就老過十歲那個時候；乃至現在六十了。啊，「日月歲時啊」：這個日日月月呀，歲歲時時的。「念念遷變呢」：念念都在遷變，都在變化。「則汝三歲」：你三歲的時候，「見此河時」：見到這個恆河的時候。「至年十三，啊，其水云何」：說你呀，三歲見到這個水的時候，這個恆河水；到你十三的時候，這時候又怎麼樣呢？

「王言：如三歲時啊」：說這我看見這個水呀，還是沒有變，還是像我三歲看見一樣。「宛然無異呀」：還是和那時候是一樣的。「乃至於今呢」：乃到今天，啊，我年六十二了，六十二歲了。「亦無有異」：這個，那個水，都沒有變化。

「佛言」：佛又對啊，波斯匿王說了。說，「汝今自傷啊」：你自己現在自己呀，這麼傷感，啊，「髮白面皺啊」：你說你頭髮也白了，這個面也有皺紋了，「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呢」：你這個臉呢，臉面呢，這個皺紋呢，是老的時候有，童年的時候沒有，所以你說就老了。

「則汝今時觀此恆水」：你現在呀，所看見這河裏頭的水。「與昔童時啊，觀河之見」：啊，觀河那個觀看那個見，「有童耄不」：有沒有年輕的那個恆河，或者年老的恆河，那個水裏有沒有年輕，有沒有老過呢？

「王言：不也」：波斯匿王就說，沒有，不是這樣子。「世尊」：波斯匿王又說世尊！這個就又尊稱一聲世尊！佛呀，聽他這麼說了。

「佛言：大王！汝面雖皺」：你面雖然有了皺紋了。「而此見精啊，啊，性未曾皺啊」：它這個見的這個性啊，見性啊，沒有啊，能見這個性啊，並沒有皺紋呢！「皺者為變」：你有皺紋，這是一個變化。「不皺非變呢」：你若這個見性啊，這個性啊，沒有皺紋。

「變者受滅」：你變面那個，你有皺紋那個東西啊，受滅，是滅。「彼不變者」：那個不變那個見性啊，「元無生滅」：本來沒有生滅。云何於中啊，「云何於中受汝生死」：你這個見性啊，它哪有的生死呢？沒有生死。「而猶引彼末伽黎等」：末伽黎等啊，這很多外道啊，就很多外道啊，沒有見道的這種外道。這個這種的這個斷滅見的這個外道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他們都說這個身體呀，死後全滅，哎，你跟著他們學啊！

「王聞是言」：這時候波斯匿王聽見這話了。「信知身後捨生趣生」：哦，他啊，聽見那麼講，他啊，深信這個身後啊，死了還會去托生去。捨這個身，

又投那個身了，捨身去生，有這個道理。有來世，有前世，有今世，有來世，有三世的這果報。「與諸大眾啊」：和這個在法會的大眾，「踴躍歡喜」：都啊，因為明白多一點的真理了，所以他們都歡喜了。「得未曾有」：從來也沒有聽見這麼真實的法要。

「阿難即從座起呀」：阿難又生了懷疑了，又起來了；起來了，這個不是阿難生懷疑，阿難也是一個代表眾生來問的。啊，「禮佛合掌啊」：向佛又頂禮又合起掌來。「長跪白佛」：長跪、向佛說了，世尊！「若此見聞呢」：這個見聞，也是見性。「必不生滅」：他一定不生滅的。

「云何世尊，名我等輩呀」：說我們大家呀，「遺失真性啊」：把真性都丟了呢！怎麼會丟呢？「顛倒行事」：我們都顛倒啊，「願興慈悲呀：願佛你興起來大慈大悲的，啊，這個用這個大慈大悲的水，來「洗我塵垢啊」：洗我等啊，一切的塵垢。

「即時如來垂金色臂」：佛的臂是金色的，身體也是金身的。「輪手下指啊」：這個輪手啊，就是這個五輪指手，他五輪指手，啊，下垂，「示阿難言呢」：就對阿難說了，說，「汝今見我母陀羅手」：你見我這個母陀羅手。這母陀羅，也就是手的名字，並不是什麼手印；它這個也就是兜羅綿手一樣的；母陀羅手，也就是兜羅綿手，所以你不要把這又弄出個手印來；弄出個手印，這一些個學密宗，啊，母陀羅手，我們要快學學這是手印，是什麼？啊，簡直的，這個不可以這樣講的，這就是個兜羅綿手。

「為正為倒」：說我這個手下垂的時候，這是正啊，還是倒？阿難這時候，他因為以前答覆，冒冒然答覆，就碰了很多釘子了，現在他學乖了；學乖了，所以就，啊，他說，「世間眾生」：他不說它自己了，說世間所有的眾生啊，啊，不是我自己呀，「以此為倒」：他們都說這是倒了，都說你手下垂這是倒了。「而我不知啊」：我阿難，現在我弄糊塗了，也不知道誰正、誰倒？不知道啊，你手向上啊，是正啊，向下是倒啊，是向下是正啊，向上是倒，我不知道？

啊，「佛告阿難呢」：佛告訴阿難說了，「若世間人以此為倒」：說世間一切眾生以此為倒。「即世間人呢，將何為正」：說那世間怎麼樣算正呢？「阿難言呢」：阿難這又說了，說啊，「如來豎臂」：說如來你把手臂豎起來。「兜羅綿手上指於空」：指著空中。「則名為正」：啊，他說他不知道？完了，他說眾人都是這麼說的。這就說，說不對了不怨我，說不對了不是我的過錯，他說。就是啊，推公攬過，人家；他是推過，攬功。

佛即豎臂，告阿難言：若此顛倒首尾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比類發明。如來之身名正徧知，汝等之身號性顛倒。隨汝諦觀汝身佛身，稱顛倒者，名字何處號為顛倒？於時阿難，與諸大眾，瞪瞻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

那麼佛啊，聽阿難這樣說，說啊，兜羅綿手上指於空，這一般人認為呀，一般世間的眾生認為這是正，所以呀，告阿難言了，就又告訴阿難說了。「若此顛倒啊，首尾相換」：說若這個顛倒啊，首尾相換，頭和尾調過來，這相換。「諸世間人一倍瞻視啊」：這個世間人呢，他就有兩樣的看法，譬如和前邊那個看法不同了。

「則知汝身」：你因為這個，你知道，你要知道啊，你的身，與諸如來的身，清淨法身，「比類發明」：這麼彼此啊，類推，來發明這個見性。「如來之身」：如來啊，這個身體，叫名字嘛，叫「正徧知」：正知、也徧知；徧知一切，也正知一切；也知道什麼叫正，什麼叫倒。「汝等之身呢」：你這個身呢，就是「號性顛倒」：就顛倒過來了，以這個正啊，為倒；以倒，為正。

「隨汝諦觀呢」：你現在你看一看。「汝身佛身，稱顛倒者」：你這個身，叫顛倒身；佛的身，是清淨身；這種的情形，「名字何處啊」：這個名字從什麼地方起出來的？「號為顛倒」：這個叫你性顛倒。「於時阿難呢」：在這個時候阿難聽，啊，手足無措，聽的不知道怎麼樣是正，怎麼樣是倒啊？

啊，「與諸大眾」：和這個一切的大眾。「瞪瞻瞻佛呀」：可是啊，用眼睛看佛，可是啊，瞪瞻，也就茫茫然不明白？不明白倒怎麼是對，怎麼是不對？「目睛不瞬呢」：這個眼睛啊，連扎也不扎了，不扎眼了在那；不瞬，就是不扎眼了。「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也不知道這個身心呢，這麼叫顛倒這個地方，從哪個地方分出來的？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徧告同會；

啊，「佛興慈悲啊。哀愍阿難」：在這時候啊，佛生出一種啊，憐憫呢，的心；他哀愍呢，阿難和這個大眾，「及諸大眾」。「發海潮音」：就啊，發海潮音，就是發大聲音。啊，「徧告同會啊」：那麼普徧呢，告於同會啊，大眾。

那麼這個接著就下邊了。

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現。

「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佛啊，興大慈悲，因為阿難請佛興大慈悲，佛就遂心滿願，滿阿難的願呢，興大慈悲，那麼憐憫這個阿難和在會的大眾，發出這種海潮音，「徧告同會」：所有在會的這些個人。

說，「諸善男子」：諸善男子啊，就是所有這麼多的善男子。「我常說言呢」：說我呀，以前我常常啊，講過。講過什麼呢？「色心諸緣」：這個色，就是色法；心，就是心法。按照《百法明門論》所說的，色法，有十一種；心法呢，有八種；心法呢，就是八識心王；五十一個心所法，這個心所法，有五十一個；二十四個不相應，有二十四個不相應法，它與這個色法、心法都不相應，與這個無為法它也不相應；六個無為成百法，有六種啊，無為，這共計合起來啊，是叫百法。那麼這個色，這個色法；心，就是心法。

諸緣，這個諸緣呢，這緣有四種：有親因緣，親因緣呢，比較相接近，親因緣。有增上緣，又有這個次第緣。這次第緣呢，又有一個名字叫等無間緣。和所緣緣，所緣的這種東西。「及心所使啊」：和這個心呢，心所法，心所法有五十一種。因為沒有多少時間呢，不能詳細講；若想詳細研究呢，就查一查佛學辭典，那上邊說的都很詳細。

「諸所緣法」：這所有的這種緣生，這種唯心所現，這種法呀，都是不出我們現前的一念的真心，這都是啊，所有的法。

山河大地、森羅萬象，從什麼地方有的呢？都是從我們這個人呢，心裏生出來。這些個東西呀，都包藏著在這心裏頭；不是啊，這個心，被這些個東西包括著；而這個心呢，包括這一切的萬事萬物。所謂：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一切一切的，啊，房廊屋舍，都在這個我們人一念心裏來包著，也都是啊，由這個心生出來。如果你認識你本有的真心了，這些個東西也都沒有了。

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

「汝身」：你這個身，和你這個心；你這個身呢，就是現在你這個身；你這個心，啊，你的心呢，是哪一個心呢？這是一種，這個是識心。這識心呢，也是由這個「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你這個身，和你這個識心，都是由這個妙而又明這種的真精妙心中物，這是妙心中所現物，所現出來的。

那麼這個妙心，和這個識心，是不是在這個識心之外，另有一個妙心？不是。就在這個識心本體上，就有個妙心，不過我們人呢，不知道用，所以呀，就以為就是這個識心，就是我們心了。其實啊，這是認賊作子了，所以呀，就

變成顛倒了。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

啊，我怎麼說你這一般人，都把這本來的這種妙常住真心，本來就是微妙的，怎麼失去了呢？你「圓妙明心」：和你這個那個圓滿而微妙的，又光明這個心，「寶明妙性啊」：啊，這個光又非常寶貴的，這光明，這種妙性。「認悟中迷啊」：你啊，認為你是明白了，實際呢，你是不明白。你不明白什麼呢？你就不明白你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你沒有知道你這個有啊，圓妙明心、寶明妙性。

你以為啊，那個你所知道那個識心呢，那就是你的心了，啊，你以為這個是你明白、你了悟這種的心。其實啊，這是你一種的迷，你沒有明白，也就是你的顛倒，也就是你的，啊，認賊作子這種毛病。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

什麼叫一個色呢？我對你們說的色、心這個法，我現在告訴你，這個色法是啊，晦，晦呀，也就是一種黑暗表現。昧，昧也是不光明，就是啊，很黑暗。很黑暗的什麼呢？空。「晦昧為空」：就是很黑暗的，就變成一個空。「空晦暗中」：在這個空，又不光明這裏邊呢，「結暗為色」：結集呀，結到一起了；結暗，這個暗，結到一起，這個暗的情形，為色，就變成有一個形色了，有一個暗的色存在，這黑的色存在，這算黑色。

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色雜妄想」：這種色呀，有了形色了，然後參雜上這種妄想。「想相為身」：由這個妄想這個相啊，又結成一個身。這個是啊，晦暗，晦昧為空；晦昧為空，也就是這個無明；無明啊，就是晦昧；為空，這無明，雖然說無明，但是你看不見的，所以呀，它就等於空。在這個空和無明的裏邊，結暗為色，就有一個形色，這也就是啊，無明緣行，啊，這種的道理。

色雜妄想，這個色呀，既然有了色了，這色又生出一種妄想，有形色了；這色，就是形色；有形色，然後就有了妄想。這妄想就是什麼呢？就是那個識。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這想相為身呢，也就又是那個名色；名色，這十二因緣呢，裏頭這個道理。那麼有了身體了，想相為身，因為這個妄想啊，造成這個身體，就有了身體了。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

「聚緣呢」：聚這個種種的因緣，聚集到一起。「內搖」：內搖啊，這個時候啊，也就可以說是啊，有了眼、耳、鼻、舌、身、意，有了六入，名色緣六入。啊，這種的內搖，它啊，有了六入啊，聚緣內搖，這也可以就說是啊，這有六入。「趣外奔逸」：趣外奔逸呀，這就是一種觸，有了觸了。

怎麼叫趣外呢？趣啊，是走啊，走到外邊去了；走到外邊去啊，就各處跑，這叫奔逸。奔呢，就是奔跑，從這跑到那去；從那跑到那去。這個，這也就是這妄想心也可以奔跑，那麼這個觸，也可以說奔跑，好像那小孩子，他有觸覺了，這也叫奔跑。

但是，「昏擾擾相」：各處奔跑，因為他啊，自己沒有真正的智慧，就昏擾擾相，啊，不知道往什麼地方跑？昏擾擾。這個擾擾啊，就是這個亂跑的樣子，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東南西北也分別不清？「以為心性」：這種的不明白的就做自己的心性。自己既然不明白，所以呀，就好像丟了似的，好像丟了。丟了什麼呢？把自己那個真正的圓妙明心，寶明妙性失去了。

這個失去啊，不是真失去，就是啊，好像失去，而沒有失去。因為以這個昏擾擾的這種的相做我們心性；沒有用那個這個圓陀陀、光灼灼的，那種的就有光明的那種的心。沒有用那個心，所以呀，它就昏擾擾，以這個不明白的做自己的心了，以不光明的做自己的心。

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

那麼第一種，你就迷啊，有一種執迷不悟，迷而不悟的這種，「一迷為心」：你以為第一的迷，以為這個心呢，怎麼樣呢？「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你以為這個心呢，自己這個真心呢，在這個色身之內，這是啊，第一個迷。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一般的人呢，都認為這個心，在這身裏邊，這是啊，一個最大的錯誤；我們這個心，並不在身裏邊。那麼在身外邊嗎？也不是。因為我們不是心在我們身裏邊，是我們這個人呢，在這個真心裏邊，在這個真心裏邊。

所以才說啊，「不知色身外呀」：不明白，啊，不明白啊，在你這個色身外邊，「洎山河」：所有這個山，和這河，虛空大地，房廊屋舍，「咸是妙明真心中物」：這種的東西呀，種種的東西，都是你這個本妙明心呢，真心中

物，是你那個真心裏頭的東西，不是你這個心外邊的東西。

所以呀，你要知道，我們這個心，包羅虛空萬有，不是虛空包括著我們。你若明白這種道理了，那你就沒有丟，你這個真性啊，就沒有丟，你這個真心也沒有丟。

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

這個好像什麼呢？我給你舉個比方，「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好像啊，這個澄清一百個、一千個那麼多的大海。「棄之」：你不要它了，不要這個大海，棄之，你把它放棄了。「唯認一浮漚體」：你就認那麼一個水泡啊，浮漚，在那海上啊，那一個水泡泡，那一個浮漚體。你說啊，這個浮漚就是大海了，這豈不是太錯了嗎！

就好像啊，你說我們身裏頭那個心，那個身裏頭那個心，就好像那個浮漚那麼小；那個身外邊，我們那個真心，就像百千大海那麼大。你把百千大海那麼大的海，你放棄了，你不認識，也就是你不知道它是海，啊，你拿這麼小小的一個浮漚就當了海了。

這也就好像啊，你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呀，你這個法性身呢，是周徧法界的，法性身呢，是周徧法界，什麼地方它都在的，這是我們這個真心。可是你不曉得這是你的真心，你就認為你身裏邊呢，那個是你的心。就好像啊，你就知道，你看見那麼一個水泡，大海上的浮漚，很小很小那麼一個浮漚，你說這個是大海了，這豈不是大錯了嗎！

目為全海，窮盡瀛渤。

「目為全海呀」：你認為那一個浮漚的體呀，啊，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全海了。啊，「窮盡瀛渤」：啊，你以為這個浮漚的體，你就認為它是那個全海了，目為全海，就你看著它，這個浮漚體，也就是全海了。啊，窮盡瀛渤，啊，你就啊，窮盡那個大的海，和那個小的海，啊，你都放棄了，你就認為一個浮漚，是那個，就是那個大海的本體了，這是錯誤。

也就好像你認這個，一個你那個身裏邊的那個心，那麼小的做為你的心了。外邊，你那個真心呢，也不是外邊，也不是裏邊呢，你每一個人都具足的，你不認識，不認識你自己那個真心。

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忒)別，這個差字，讀(忒)，差別。

如來說為可憐愍者！

「汝等啊，即是迷中倍人」：現在你們這些個人呢，沒有證果的，沒有得到無漏這些個人呢，就是在這個迷中之迷，迷中之迷呀；啊，迷中之迷，怎麼樣呢？迷中倍人呢，就是迷裏頭的迷，迷裏頭的迷人。

「如我垂手」：好像我這麼手下垂，你就說是倒；往上升呢，你又說是正。其實這一個手，本來沒有倒正。沒有倒正，你要起一個名，說是有倒正，這就是啊，迷中之迷，迷中的倍人。你本來這沒有問題，你把它造出一個問題來；本來沒有這麼多的麻煩，啊，你自己找麻煩，所以這叫啊，迷中的倍人，迷中之迷。

好像我垂手啊，你就說有倒、有正，這一個樣的。「等無差別」：一點沒有分別。等啊，就是等無差別，就沒有分別；和我垂手啊，這個道理是沒有分別的。

「如來說為可憐愍者」：這個佛看這種人呢，真是又可憐、又可愍的，啊，真是可憐愍者，可憐愍的這樣的人。什麼樣人呢？就是迷中的倍人。啊，本來不迷，他找來個迷；找來個迷還不要緊，一個迷不要緊呢，啊，他又迷上加迷；迷上加迷，倍起來，加一倍，或者加兩倍，這叫迷中的倍人。

啊，你看，為什麼是迷中的倍人呢？你看，這麼大的百千大海他不要了，他只取那麼海裏頭的一個小小的浮漚，他就認為是全海了。啊，他說這窮盡瀛渤，這個把所有大的瀛、小的渤。這個瀛啊，就是大的一種海；那個渤呢，就是在海旁邊大約小的水的地方；渤，小的那個水呀，不那麼大，這叫渤，這瀛渤。

020. 卷二

阿難承佛悲救深誨，垂泣叉手，而白佛言：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悟妙明心，元所圓滿，常住心地，

這個阿難呢，佛這樣來開示他，說是啊，他是一個真正可憐愍的這一類的眾生，所以「阿難呢，承佛悲救」：因為阿難墮落到啊，這個外道的家裏，在那非常的危險，將毀戒體。佛呢，叫文殊菩薩用這個〈楞嚴咒〉，去把他救回來，所以說，承佛悲救。

「深誨」：那麼佛啊，左一次教誨他，右一次教誨他，深誨；深誨呀，教誨

他不知道多少次？所以這叫深深的教誨。「垂泣叉手啊」：阿難呢，感激佛，感激的沒有辦法了，就垂泣！就是，垂泣，就是落淚，就是往下掉眼淚，這叫垂泣。眼淚呀，左往下掉、右往下掉，手這麼叉著，叉著手；叉手，手這麼叉著腰，啊，垂泣。

「而白佛言」：對佛就講了。「我雖承佛如是妙音」：我現在呀，我阿難雖然承蒙佛啊，如是的妙音，像上邊呢，所說這麼微妙的這種道理，這種法音。「悟妙明心呢」：我現在明白啊，這種的妙明心呢，是這樣子。什麼樣子呢？「元所圓滿」：元呢，就是本來；本來是圓滿的。我這個圓妙明心呢，這個真心呢，本來是圓滿的。「常住心地」：這個常住心地，心地，也就是這個真心；常住心地，它是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我現在是明白了。

而我悟佛現說法音，現以緣心，允所瞻仰，

而我呀，阿難又說，而我阿難呢，我所明白的，我所覺悟到這個「佛現說法音」：現在啊，佛所說的這個這種微妙的法音，最妙的。「現以緣心，允所瞻仰」：我現在呀，還是用這個攀緣的心，來呀，用它來瞻仰佛這個相貌啊，和所說的音聲。

徒獲此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

「徒獲此心」：我現在呀，僅僅的方才明白，方才呀，得到這個心，我現在呀，才得到這個心，「未敢認為本元心地」：我才得著啊，我還不敢承認。徒獲此心，我現在呀，雖然暫時現在得到這個心呢，可是我還有點認不清楚，不敢認為本元心地，我不敢承認。

這是阿難呢，又來請問佛，這個阿難呢，總有話講，總有question（問題），問完了一個，又一個。啊，他現在得到這個心了，但是還不敢確實承認這個是他的心。就是啊，佛指示這個山河大地呀，這所有的都是你真心，都是真心裏邊的東西；他明白這個道理啊，但是還不敢接受，即刻呀，還沒有轉過身來，還這個身還沒有轉過來，所以就不敢呢，正式承認。所以呀，未敢認為本元心地，他不敢承認。

願佛哀愍，宣示圓音，拔我疑根，歸無上道。

阿難雖然聽見佛指示這種見性，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常住真心；可是啊，他雖然聽到了，但是還不敢接受這種道理。為什麼不敢接受道理呢？他說他呀，聽佛法，佛所說法的時候，他聽法呀，就是用這個攀緣心來聽的；如果沒有

這個攀緣心，不也就沒有法聽了嗎？沒有攀緣心就沒有法了，他認為。這個是阿難呢，又多了一種迷惑。

為什麼呢？你這個攀緣心沒有了，他認為這法也沒有，這是一種錯誤。所以呀，他雖然聽見這個道理了，未敢認取，他不敢即刻呀，就接受這種的道理。不敢接受這種道理呀，做為他自己的這個真心，所以又說「願佛哀愍」：願佛呀，哀憐他、可憐他。「宣示圓音」：宣示啊，圓音；圓音，就是圓滿無礙的音。圓音，也就是一個音；一個音，也就是圓音。

佛啊，是「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這叫圓音。這一個音，雖然是一個音呢，但是人聽著，人就懂；神聽著，神也懂；鬼聽到，鬼也懂；甚至於畜生聽，畜生也懂；每一類的眾生啊，都明白佛所說的道理，這叫一音演說法，一個音呢，來演說，（演講那個演）；說法，說這個佛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眾生啊，就是所有的一切眾生了。隨類，這個類呀，就是每一類，每一同類呀，或者，啊，人和人是一類，神和神是一類，菩薩和菩薩是一類，羅漢和羅漢是一類，大比丘和大比丘是一類，那麼畜生就和畜生是一類，地獄就和地獄是一類，餓鬼和餓鬼也是一類。

那麼佛說法的時候，眾生啊，只要有緣，和佛有緣的這個眾生，無論距離多遠，也一樣啊，聽的見。不但聽見，也就像在佛的身邊呢，聽這個法一樣，和在佛的身邊，在佛的身體旁邊呢，聽法是一個樣；啊，並不覺得遠，你說這是妙不妙呢？所以阿難現在呀，請佛用這個圓音，來呀，開示他，來呀，「拔我疑根」：我現在呀，這個懷疑還沒有去盡，在這個心裏頭還有這種懷疑的根，請佛幫我拔出去。「歸無上道」：我好啊，能明白這無上的道理。

佛告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

「佛告阿難」：阿難呢，請示佛拔他的疑根，他啊，好可以得到這個無上的道果。佛啊，隨著就告訴阿難，「汝等尚以緣心聽法」：說你們呢，這般人呢，尚以緣心聽法，你現在呀，仍然用這個攀緣心來聽我說法。「此法亦緣」：你用攀緣心來聽法，這個法也變成了一個緣了，而不是啊，不生滅的，也變成一個生滅法了。「非得法性」：這你沒得到啊，這個法的本體，法的那個體性，沒有得到。

為什麼我這樣說你們呢？「如人以手指月」：我給你舉一個譬喻，就好像啊，

如，就好像；好像什麼呢？好像有人以手指月，用這個手啊，指這個月亮，「示人」：來告訴人，說啊，那是個月亮，你看見了沒有？那個月亮啊，這是月亮，用這個手指著月亮。「彼人因指，當應看月」：我告訴你，說是啊，那個月亮在那呢！你不向那個月亮那看，你看我這個手指頭。彼人因指啊，因為這個手指頭啊，指著月，你應該看那個月亮才對呢！因指，當應看月，應該看那個月亮。

「若復觀指，以為月體」：可是啊，我這個指著月亮，你以為我這個手指頭就是月亮，以為這個手指頭啊，就是月亮。你不向月亮那看，你看我這個手指頭，啊，這是月亮啊，月亮就是這樣子的；啊，拿這個手指頭當月亮了，手指頭當月亮。

「此人豈唯亡失月輪」：這個人呢，不單他亡失啊，就是本來是丟了，丟了這個月輪。前邊那都說這個疑失真性嗎？現在這個人呢，看這個手指頭，拿手指頭當了月光了，當了月亮了：所以這個人呢，不僅僅就失去月輪呢，啊，「亦亡其指」：連他這個人的手指頭他都不認識了，都丟了，手指頭都丟了，亡了；亡，就是沒有，丟了；亡失啊，就丟了。

「何以故呢」：什麼緣故我這樣說他連指頭都丟了呢？啊，「以所標指啊，為明月故」：因為什麼說他連指頭都沒有了？就因為啊，他認這個指頭就當了明月了。以所標指，這個目標啊，標，就是目標；所看的這個指頭啊，他以為這個手指頭是明月了。你說，他連明月也都不認識了，連手指頭也不認識了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誰呢？就是阿難呢，這樣子的，就是這樣子。就是這個月呀，就是那個真心；這個所說的法呀，就是個指。那麼那個觀月的人叫你觀月，你不觀月，你單觀這個手指頭了，單看這個手指頭了。所以呀，真心也失了，是這個連這個法也不懂了。

所以呀，佛說啊，你這是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這個緣，法也變成一個緣了，也不是一個不生滅的。這就比方啊，就說這個人呢，用手指頭指著月；指月，就是指著那個真心。啊，這個人不找那個真心，他看這個手指頭，他看這個指頭，以為這個手指頭就是真心了，所以呀，這個真心他也不認識，這個指頭也不認識；他把這個真心那種光明也都失掉了。所以這種人你說可憐、不可憐？我覺得這種人是可憐！

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何以故？即以指體為月明性，明暗二性無所了故。汝亦如是，

「豈唯亡指」：豈但是啊，不認識這個手指呢，說他不認識這個月，把這個月也丟了，把這個手指頭也丟了。豈唯亡指啊，不僅僅呢，就把這個手指頭沒有了、丟了、失去了。那麼究竟這個手指頭失了、沒失呢？沒有失。明月失了、沒有失呢？沒有失，還是存在，不過他以為是失了。也不是他以為是失了，因為他不明白、不認識，所以這就說啊，他失了。

「亦復不識明之與暗」：這個人呢，他也不明白、不認識這個明，光明；與暗，和這個黑暗；也不認識光明和黑暗。這個就是說這個人呢，根本他也就不知道什麼叫開悟？什麼叫沒有開悟？也不知道什麼叫無明？也不知道什麼叫啊，真明？所以，啊，他沒明白。

「何以故啊」：什麼緣故他不明白呢？「即以指體為月明性」：他以這個指頭這個體呀，以指頭這個體性啊，為月明性。他啊，說這個手指頭就是個明月了，這你說是不是顛倒？任何人都知道是顛倒了，可是他就要這麼顛倒來做。「明暗二性啊」：明，光明；暗，黑暗；這兩種的性質，這兩種的體性，「無所了故」：他不懂、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叫明？什麼叫暗？也就是啊，啊，什麼道理呢？太愚癡了，無所明了！明暗都不知道，你說這是不是愚癡呢？

啊，「汝亦如是啊」：阿難你啊，你也就是這樣子。什麼樣子？你也就是啊，人家指著這個月，你不看月，你看指；啊，你不單看指，你以指為月了，你以這個指頭啊，就當了月了。所以你明暗也不知道，把月亮也丟了，把手指頭也跑了，啊，把明和暗呢，也無所明了了，你就是這樣子。你以攀緣心聽法了，聽了，聽來聽去你就愈聽愈愚癡，愈聽愈笨，你愈跑愈遠。

啊，阿難這個時候不知道他做什麼感想？以前把這個心丟了，啊，他就驚慌恐怖，不知怎麼樣子了？矍(ㄩㄛˇ)然起座。現在呀，佛說他把這個手指頭和月都丟了，不知道他做什麼感想？

為什麼釋迦牟尼佛說阿難就是這樣子，以手指頭做為那月光的本體？以手指頭做為那月光的本體，手指頭是沒有明相的，月光是明相的，這手指頭是一個黑暗的，月光是明朗的，那麼他分別不出來這個明朗和黑暗，所以呀，啊，這是沒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這佛說的法是，所指的是真心。而阿難呢，聽見這個真心所在的地方，就以為在這個法上就是真心。所以呀，他說他聽法是用這個攀緣心聽的，如果把這個攀緣心若不用了，那也就沒有法可聽了，他所以呀，生出有這種的

疑惑。說，我不要我這個攀緣心是可以的，但是我的攀緣心放下，我用什麼聽法呢？我又沒有心了嘛！他還是以為這個攀緣心是他的心。

他不知道啊，你這個攀緣分別心呢，這是個識心呢，是個生滅心；你要把它放下，那聽法，那才是真正能聽到這個法。他以為呀，捨棄了這個攀緣心，再就啊，沒有辦法聽法了。法，他所怕的就是聽不見法了。他不知道啊，你若用真心聽法，那法法皆真，一切法都是真。你用攀緣心呢，聽法，聽的，聽來聽去，總，似是而非的，好像是這樣子，又，又不對吧？總有疑惑！

你若用真心來接受這個法，所以前邊我不是說，阿難他不敢接受這個法，釋迦牟尼佛所說這個真心，他不敢接受。他恐怕若接受這個真心，他就不能聽法了，他所恐懼的是在這一點。

他最要緊的是聽法，啊，我不管它生滅心、是什麼心？總而言之我聽法，我有法聽就好了。這是啊，所以他在這個地方沒有了解，又生出一種疑惑心來問佛；佛就說他好像這個因指見月，他不見月，以指為月，這個就是這種人，這是啊，佛來教化他。

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譬如有客，寄宿旅亭，暫止便去，終不常住；而掌亭人都無所去，名為亭主。

假設你若以這個分別我說法音，我所說的法，這種音聲，你用這個攀緣的分別心，啊，「為汝心者」：這個你用這個攀緣分別，這個就是你的真心的話，「此心自應離分別音」：這個心呢，就應該啊，離開這個分別音，「而有分別性」：離開這個分別音，還有一個才對的，還有一個分別性；在這個沒有聽法的時候，你也有一種分別性存在才對的。

啊，為什麼呢？「譬如有客」：有一個客人，「寄宿旅亭啊」：在這一間旅店裏啊，住宿。寄呀，就是在那住宿；寄宿，就是住宿；旅亭，就是一個旅館。「暫止便去啊」：暫時間呢，住了一天，或者兩天、三天就走了，便去。「終不常住啊」：他不會在這個旅店裏常住的。「而掌亭人」：而這個管理這個旅亭的這個人呢，「都無所去」：他不會走的。「名為亭主」：這個呢，就叫亭主。

這個也就說啊，你這個用分別心，你那個分別心呢，啊，就好像那個人住旅館似的，你住了幾天，他又該走了；那走，他到什麼地方去呢？他應該有一個分別性的。你要是真正你自己的這個真心呢，它不會走的，那就比方啊，這個旅館的主人，那麼他常常在那住的，他不會走的。

這是啊，佛啊，又給阿難來分別一下；分別為什麼你也如是，現在又給他用種種比喻，令他明白。

此亦如是，若真汝心，則無所去，云何離聲，無分別性？

我方才所說這種的道理，這要是和這個法來相比較，來相合，「亦如是」：也就是啊，這個樣子。「若真汝心」：假如這個真是你心的話，「則無所去啊」：應該啊，就應該沒有所去，不會走的。

你這個識心呢，就等於那個住店的客人一樣，不是你的真心；如果是你真心，則無所去，就不會走的。「云何離聲，無分別性」：怎麼會，啊，離開這個聲塵了，就沒有分別性，離開聲塵你就沒有了，怎麼會這樣子呢？所以你是錯誤。

斯則豈唯聲分別心，分別我容，離諸色相，無分別性。

這個道理呀，「斯則豈唯聲分別心」：不單單呢，就是所說這個聲的分別心；你呀，有聲音，你就啊，聽到，有分別了；沒有聲音的時候，你就沒有分別了。「分別我容」：乃至你呀，看我這個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離諸色相，無分別性」：你見著我這個相啊，你有了；離開呢，又沒有了。離開我這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你又沒有了，沒有了，啊，無分別性。

有的人呢，就會這樣說，說我呀，聽見這個聲音，說法的聲音，我回去啊，在我這個腦海裏頭啊，還會聽見；我呀，看見東西，我這眼睛一閉上啊，還有這種感覺，還好像啊，看見那個我所看見的東西了似的。

你這個，你說是真的、是假的呢？你真聽見了嗎？是你呀，那個在你八識田中留下的那種痕跡，留下那種影子，這叫影塵，這不是真的，這是一種幻覺。所以呀，這幻覺，你不能啊，認為他是真實了，這不是分別性，也不是啊，分別那個相的性；啊，無分別性。

如是乃至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為冥諦。離諸法緣，無分別性，

「如是」：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呀，這個形色呀，離開那個聲塵，就沒有分別性了；離開那個色塵，也沒有分別性了；如是，像這樣子，「乃至分別都無啊」：分別都沒有了，什麼分別都沒有了。

「非色非空」：這時候你說它是空嗎？又不是空；你說它是色嗎？又不是色；非色非空，到這個境界上。啊，到這個境界，也就是那個內守幽閑的境界。啊，那個外道，修這種啊，冥諦，到這種什麼也不知道了？他認為啊，這個啊，就是最高的境界，最妙了。

「拘舍離」：這拘舍離呢，也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呢，叫牛舍；（牛，就是這個牛馬的那個牛；舍，就這個房子，房舍的舍）。就是他呢，或者他挨著牛房子住，或者他就住到牛房子裏頭，所以呀，就叫牛舍。

又說這個牛舍，是他母親的名字；但是啊，不是他母親呢，我相信他母親不會是個牛；啊，他叫牛舍、牛房子，或者住到牛房子旁邊，這他母親的名字。「等」：這拘舍離呀，是外道啊，外道六師啊，他是外道六師之一。

「昧為冥諦」：昧呀，就是迷昧了，不明白了，他根本就不了解了；到這個境界上，就不了解了，他就昧了。這個昧呀，在佛教裏說三昧；三昧，就是個定了。他這單單一個昧，單單你一個昧呀，這就不是定，就是，但是，好像睡著了，又沒睡著；你說醒著呢，他又糊裡糊塗的，這個時候。

但是也不是入定，不是像那個佛教，說入定啊，入定，那還明明了了啊！他這個糊里八塗的，到那時候，啊，覺得自己呀，與天地同壽了；與天地同壽，他自己呀，這身體呀，和天地是一樣了；天地不會壞的，他也不會壞了，但是他不明白。他也有一種通，有一種通，也有一點神通。

他這個神通啊，可以也和這個初果阿羅漢的神通一樣的；但是他可不是證果的這種通。所以說起來，這裏邊呢，分別的太多了；這個就是神通裏邊呢，也有種種的神通，不是都是就神通，就是這樣子，不是。

昧為冥諦呀，昧；昧，他就不明白？不明白，他就給它起個名，叫什麼呢？冥諦。冥，什麼叫冥呢？冥，也是什麼也沒有了，什麼都空了；但是，還沒有真正的空。什麼空呢，這個空？這個空，是個頑空。頑空，就好像啊，我方才沒講嗎？好像睡著了覺，又好像醒著；好像醒著，又是睡覺；似知不知，似覺非覺，這麼樣子個境界，這叫冥諦。

他到那個，追究他那個道理到極點了，他說啊，就是這個冥諦了，到這個冥諦，這個是個最高的境界了，這是外道啊，他這種理論。

「離諸法緣，無分別性」：他啊，他就這個冥諦，把這一切的法緣都離開了，也沒有一種分別性，這就叫冥諦。也就可以說呀，這個冥諦呢，就是沒有一

切法緣的時候啊，它就沒有分別性了；如果有法緣呢，一生起，他還有分別性的，所以呢，這是外道的一種冥諦。

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

釋迦牟尼佛，對阿難講啊，說你認為你是緣心聽法，你如果用一種攀緣心來聽法，這個法也都是一種攀緣的性；你這種心呢，離開這個塵就沒有分別了，沒有分別性了。那麼「則汝心性啊」：現在你這個心性，「各有所還呢」：應該就各有所還。所還呢，這個還，就是歸還。

歸還，怎麼叫歸還呢？就譬如你借人的債目，那麼現在你要給人家了，給回去了，這叫還了。那麼你如果因為塵而有你這個心的，也應該就還給塵。所以說啊，則汝心性，各有所還。「云何為主」：那麼各有所還，哪一個是你的主人翁呢？你的主人翁又是誰呢？所以呀，啊，就問阿難。

阿難言：若我心性各有所還，則如來說妙明元心，云何無還？惟垂哀愍，為我宣說。

阿難在這個時候啊，更不明白，更糊塗起來。啊，他說啊，阿難說啊，「若我心性」：假設我這個心性，「各有所還」：不是我自己的，應該還給人家。「則如來說」：啊，如來你所說的那個「妙明元心呢」：那個微密而妙明的本來那個真心，那個常住真心，本來的常住真心，「云何無還」：它怎麼就會啊，沒有地方去呢？啊，沒有地方還給呢？

我這個道理呀，我愈聽愈糊塗，愈聽愈不明白了？啊，我啊，真是啊，搞的我不知什麼是心了？我這個心，說是啊，所有的一切都有所還，怎麼我這個真心就沒有所還呢？「惟垂哀愍呢」：我現在呀，唯望如來啊，垂哀愍；啊，垂呢，就是啊，降下來。

本來如來呀，是很高的，如來這種法身呢，和這個報身、應身呢，這個都很高的。垂呀，就垂下來，你往下看看我；哀愍呢，哀憐而愍念我。「為我宣說呀」：為我阿難呢，啊，來說一說這個真心不還的這個道理。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曜，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一又V)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壅。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徧是空性。鬱(土字勺丌)之象，則紆(口)昏塵；澄霽斂氛，又觀清淨。

「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呢，說，「且汝見我呀」：你見我這個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你這種的見精，「見精明元呢」：這種的見精明元，那個本來的那個樣子，那個光明的本體。「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呢」：說這個看見我，這個「見」呢，雖然不是妙精明心。

這看見這個「見」呢，本來就是個八識心王。八識心王啊，這個八識心王，就是第八識，第八識叫心王。這個心王，這個見呢，它也可以往善那邊走，也可以往惡那邊走；它再往上一上，就通到啊，這個佛性；往下一降，就通到這個七識，通到第七識裏邊。

所以呀，在這個八識那個地方啊，就是這個八識的本體呀，雖然不是我們那個真心；我們那個真心呢，也就在那個八識裏頭，還在那裏邊包著。所以呀，不要誤會說是這個地方啊，不是妙精明心呢，就不敢承認呢，這是真心，這也就是個，這個見精啊，也就是個真心。前邊佛已經給印證了，這個所見的見，這也就是個真心。

「如第二月」：那麼這個見精明元呢，見精明元，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是第二月似的。怎麼樣第二月呢？你這個用一個手啊，捏著一個眼睛，這個眼睛捏上了，它看見兩個月亮；看見兩個月亮啊，但是這兩個月亮啊，都是一個月亮，並不是啊，兩個月亮。因為你這用手啊，這麼捏著這個眼目，它變成兩個月亮，是用手啊，捏著這個眼睛啊，這個眼睛再這麼看呢，看了，好像兩個月似的。本來是一個月亮，因為你這眼睛中間這捏上啊，看見成兩個月，但是啊，也是就是那個月體。

這個佛啊，也就說這個八識心王啊，就是我們那個真心的本體，你不要錯認，認這個八識啊，不是真心。這個「非是月影啊」：你捏著眼睛看這兩個月，都是真正的月，並不是啊，水裏頭那個月；水裏頭那個月呢，是個月影了，那不是個真的。可是你捏著眼睛啊，看成兩個月亮啊，這兩個本來是一個的，因為你把眼睛中間隔開了，所以它看成兩個月。這是啊，這一段文是這個意思。

021. 卷二

「汝應諦聽呢」：你呀，你阿難呢，應該審諦而聽，你呀，聽著，注意！我講話呀，你不要馬馬虎虎的，你要注意聽！「今當示汝啊」：我現在呀，就指示給你，我現在就告訴你，「無所還地」：你不問為什麼沒有所還的地方嗎？我現在就告訴你這個真心呢，沒有所還的地方。

我現在我先來問你，啊，「阿難」：這佛呀，叫他一聲，來問他，說啊，「此大講堂」：說這個大講堂，我現在在這講經，講這個《楞嚴經》這個大講堂。佛那個大講堂啊，有多大呢？啊，最少也容納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況且這一次啊，這個大菩薩、大羅漢、大比丘啊，十方三千大千世界都來了，那沒有數那麼多，那個大講堂啊，那容納的人太多了。

啊，此大講堂，「洞開東方」：這個東方啊，開開了，洞開東方。「日輪升天」：這個太陽啊，升到天空裏了。「則有明耀啊」：太陽升到天上啊，就有光明照耀到這個講堂裏邊來了。「中夜黑月」：到晚間半夜的時候。黑月，這個月，有黑月、有白月；有月亮的時候，叫白月；沒有月亮的時候，叫黑月。這個半夜，沒有月亮的時候，這黑暗的時候。

「雲霧晦暝啊」：這個雲，虛空的雲了；霧，晦，這晦暝。什麼叫太陽升空？太陽升空啊，就表示我們這個人的有一種智慧的光明，來照破我們的黑暗。什麼叫雲霧晦暝？就是我們這個人呢，愚癡；這個愚癡啊，不明理，就好像啊，這空中有了雲彩，這地上有了霧；這有雲霧啊，你什麼也看不見了。

啊，這就表示這個人愚癡到極點呢，沒有智慧呀，對一切的理呀，都不明白了，也不知道這個路啊，在什麼地方？道在什麼地方？想要修道，也找不著道了？啊，想要，啊，去做點好事，也不知道怎麼樣做好了？這就是啊，雲霧晦暝。

「則復昏暗呢」：就又黑暗了。黑暗，就是表示我們人的愚癡。

我們人愚癡啊，就是黑暗；我們人有智慧，就是光明。可是啊，這個智慧和愚癡在什麼地方分？是不是我們自己，我想啊，啊，我真有智慧啊，我真聰明啊，這就有了智慧了，不是的。

你越想你有智慧，你越想你聰明，那你就是比那個豬都蠢呢！那個豬啊，牠都不會自己想自己是聰明，你若自己認為你自己是聰明了，那就是最愚癡的人。為什麼呢？太自滿了嘛！自滿了，認為，哦，你看我啊，誰都不如我！這個人是最笨的人！**誰都不如你，那你就不是個人**，我告訴你；你要是個人，就不會人不如你，聽的懂嗎？這個地方啊，最要緊的。

誰都不如我，你就不是個人。為什麼呢？人都不如你了嘛！你要是個人，為什麼人不如你呢？人和人，大家都一樣的嘛！為什麼人不如我呢？所以這個地方啊，就見出最愚笨來了，最蠢來了；要是不蠢啊，自己就怎麼樣的也不

會覺得自己了不起的，不會貢高我慢；啊，你看，你看，我是first（第一）。你歡喜first的那個人呢，那正是這個，（上人以小手指表示最後）。為什麼呢？你還有數目可數呢！你若**真正的是第一了，那根本就沒有數目了**。

沒有數目，就don't have number。你要是first，什麼叫first？Don't have number is first. Have number, no first.（沒有數目，才是第一；有數目，就不是第一）。所以呀，這個地方很要緊的。人越自己根本呢，蠢的不得了這個人，他才認為自己是聰明的。真聰明的人呢，他就不覺得他聰明，他就不會想到啊，他自己聰明這個問題。0620

所以呀，這黑暗，就是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呢，他覺得，哦，好像那個瞎子似的；那個瞎子什麼也看不見，他覺得他比誰都聰明，比誰都聰明。

「戶牖之隙」：你在那個窗戶，和那個門，那個縫的地方，啊，「則復見通啊」：就啊，從裏邊可以看到外邊，這叫通。通，就是通達無礙，沒有障礙了，這叫通。那五眼六通，怎麼叫通呢？就是通達無礙。

所以在這個前一次啊，這個是有一次啊，我不記得是哪一天了？這個果地告訴我，說啊，這個人呢，有的人吃完飯大家就用功，有的人就去睡覺去了！有一個人，他說這個人去睡覺去了。為什麼他知道這個人睡覺呢？這個人又沒有告訴他，因為他有這種的這個佛眼，哪個人幹什麼，他都知道。我說：你管這麼多閒事幹什麼？所以呀，這個通，就是通達無礙，沒有障礙，你誰怎麼樣？他都知道。

啊，以前呢，我一個人，有的人呢，或者有什麼事情不告訴我，以為我不知道，我也不管他。現在我有一個幫手了，有一個助手了，助手啊，怎麼樣？他看見誰有什麼毛病，我叫他就告訴我。這回有人告訴我，我有證據了，我可以呀，就要責問這個犯毛病的人。但是啊，你們也先不要恐懼，不要怕，小小的事情我也不問，等你們有實在的大的事情，我再問，小的事情我不管的；所以現在你們先不要害怕。

我，誰是助手呢？這果地，是我的一個助手，將來，哼，你們誰去偷東西，他也看的見的；誰去啊，殺人呢，他也看的見的。我將來如果我願意管閒事的時候，隨時都有事情可以管；我若不願意管閒事呢，什麼事情也可以沒有的。所以你們每一個人呢，想偷東西的人，也不要害怕；想做不讓我知道的事情的人，也不要害怕，我暫時啊，還不管這些個閒事。則復見通。

「牆宇之間，則復觀壅」：這個「壅」字啊，本來有的經上是個「塞」字，這裏是個「壅」字。牆宇之間，牆啊，就是這個牆；宇啊，就是那個地方；那個地方，近簷那個地方叫宇。這牆宇之間，則復觀壅，觀壅啊，就是這個壅塞了，它不通了；有縫的地方是通了，沒有縫的地方啊，它不通了，則復觀塞。

「分別之處，則復見緣」：分別之處啊，就是見著一切的境界，或者山河大地呀，林泉呢，這一切一切有所分別的，有高低呀，有好壞啊，有這個房廊屋舍，有這個水的地方啊，這就有一種分別心；有分別心，這就是一種緣，則復見緣。啊，「頑虛之中啊」：在這個頑虛，冥頑不靈的這個地方，這個虛之中，「徧見空性」：就見著空了，這個沒有什麼知覺那個地方有一個空。

「鬱(土尗)之象」：鬱呀，就是有這個地氣；有地氣的地方，這就叫鬱。什麼叫地氣呢？地氣呀，就在那個地，有那個陽燄。什麼叫陽燄呢？這沒有太陽的時候，看見好像冒煙似的，好像那個煙，smoke；你等有太陽一出來，它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這叫陽燄，這就叫鬱。

鬱(土尗)之象，那個(土尗)呢，就是那個地方啊，有這個沙呀，有這個飛沙，風颳的有一些個沙土地呀，這都叫(土尗)。就是言其呀，這個陽燄，和颳這個沙塵呢，起來，這就叫鬱(土尗)之象。「則紆昏塵呢」：這個紆啊，啊，就是彎彎曲曲的，你像有那個陽燄的地方啊，就是看著那個這麼一條一條的，一縷一縷的，它很不直的，這個紆呀，就是彎曲不直的樣子。紆曲而行啊，就是走路，走了很遠的路，不是走近路，這叫紆曲。則紆昏塵，就是很黑暗的。

「澄霽斂氛」：澄啊，就澄清了；霽呀，就是下雨，方才晴天這就叫霽；有雨下，方才晴天了，這就叫霽，雨霽天晴；這個天晴的時候，天下雨啊，沒有雨下了，這叫霽。斂，斂是收斂；氛，氛呢，就是這個氣氛。那麼什麼叫氛呢？好像下雨的時候，有一股那個霧氣啊，那就叫氛。「又觀清淨」：又啊，又看清淨。

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土尗)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

佛又告訴阿難，說是啊，你現在呀，你看一看這一些個「諸變化相啊」：這

若是明暗呢、通塞呀、清濁呀，啊，這種種的相，這有八種的相。「吾今各還，本所因處」：我現在呀，把它們每一種，就還給它本來的那個所來的地方。因處啊，就是它這個來的地方；它從什麼地方來，我還(厂𠂆ノ)還(厂义ノ)到什麼地方去，這就叫因處，本所因處。

「云何本因」：怎麼叫它本來那個來的地方呢？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阿難！你現在諦聽，你特別要注意，我現在講出來給你聽，你要特別注意。「此諸變化」：這個種種的變化，這八種的變化相啊，「明還日輪」：這個明啊，我把它給回去太陽。

為什麼呢？何以故呢？「無日不明啊」：若沒有太陽就不光明了；不光明，這個明就回去了。回到什麼地方去了？回到太陽那去了，這明回到太陽。「明因屬日」：因為有太陽，有這日光啊，才有明，所以呀，這個明就是屬於太陽的。「是故還日」：是，因為這個，故，所以，所以呀，我把這個明啊，還給太陽，啊，你說，對不對啊？

阿難！你有沒有什麼意見呢？阿難也沒有口開了，所以佛呀，就接續著再往下講。如果這個地方阿難又有了疑問了，或有了說辭了，啊，或有了問題了，要提出來問了，啊，have question了；啊，所以，阿難沒有，no question；no question，啊，佛就繼續說了，繼續說。

說什麼呢？說，「暗還黑月」：明還太陽了，那麼這個黑暗呢，我就把它還給黑月去。這個黑月，不是一定說是有月光那個月；這個黑月，就是沒有月光，那就叫黑月。這一個月，有半月，叫白月，有半個月的時間呢，這個天呢，叫黑月。所以這個黑月，有的人說是啊，這個月亮黑了；不是月亮黑了，是這個日子啊，這個時間呢，沒有月亮；沒有月亮，所以叫黑月，並不是月亮黑了。

這個地方啊，不要「以文害義」，不要食骨不化；不要吃了，完了，吃下去不會消化了，這要會消化的。吃下東西呀，你要會消化。這個經啊，這個文，也是這樣子。你若食骨不化，哦，這黑月，大約是月亮黑了吧！沒有讀過多少書的人，一看見這黑月，喔，那《楞嚴經》上說還有黑月呢！月亮是黑色的！你說這弄什麼地方去了？啊，所以呀，不要以文害義。

「通還戶牖」：這個通啊，這個門、和窗有縫啊，有孔啊，這有通風的地方，這還給戶牖去。「壅還牆宇」：這個壅塞不通的地方呢，就還給這個牆，和這個宇的地方。「緣還分別」：這個緣呢，啊，就還給分別這個心。「頑虛還空」：這個頑虛啊，這個地方就還給空。「鬱(土彡)還塵」：這個鬱(土彡)，

這有一種塵的境界，就還給塵。

「清明還霽」：這個清明啊，就給到這個晴天，這個地方去。「則諸世間呢」：現在我所說的這八種的相啊，有四對呀，各有所還。各有所還，這個世間呢，「一切所有，不出斯類」：世界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你由少而多，由近而遠，你推廣啊，都不出這一種類。斯類，就是這一種類，就是這以上所說這八種的相貌，變化相，不出這八種。

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見無差別。

這個差字啊，讀(ㄉ)，差別。差別，也就是分別。這個差，我們應該讀去聲，這個字。

「汝見八種」：上邊我所說的這八種的相貌，八種的變化相。「見精明性啊」：你這個能見到這八種，這種的精明的性啊，「當欲誰還呢」：你這個看見這個見精明性，是應該還給誰啊？就問阿難，啊，還給哪一個啊？「何以故」：啊，沒有地方還吧？你還到哪個地方去啊？問阿難，啊，你講了，你講這個見精明性是應該還給哪一種呢？沒有地方還吧？這個地方就包括著說，你看你還給誰啊？是不是沒有地方還呢？啊，沒有地方還啊。

「何以故」：為什麼我說沒有地方還呢？「若還於明」：假設你這個見精若還給明的時候，「則不明時」：那個暗的時候啊，這個見呢，就看不見暗了。這個見呢，既然看不見暗，它是沒有還給這個明，才能看見暗了。那麼你若說還給暗了，這個見呢，還給暗了；但是到明的時候，它還能看的見，啊，它也沒有還給暗。既沒還給明，又沒有還給暗。

「若還於明」：假設你這個見精若還給明的時候，「則不明時」：那個暗的時候啊，這個見呢，它還能看見暗；這個見呢，既然還能看見暗，它是沒有還給這個明，才能看見暗了。那麼你若說還給暗了，這個見呢，還給暗了；但是到明的時候，它還能看的見，啊，它也沒有還給暗。既沒還給明，又沒有還給暗。

「雖明暗等，種種差別啊」：雖然這是啊，單單說這個明暗這兩種，其餘的呢，那六種也是一樣的，也是一樣的。種種差別，種種東西，種種的相貌，種種變化相，都有啊，它的分別性，都有它的差別；差別，就分別性。

「見無差別」：可是這個見，你說它有什麼差別呢？有什麼分別呢？見明也

是見，見暗也是見，見清也是見，見濁也是見，見通也是見，見塞也是見，啊，你說這個見有什麼分別呢？

啊，有人就這樣講了，說這個見呢，就是有分別！啊，你看見明的它就知道是明的，看見暗的它又知道是暗的，這不是分別嗎？不錯。

這是分別呀！

你知道明、暗呢，這也不是個見，這是你那個分別心，你的攀緣心，你不要拿這個又當個見了。

你知道明暗呢，那是你的這個心。

啊，你這個見呢，見，見什麼都是一樣的見，沒有分別，看見什麼都是看見，沒有分別的。

你那個分別，而不是見，而是你心，分別心。

所以呀，這個地方啊，我們每一個人呢，要特別的注意！不要把這個分別心，就當我們這個見精明元了。這個，這不是個，你能知道明暗，那不是這個見，而是分別心，所以這個地方要知道。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你看這個文章，說的多好！這個幾句話，就把這個道理呀，說的太明白了！你看，說的，「諸可還者」：諸，就是那諸變化相，各有所還。那個者，諸可還者，者，就是那些個相；諸可還的那些個相，那些個相。啊，「自然非汝」：那不是你的，自然非汝。

啊，「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不汝還者，就是在你這**，不到旁的地方去；不汝還者，不汝，不是你能還給人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不是你可以還給人的，那麼這不是你的，是又是誰的？要不是你的，你應該還給人呢！那麼現在你還不出去，你給誰？誰不要！

你給明的，明的也不要；給暗的，暗的也不要；給清的，清的也不要你的；給濁的，濁的也不要你的。你如果能給出去，你再就看不見了；這是你不能給人的，你沒有法子啊，把它還給人的。

你雖然證到初果，你也沒有辦法，沒有這個神通啊，把你的見呢，送給旁人，令你自己呀，沒有見了。

你說，這不是你的，是誰的？你自己還不敢承認這是你自己的，啊，還不明白？你說你這個阿難，你太可憐了！這所謂：可憐愍者！啊，你看看。

就這**十六個字**，把這個道理呀，就說的很清楚了。

所以這個文呢，《楞嚴經》這個中文呢，你若想學中文呢，不學《楞嚴經》啊，啊，那你中文呢，你沒有學好。你若學過《楞嚴經》啊，那你的中文，你做出文來，那是一般的恐怕中國那古來的秀才、舉人呢，都沒有你這麼，這麼學問這麼好。

所以這個《楞嚴經》，這個文呢，你只要懂得了，你懂了幾段，已經就受用無窮了，用不了的都用啊，這個文呢，這個文是真好的！你歡喜學中文的人呢，不要放過這個機會，你呀，不要「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呀」，不要到那個寶山裏邊了，完了，看了寶貝太多了，啊，想拿起這個，把那個又放下了。

好像那個黑瞎子，黑瞎子劈包米；黑瞎子，你懂得什麼叫黑瞎子？那個就是熊啊，熊，就是這個bear。bear，你懂嗎？bear, bear, animal. 那個牠好吃那個corn，就包米，中國人叫包穀；包米，我北方叫包米；廣東人叫包穀；美國英文叫corn。

corn，是這麼長，有這麼長，有這麼粗，有bear那裏邊，corn，聽的懂沒有？corn，是吃的東西，甜甜的，叫corn，長的這麼高。bear，那個bear go to this place, he take this corn, he take one, put it there. Take other one, put there. Put there, this down. Put there, this down. He think he take much, much, too much, Oh! Go to have a look, have one, no much. (熊走到那個地方採包米，牠採一個就放這裏；又採另一個，又放這裏，放一個掉一個，牠以為牠採很多很多；到最後一看，只有一個，沒多的。)

這個就是啊，你走到寶山裏了，我們現在講經，這就是寶山，我告訴你，這就比那個寶山那個寶貝還有價值，比那個金銀、琉璃、玻瓈、碑磬、赤珠、瑪瑙，都有價值的。為什麼呢？你若明白一句這個經典呢，你就修行啊，用功，總也不退，往前勇猛精進，你就成佛了！

所以比那個到寶山那個價值還高得多！所以呢，你不要像那個方才說那個bear似的，提那個corn, go to way, one don't have. (走到後面，一個也

沒有)。

這個中國有一句話，說：「**黑瞎子劈包米呀，隨得隨失**」，隨得到一點，隨又丟了；隨得到一點，隨又丟了，不要這樣子。所以呢，這個《楞嚴經》這個中文也好，是這個經文也好，意思也好，說沒有不好的了，通通都好的，只看你能不能接受。你若能接受啊，啊，不要說這個什麼，我用棒子打你，趕你走，啊，走！走！走！都不會走的；啊，你若真明白了。所以這個這種境界不可思議的。

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愍！

釋迦牟尼佛，說啊，諸可還者，那麼自然非汝，這不是你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說是啊，各有所還的，當然不是你的；那麼不汝還者，不能啊，有地方還的，這不是你，是誰了？是哪一個啊？啊，你自己還不明白呢？

所以我才說「則知汝心呢」：我知道因為你不敢承認這個真心，所以我就知道，知道什麼呢？「本妙明淨」：本來這種妙明淨的這個心，啊，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呢」：這個真心呢，沒有地方還，但是你自己迷悶。迷，你不明白；悶，啊，似是而非的。

所以在前邊我說你丟了，說你遺失了，也就是這個意思。本來是你的東西，你自己不曉得了，所以呀，好像丟了似的。「喪本受淪呢」：你喪失你那個本性、那個真心；不明白真心，所以就受淪了。淪，就是，這個淪，是個淪落，就是墮落了。

怎麼墮落呢？啊，就一生比一生啊，往下降、墮落，往下邊落，不是向上升，這是向下邊降了：這個淪，是淪落。為什麼你淪落？就因為你喪失你那個真心。這個喪失啊，(喪亡的喪)；那麼也就是好像喪亡，而沒有真正喪亡；可是啊，淪落，受這種淪落，可是真正淪落了。

淪落到什麼地方去？淪落在這個生死這苦海裏邊，這個生死的苦海裏邊呢，啊，轉來轉去的。「常被漂溺呀」：在這個生死苦海裏頭啊，猶如啊，在那個水上漂著似的，水上漂著。啊，溺，又被水淹的樣子；這個溺呀，就是被水淹了。

這言其呀，這生死不了，就好像啊，在這個汪洋大海呀，裏邊呢，漂來漂去啊，啊，漂，有一天，你就會水，會游泳，將來時間久了，也會淹死的，所

以這是溺。溺，就是溺死了。

「是故如來，名可憐愍啊」：是，是因為；故，所以。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如來才說你呀，給你起個名，叫可憐愍者！說是啊，你太可憐愍的了，你這個人。

阿難言：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云何得知是我真性？

這個阿難呢，說一遍他也不明白，說兩遍也不明白，說了三遍、四遍、五遍、六遍，他還不明白，還是啊，啊，對自己這個真心呢，沒有認識清楚。

在前邊呢，這個佛說啊，你在這個生死的裏邊呢，常被漂溺。這個漂溺呀，生死啊，就像一個大海似的，生死就比方一個大海。這個大海呀，這種的業，所造的這個業，就像那個水似的，像那海水呀，漂啊，把這個你這個人身體都漂來漂去，在那水上漂。

這就是啊，由起惑造業，因為他不認識啊，這個真心，所以就造了業；造業，就隨這個業，在好像這麼一個海似的；所以有的時候叫這個業，業海，業海茫茫啊，啊，業海茫茫，沒有邊的，這個業的海。漂來漂去，啊，有的時候漂到上邊，有的時候又沈底了；有的時候啊，哦，那種的在水裏頭的境界是很危險的。所以呢，說啊，他是一個可憐愍者。

那麼阿難這個地方啊，又生了懷疑了，由什麼上證明他生了懷疑呢？這「阿難言」：阿難說了，「我雖識此見性啊」：由這個「識」字上啊，他說他認識了；其實認識，就是沒有認識！

怎麼？他說識了，啊，識了，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還不曉得？他說他知道了，知道了，究竟是怎麼回事，他還又不知道了？啊，他說啊，他知道這個見性是「無還」了。這個見呢，就前邊說是那八相啊，各有所還，唯獨這個見性啊，你想給誰？給誰也給不出去，沒有辦法呀，把這個見性啊，送給人，啊，還給人。

我現在呀，阿難說啊，我現在是知道這個見性無還了；但是他這個知道裏邊呢，已經就生出了懷疑；生出懷疑，就是在這個「知道」，這個上邊生出來的。由這個「識」字啊，就知道他是生懷疑了。

「云何得知，是我真性」：下邊這更顯明了。我知道它無還，但是無還是無還呢，云何能知啊？我怎麼樣再能得知道它是我的真性呢？你說他要是沒有

懷疑，若認識了，怎麼會不知道是自己的真性呢？這個因為云何得知，這啊，上邊，上邊這一句的經文呢，說啊，我雖識此見性無還，他知道這個見性啊，這個見性沒有法子給人這個道理他知道了。

但是他還不知道這個見性就是自己的真心，還沒有辦法知道，說云何得知？我怎麼樣才能知道，我這個見性是我真性呢？這個見性是我的真正的心性呢？我現在還是不知道？啊，他講到現在阿難還是沒有心，還是把心丟了。

啊，為什麼呢？他不認識心了，不知道他有個心。所以現在這個阿難所說這一段經文呢，啊，相信的，啊，他心裏非常的沒有主宰，一點主宰沒有。他為什麼沒有主宰？就因為沒有認識這個真心。

佛告阿難：吾今問汝，汝今未得無漏清淨，承佛神力，見於初禪，得無障礙；而阿那律見閻浮提，如觀掌中菴摩羅果；

佛啊，看見這個阿難呢，太可憐了，說一遍他也不明白，說一遍又不明白；左有問題來問，右有問題來問，盡在這個多聞上用功夫，所以就**無葉生枝**，沒有葉子，它就生出枝子。這所謂：「**節外生枝**」，好像那個樹啊，啊，本來那個樹葉在樹枝子上長的，啊，它沒有樹枝子，它又想生個樹葉子，這叫節外生枝。

啊，佛呀，因為這阿難是太可憐了，於是乎佛也就本照這個無緣大慈啊，同體大悲呀，這種精神告訴阿難。

什麼叫無緣大慈呢？這個「**慈運無緣**」，誰和你最沒有緣，你呀，應該對他最慈悲，這叫無緣慈。沒有緣，同你不好，你應該用慈悲心來待他，這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啊，我對你們講，我說，啊，一個人，就是一切人；一切人，就是一個人。那麼這一個人，一is all；all is one，這就叫同體大悲。譬如你有困苦，我就啊，認為好像我的困苦一樣。所以我想法子啊，無論如何把你的困苦艱難呢，給想法子消除了。

所以我常常看有我的皈依弟子，有的抽香菸的，我就希望他，把香菸戒了它，香菸戒，戒了香菸，把香菸戒除去啊，好和佛啊，能以接上氣。如果你不戒了香菸呢，啊，你那吞雲吐霧的；吞，啊，這麼吞一口雲彩；吐，吐出一口霧去；啊，那佛啊，放光也被你這個雲霧給遮住了。

所以呀，我希望啊，每一個我的皈依弟子，真想要學佛的人，把這種毛病啊，要趕快的戒除了最好。如果你不戒除啊，我就認為這種痛苦啊，這種不合法

的行為呀，像在我身上一樣。為什麼呢？我本照這個佛的同體大悲這種精神。所以呀，我不希望每一個人有毛病，每一個都沒有毛病了，都做一個完人。

什麼叫完人呢？就是完全的一個好人，每一個都這樣子。你們哪一個不做完全的好人的，我就覺得我不是好人，我和你是一樣的。因為這樣子，我願意做個好人，我所以呀，必須要想法子令你也做個好人，這就是同體大悲。現在每一個人呢，你若都這樣存心，世界呀，就沒有爭戰了，也沒有鬥爭了，什麼都沒有了。

哎，阿難！「吾今問汝」：我現在問問你，「汝今未得無漏清淨」：你現在呀，沒得到四果阿羅漢，啊，你只證到初果，初果呀，沒有到無漏清淨那種程度上。這個無漏清淨啊，就是啊，最清淨了，再沒有染污體了。這講啊，好像很容易似的，其實這個無漏，是很難的！

無漏，眼耳鼻舌身意不漏：

你眼睛看東西，神也就往外跑，這也是漏。

耳朵聽東西，你不會啊，把這個反聞的功夫，啊，只知道往外聽，這也叫漏。你鼻子嗅香，舌頭嚐味，身覺觸，意緣法，這都是屬於漏。

我以前沒有講過，就好像這麼一個玻璃瓶子，那底下有個窟窿，有什麼水裝裏，它就漏了，裝裏就漏。你這個人若不修行啊，沒得到無漏的境界，就是每一個人都像那個漏瓶子似的，常常漏的。漏來漏去，由這個天上漏到這個人間來，由人間再漏到啊，這個畜生裏邊去，畜生再漏到餓鬼、地獄裏頭去，這麼漏，漏來漏去，不知道漏到什麼地方去？那就啊，看你自己造的業了。

這沒得到無漏的清淨，「承佛神力呀」：你現在藉著我佛啊，這種神通的力量，「見於初禪呢」：你看見初禪天的境界。阿難呢，也開這個佛的智慧眼；不過雖然他開眼呢，這個開眼裏頭又有千差萬別，不是說一開眼，像我們這個人呢，這個有眼睛都可以看東西，不是的。

這個開佛眼裏邊又有啊，種種的階段；有的可以，譬如看十里路的，有的又可以看到二十里路的，有的可以看到三十里路的，有的可以看呢，一百里，有的可以看一千里，有的又可以看一萬里；那麼最多的呢，看八萬四千里。那麼可以觀到八萬大劫的事情，這是最多的。

那麼但是啊，他不是一開眼，就都什麼都可以看的見了。那麼阿難呢，這時候也開眼了，也開佛眼了；但是他看不見初禪天，現在他藉著佛的這種神通的力量，才呀，看見初禪天，初禪天呢，那種境界。「得無障礙」：能看見

初禪天呢，他一點障礙沒有，沒有障礙物，看的清清楚楚的。

「而阿那律，見閻浮提」：這個阿那律尊者，他是天眼第一。天眼第一，這阿那律呀，是梵語，翻到中文呢，就叫「不貧」。不貧，就是不貧窮。他啊，不單今生不貧窮，生生世世他都不貧窮，生生世世都不貧窮。

在《彌陀經》上叫阿(少/兔)樓陀；具足啊，就叫阿(少/兔)律陀；又叫阿(少/兔)樓陀，都是他。這位尊者啊，也是佛的一個堂弟，佛的弟弟。我前幾天不是講過，他呀，有個奇怪的毛病，什麼奇怪的毛病呢？佛除非不講經，佛一講經他就睡覺，佛一講經他就睡覺；啊，他在那睡著了！

跟佛呀，就鬧他，說：「咄咄胡為寐，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佛就罵他，說，你呀，你這個人，你為什麼這樣睡？你好像那個蛤螺，和那個蚌啊，那種東西，總在那個殼子裏邊睡覺，像那海螺，啊，在那海螺裏邊呢，頭總也不出來，在裏邊就像睡覺似的，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你一睡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你永遠呢，也聽不見佛的名字。

佛這樣一罵他，一鬧他，他發了奮，再也不睡覺，瞪著眼睛一天到晚呢，也不睡覺。經過了七天七宿，七日七夜沒睡覺，怎麼樣啊？啊，兩個眼睛瞎了，盲了，變成瞎子了。這一回，去見佛，啊，求佛來救他，說他眼睛盲了。佛說不要緊，佛教他這個金剛照明三昧，教他這種的金剛照明三昧；他修這種三昧，得了天眼通。

得了天眼通啊，啊，他觀這個閻浮提呀，這閻浮提就是整個這個所有的世界，但是這個閻浮提，很多閻浮提，不過我們這是閻浮提的一個。他啊，觀這個閻浮提呀，就好像啊，觀掌中的菴摩羅果似的。這種菴摩羅果是印度有，在中國沒有，此地不知道有沒有？說好像啊，看這個世界這麼大，他好像看這個手上的菴摩羅果那麼樣清楚，看的那麼清楚。

022. 卷二

那麼再講這個阿那律，這阿那律呀，他以前是做一個耕田的農夫，就是種穀的，種這個穀啊，一個農夫，他很窮的；所以很窮啊；每一天大約就拿一個那個lunch box（便當）。那時候或者沒有這個box，他或者用紙啊，或者用布啊，或者用什麼東西包一包。

包一包什麼呢？稗子的飯。稗子的飯，這個稗子呢，是這個米裏頭最下等的，最不好的這種東西，但是最便宜，不要多少錢。他因為沒有錢的關係，就吃

這種稗子飯，去做工，吃稗子飯，沒有肉吃，也沒有牛奶飲，就僅僅吃這個最下等，最下級的這個稗子飯。

帶到田裏邊去啊，這一天他就遇到一個老比丘；這個老比丘呢，在山上住著，已經證得辟支佛果，辟支迦羅，證得這個。證得這個果呀，他在山上修道，每逢七天呢，到城裏邊去化一趟緣；就是托鉢乞食，拿著他這個鉢，到那去要飯去。七天下山一次，下山一次啊，每下山一次化七家，化七個門口；這個七個門口，要是如果化到齋呢，他就吃；化不著齋呢，他也就回去，就不吃。

這一天這個辟支佛啊，這個時候正趕上一個什麼時候呢？大約荒旱的時候，人人都沒有飯吃，那個飯貴的不得了，特別貴。啊，所以這個辟支佛呀，下山去化齋，化了七家，他這個願力就化了七個門口就不化了，七個門口也沒有化到齋，沒有飯吃，拖著空鉢回來，拖著空鉢回來。

回來，那麼在路上就遇著這個農夫啊，這個農夫，啊，大約也是看見這個老修行回來了，他就問：說，老修行啊，你今天化到齋了沒有啊？這老修行說：沒有啊！今天沒有飯吃哦！肚皮要餓囉！啊，他一想，哦，你今天沒有化到齋，你又要餓七天，這個挨了七天肚餓，才再下山化齋，啊，這怎麼可以呢！你如果若不怕我這個飯不好吃的話，那我這個飯我不吃，我給你吃了。

這個辟支佛呀，啊，就歡喜的不得了！為什麼呢？已經餓了七天了，這回如果回去還是沒有飯吃，就要餓十四天了，餓兩個禮拜；於是乎就給他迴向，說是啊，「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這麼給他迴向。說呀，你現在布施我，這個布施，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你想求什麼，我一定滿你的心願，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施，你要是因為啊，想要快樂的緣故，你呀，布施給我。後必得安樂，將來呀，以後一定得到啊，這個安樂這種果報。給他迴向完了，這個辟支佛雖然證果了，也是吃飯要緊呢！不吃也是肚皮餓，所以呢，就很感激他的，啊，說啊，好像中國人說啊，啊，太謝謝你了！英文叫什麼？Thank you very much，這麼樣子呢，就回去給他迴向。

由這個他把飯布施給這個辟支佛了，你說怎麼樣啊？這就奇怪了！奇怪的事情就生出來。什麼奇怪的事情啊？哈！講起來你們都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不過這個經，釋迦牟尼佛這樣講的，你不由得你不信，不信都要信。

怎麼樣子呢？他用這個鋤頭一鏟地呀，一鋤那個地呀，從地跳出一個兔子來，

一個兔子，兔子，rabbit，你聽不懂什麼叫兔子？rabbit，跳出來一個。這個兔子往上一跳，就跳到他臂膀上了；跳到他臂膀上，就不動彈了。不動彈，你說怎麼樣？啊，他心裏就生一種恐懼心，啊，怎麼這個兔子跑到自己的背上去了，牠也不下來了！於是乎也不做工了，就趕快回家讓他太太，讓他太太看一看，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怎麼這個兔子趴到他身上，就不動彈了呢？啊，晃也晃不掉，是怎麼樣子也拿不下來了，就跑到家去；跑到家去，叫他老婆，叫他的太太，啊，一看，原來是一個變成金兔子，是一個金子的了，這個兔子是一塊金子。

那麼由此之後，把這個金子去換成錢呢，啊，割一塊，這個金子又長出來；所以啊，割一塊，這個金子又長出來。他窮人，他不敢拿著一個金兔子去賣啊，所以他先剝下一條腿來，再剝前腿，四條腿剝下來，拿去賣了，回來，這個兔子又長出四條腿來。

就這麼樣子啊，所以這個錢呢，財寶啊，就無窮無盡了，由此啊，就叫這個，不單呢，這一生富貴，生生世世都富貴，九十一劫啊，九十一個大劫的享受富貴；在天上、在人間、在任何地方，他也不窮，所以叫**不貧**。他這阿那律呀，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不貧。

他怎麼不貧呢？就因為他供養啊，這個辟支佛來著。因為供養辟支佛他所吃的這個最低級的飯，而啊，解決這個辟支佛的肚皮餓，所以這個辟支佛給他一迴向，他就得這樣的好。

在佛教裏頭，這個布施啊，是「**捨一得萬報**」，在《地藏經》上是這樣講。那麼我們每一個人呢，都應該深信這種道理，對這個道理啊，不應該生一種懷疑心。

你看這個阿那律尊者，他，哎，供養了辟支佛，就得到啊，這種的果報。在中國裏邊呢，中國人呢，這和尚裏邊，要是有一千個和尚，有一千個法師裏頭，一定會有一個阿羅漢。你不要見著這個和尚，就以為是阿羅漢了，不是這麼容易的。一定要夠一千個裏頭，會有一個阿羅漢；不夠一千個的時候，沒有阿羅漢的。或者一個，單單一個也是阿羅漢，那要看你認識、不認識？那麼好像這個阿那律尊者，他就只供養一個人，一個和尚；但是這個和尚就是辟支佛，他就得到這種的好果。

那麼講到啊，這個辟支佛去托鉢、化齋，為什麼他化不著齋？這又要講起因果來。「**修慧不修福，羅漢托空鉢；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你單知道

啊，修智慧；說是啊，我學習經典，來呀，研究佛法，這不錯，開智慧。你又要做布施，又要栽培你的福、慧，又要求福，種福，在三寶的面前。如果你不種福啊，這個羅漢托空鉢，你單單修智慧，不修福；(福啊，福祿壽那個福啊)；不修福的話，這個羅漢你出去化緣呢，就沒有人布施給你。為什麼呢？你在以前沒有種過福，沒有修過福，所以就沒有福。

修福不修慧，單單呢，知道做好事、做功德、做善事，而不修這個智慧，不求智慧，這將來怎麼樣呢？象身掛瓔珞，你呀，托身做一個大笨象；大笨象，象，elephant，做這個elephant。Elephant呢，象身掛瓔珞，在那個象的身上啊，掛很多這個珠寶、玉器呀、瓔珞。瓔珞是一種，也是一種裝飾品，戴上好看的，那麼女人呢，以前的女人呢，頭上都戴瓔珞；這個瓔珞，看的是很美麗的，中間是空的；那麼象身掛瓔珞。你看身掛瓔珞，這有福，但是沒有智慧，象啊，沒有什麼大的智慧。

所以呢，我們修道應該又要修福，又要修慧；內裏邊也要修，外邊也要修；**內聖才能外王**，內聖啊，就是自己呀，裏邊修的光明了，有智慧了，聖明了；外王，外邊呢，你也要去做好事。所以這要內功、外果雙管齊下，這才能啊，得到這個道的相應。

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眾生洞視，不過分寸。

拿這個看東西這一種的情形就不同的，初果羅漢，初禪天上看不見；二果的羅漢可以看見初禪天，而不能看見二禪天；三果的羅漢可以看見二禪天，而不能看見三禪天。可是如果有這個佛的神力來幫助他，他啊，也可以看到四禪天，也可以看到四空處天，這要藉著佛的神力才可以。

跟菩薩呢，菩薩與羅漢又不同了，「諸菩薩等」：所有的一切菩薩摩訶薩呀，他可以「見呢，百千界」：初地的菩薩，可以見一百個世界；二地的菩薩，就可以見一千個世界；三地的菩薩，就可以見一萬個世界；所以這每一個果位所見的不同。

那麼至於「十方如來」：至於佛呢，所看見的，是「窮盡微塵」：窮啊，就是啊，把他算盡了、看盡了。這個窮啊，窮盡也就是看明白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什麼呢？「微塵清淨國土啊」：看見呢，像微塵那麼多清淨莊嚴的國土，諸佛國土。

「無所不矚」：無所不矚啊，就沒有看不到的，沒有看不見的了。諸佛所見

的是，啊，窮盡微塵清淨國土。所以說：「一切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悉見」。不要說啊，這個佛，就是菩薩，你那心裏，他若有他心通，有他心智慧的，你心裏呀，沒有講話，你想要講什麼沒有說出口來，啊，這個菩薩知道，這有他心智；那麼諸佛更是啊，啊，看的清清楚楚。

「眾生洞視，不過分寸」：這個眾生，我們這個凡夫，眾生就是凡夫，洞視啊，就是啊，盡你的力量去看；在聖人來比較啊，也就不過這麼一分一寸這麼多的地方，不過分寸。這是啊，說，我們凡夫的所見到的東西，和諸佛來比較啊，那不過就是一分一寸那麼樣子少。

諸佛，可以看見盡微塵清淨國土，我們呢，這一個國土，我們都看不完；啊，不要說這一個國土，就這一個三藩市我們看都看不完；我們往左看，右邊的看不見了；往右邊的看，往左邊的看不見了；往前面看，後邊的看不見；你想看後邊，前邊也看不見，這是啊，凡夫這個眼睛有所障礙。

雖然這個見性是不生不滅的，但是你這個肉身呢，我們這個身體是有所限度的，所以不能看的見。若和這個羅漢呢、菩薩、佛來比較啊，就佛所看的，我們不過僅僅一分一寸那麼多，這是這樣子。

你看諸佛、羅漢他所看的，他有天眼通，他看的通達無礙。你看我們眾生啊，所看見的，啊，你看，這現在我能看見你們，這有一張紙，隔著，看不見了，有一張紙就看不見了；這一張紙，連一分都沒有，這分；若是再或者隔著一塊板，也看不見了，這是說凡夫的肉眼。

你要是開了天眼呢，那當然什麼都無障礙了，什麼你都看的見的。那麼隔著一塊板，這也看不見了，這叫寸，這個板呢，一塊木板就好像一寸似的；隔著一張紙好像一分紙。所以我們，啊，所看的，隔著一張紙也看不通了，隔著一塊板也看不通了，這所以眾生啊，洞視，洞，就是啊，你注意去看，也不過分寸而已。所以，啊，我們和諸佛一比較啊，那真是相差的太遠囉！

阿難！且吾與汝，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中間徧覽，水陸空行，雖有昏明種種形像，無非前塵分別留礙。

佛啊，對阿難又說，說阿難呢！「且吾與汝」：現在啊，就這你和我來講，暫且與我和你來講。「觀四天王所住宮殿」：你看看呢，這個四天王，這四天王啊，就是我們接近這個天，就叫四天王天。這個天呢，是據佛經上講啊，在這個須彌山的半山區，沒有到須彌山頂，有東天王、南天王、北天王、西天王，四大天王。

這四天王天的人的壽命是五百歲，等到這個四王天呢，活到五百歲的時候，又該墮落了。這墮落我以前講過，有五衰現相，五種的衰相。

那麼四王天呢，一晝夜，就是我們人間的五十年。說是怎麼四王天的一晝夜就是人間五十年？你這個，我舉一個例子，你們都可以明白了。我們這個每一個人呢，如果要是覺得很快樂的這一天，啊，不知不覺這一天就過了，覺得這個天很短的。因為天上啊，他都快樂，所以呀，他的一晝夜，就等於我們這五十年那麼長。

我們人間呢，為什麼就五十年那麼長呢？就因為人間呢，煩煩惱惱、苦苦惱惱、爭爭吵吵，一天到晚呢，這麼忙忙碌碌，都不知幹什麼？就好像那個蒼蠅在空中，飛到東邊，飛到西邊，飛到南邊，飛到北邊，也不知幹些個什麼？你看，在這沒有什麼快樂；沒有什麼快樂，所以這個時間呢，它就長了。

你看我們人間一晝夜，又是地獄裏呀，五十年，人間的一晝夜，就地獄是五十年。為什麼地獄它那時間又長了呢？也就因為它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所以就覺得時間延長了。

由這個來呀，我們應該明白呀，這個時間沒有長短的。所以以前這位果循呢，問我，什麼叫是時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這個時間就是每一個人呢，自己的感覺長短而已。你要是啊，天天快樂，你覺得很快樂的，你就恐怕過五百年呢，也覺得是沒有好長的時間。

不要說五百年，五十年呢！這個人一生很快樂，也不憂，也不愁，也沒有脾氣，也沒有煩惱，啊，快快樂樂的，他這一生啊，覺得是一轉眼之間，這麼一轉眼的時間。為什麼呢？他太快樂。

究竟這個時間，就是在每一個人的感覺來分別而已。所以呀，這果循問我什麼叫時間？我沒有時間。我這個沒有時間，也可以說我不知道時間；又可以說我太忙了，不知道時間了；又可以說，我也不想知道這個時間；我這個沒有時間，有這三個意思。

這四王天宮殿，在宮殿裏頭。「徧覽呢」：徧覽，就看一切。啊，我現在真不知道時間，又講過鐘了。水，就是在水裏頭的東西；陸，在陸上的東西；空，在虛空裏東西。行，那麼在這個水陸空啊，這所有的這個物質啊，動物啊，一切物啊，都包括在內，行。

「雖有昏明」：雖然有昏、有明的。「種種形像」：種種啊，就是不一樣了。「無非前塵」：這都是你眼前的一種塵，眼前的東西。啊，「分別留礙」：是你有一種分別的心呢，而留下的一種障礙，不是你自己的東西，都是啊，由外邊的塵境，這境界都是外邊的一種塵。所以呀，這個塵，一種的留礙，留到你的腦筋裏，和你的思想裏頭，這都不是你的東西。2706

汝應於此分別自他。今吾將汝擇於見中，誰是我體，誰為物象。

釋迦牟尼佛，因為阿難他沒有明白這個真心的道理，所以就分別不出真心和妄心的關係。在昨天晚間說，這個種種的形象，無非前塵，完全都是啊，眼前的一種塵境，分別留礙；有所分別，而發生障礙。

「汝應於此」：阿難呢，你應該在這個地方，「分別自他」：你分別亦分別什麼是自己的真心？什麼是個物體？自己，就自己真心，什麼是物體。「今吾將汝啊」：我現在把你阿難呢，「擇於見中」：放到啊，擇於見中，選擇呀，你這個見性裏邊。「誰是我體」：你這個見性，和這個物體，哪一個是我的見性的這個體？這個誰是我體呀，是見性這個體。

「誰為物像」：哪一個是那個物的像，那種影像呢？那種的樣子呢？啊，你分別分別，你看，分別分別看。這叫阿難分別分別看，我們現在也分別分別看，看哪個是我的見的體？哪一個是這個物的體？啊，分別一下。

如果你若是能分別出來，你就聰明過阿難；如果你若分別不出來，你就蠢過阿難，就愚癡過阿難。所以現在啊，我們也可以試驗出來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每一個人呢，是不是比阿難聰明，你們試試看。

阿難！極汝見源，從日月宮，是物非汝；至七金山，周徧諦觀，雖種種光，亦物非汝；漸漸更觀，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樹木山川，草芥人畜，咸物非汝。

這種啊，道理呀，真是妙不可言！說出來的都不是，你能形容出來的也不是。怎麼樣呢？哎，怎麼樣呢？就是說不出來了，你還問怎麼樣呢！

「阿難，極汝見源呢」：極，就是到極處了。你這個見的這種源頭，到極處，到極點，到什麼地方呢？「從日月宮」：從這個太陽，和這個月亮；宮，它的宮殿裏。啊，「是物非汝」：這都是一種物，不是你，這是物，而不是你。

「至七金山呢」：至七金山，什麼叫七金山？是不是七種金子的山？這七金

山呢，是在這個須彌山的周圍，須彌山呢，四周圍；隔一重(彳乂厶丿)香水海，有一重啊，這個金山，這是金子的，這個山是金子的。

說：在什麼地方？我去到那個地方掘一點金子來，那我就發財了。這個我不能告訴你，我告訴你，你去把那個金子都偷來，那個金山就少了金子怎麼會變金山呢？這個金山呢，就在這個須彌山的四周圍，有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有一重香水海，有一重金山，在這個須彌山的外邊呢，就有這麼七重的金山。

這須彌山，須彌山是梵語，翻到中文叫什麼呢？這個克爾康，須彌山翻中文是什麼？(弟子：不知道)，翻中文叫什麼？易象乾知道嗎？(弟子：不知道。)韓光先知道嗎？(弟子：我不知道。)

哦！你們都不知道，我也忘了，那怎麼辦呢？哈！My friend，須彌山翻到英文和中文是什麼？我想起了，現在我想起了，My friend told me. 妙高山，妙，須彌妙高，又妙又高，這個山叫妙高山，這中文。英文呢，我又不知道了？那又要找我的徒弟他去翻去，要找這果璞，你看這個妙高，妙高山翻譯成英文，是應該翻譯成什麼？wouderful high mountain。

這個須彌山的四外邊有這七重金山，我現在告訴你們，你們雖然沒有受過五戒，也不准你們去偷我這個金山去，那個金山是我的，我告訴你。你若偷我的金山呢，那我一念咒，你就給頭痛了；你一頭痛啊，那你金子就拿不動；啊，你不要欺負這個師父啊，這個師父有too much power（很大的力量），哈！啊，七金山。

「周徧諦觀」：你啊，所有的地方你都看，用你這個天眼來看，用你這個佛眼來看，用你這個智慧眼來看，你去看去。「雖種種光啊」：雖然有種種的光明。「亦物非汝」：都是啊，一種物像，而不是你自己，你說哪個是你自己？你找出來啊！

啊，「漸漸更觀」：漸漸，就一點一點的，漸漸，就是你一點一點的來看。更觀，你再看。啊，看什麼呢？「雲騰」：這個雲彩呀，哦，在空中啊，走來走去的，這叫騰；騰啊，就飛起來；這個雲，飛起來。啊，「鳥飛」：這個鳥啊，在空中啊，啊。那麼翱翔；翱翔啊，就是飛；飛，就是翱翔。

「風動」：這個風啊，你說這個地方，沒有法子講了，這個經我沒法子講了，哈，就要停止問這個六祖惠能大師了。

你看這個地方他說風動，《六祖壇經》上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啊，這個地方又說風動，你看這個經上它說，說明白了是風動，究竟是誰動？啊，《六祖壇經》說：「仁者心動」。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不知是誰的心動呢？是你的心動啊？是我的心動？是他的心動？是誰的心動？

所以你說這個經我怎麼講？簡直沒有法子講了！不知道是什麼動了？《六祖壇經》說不是風動，現在說是風動，你說哪個對？若說不是風動，那是說心動了，誰的心動了？我們現在在座的，問問哪一個心動了，你心動了？是我心動了？他心動了？哪一個心動了？

說：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心就沒有動了。你心沒有動，那誰心動了？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現在還就照這個經文上的意思講了，說是，就是風動，就算風動現在。你心也沒動，我心也沒動，他心也沒動，它風動了。你看那個風，哦，颳的烏煙瘴氣。

那個風動啊，就是發脾氣了，就是那個天地的發脾氣了，哦，颳起大風來了，把樹木連根都給拔出來，啊，颳起颶風，把房子也給颳倒了，這個風，不得了的！所以這個風動。

啊，「塵起」：塵怎麼會起呢？塵自己會起嗎？不是的。這個塵起就因為風動，它才塵起。這個風，一颳風，那個塵也就飛起來，就起來了；啊，本來它在地下睡的好好的，這個塵土啊，在地下睡得好好的在那個地方，啊，它很，覺得很舒服的、很快樂的，在那個睡的，這個塵呢，在地下睡的很自在的。啊，來了風了，說：啊！wake up, wake up, go away.（醒醒！醒醒！走開！）

啊，這個塵就起來了，起來就做工了。做什麼工呢？塵它做什麼工啊？塵它就去啊，把所有世界什麼東西，它到那去觸啊，觸啊，就到那去touch, touch, touch everything, make everything dirty, go to dirty,這是啊，這個塵土的工作。**塵土的工作**，它就叫一切的地方啊，都不清淨，明白了嗎？

哎，「樹木山川呢」：還有東西，還有什麼東西？有樹木、有山川。「草芥人畜」：又有草，又有這一切的這個植物的東西，又有人，又有畜生。「咸物非汝」：你說這些個東西，所有所有這些東西，倒是是物象啊？還是你的見性呢？你講啊！你說啊！

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審問的詞，就審問你，問你，快點講啊！怎麼不講呢？有這麼個口氣。是物非汝，你說是物，是不是？佛啊，在這，這叫當頭棒喝！

啊，你說，當面審問，像個法官似的，法官來判案，你快說，你偷了沒偷？若偷了，快點承認；沒有偷啊，沒有偷，也說出個理由來。Okay！

阿難！是諸近遠諸有物性，雖復差殊，同汝見精，清淨所矚。則諸物類，自有差別，見性無殊，此精妙明，誠汝見性。

釋迦牟尼佛前邊說了許多的道理，問阿難，你看這些個東西，哪個是你的見精？你找一找。現在呀，是分別這個見精，和物象。因為阿難呢，他啊，分別不出啊，這個物，和見呢，他說物、見是混合了，混合到一起了，也不知道哪個是物？哪個是見？所以呀，佛就設出來這個問答呀，顯明了這個見的性。這一段呢，就直指這個見性了，直指見性啊，告訴他。

阿難！「是諸近遠」：這個所有的這個東西，近的，啊，在你身邊；遠的，到日月宮；乃至須彌山、七金山，到這麼遠的地方。「諸有物性啊」：所有的這一切物象啊，這一切的東西，一切的物品，的體性。

「雖復差殊啊」：雖然呢，各有不同。復啊，就是啊，所有的都不同的。啊，風是風，是塵是塵，鳥是鳥，雲是雲，樹木是樹木，山川是山川，草芥是草芥，人畜是人畜，各有不同，這叫雖復差殊。

這個差(𠂔)，凡是有這個差字，都應該讀差(𠂔)，差殊。所以你們學中文的人呢，在這個地方啊，這是一種啊，很要緊的學問。你們若能明白，啊，這個差，有這個差字啊，應該讀差(𠂔)，這是在中文上啊，一般的中文普普通通的有，就是讀過幾天書的，讀過十年、八年書，他都不懂這個的。懂這種字義的，最少啊，要有十五年以上的功夫，才啊，能把這個學問都明白。

那麼說我讀了多少年書呢？我啊，老實告訴你們，我讀兩年半書，比你們讀的都時間少。那麼你為什麼懂呢？我也不知我為什麼懂？你不要，我現在就懂了，你不要問我為什麼懂？總而言之，我是懂，是吧！

哎，「同汝見精啊」：這種的種種的分別呀，和你這個見精，「清淨所矚」：你這個見，看見的，清淨所矚，清淨啊，那麼你看見的；所矚，就是看見的。「則諸物類」：你這個見精所接觸的這一切物類，「自有差別呀」：也自然呢，有不同的，自有差別，不同的。

「見性無殊」：可是你能看見這個物像，能看見東西，能看見物質的這個見性，有什麼分別？你看見張三也是見，看見李四也是這個見，你看見，啊，一個王八蛋也是個見，這不是罵人呢，這是比方啊，哈哈，所以呀，你說，

都是一樣的見，沒有分別的。

啊，你看見一個貓也是個見，你看見人也是個見；啊，甚至於你看見一切一切，都是這個見，這個見變了、沒變？有沒有分別？你看見這個見有沒有分別？問阿難呢，這是。我不是問你們，問阿難呢！這是釋迦牟尼佛就這樣問阿難，你說它有沒有分別？問阿難。

阿難沒有話講，那個時候張口結舌，張開口上，可是舌頭說不出話了；結舌，怎麼叫結舌？好像這個舌頭啊，被這個繩綁住了似的，這叫張口結舌。口張開了，舌頭不能說話了，但是也不是啞巴。你這個地方要注意的，如果啞巴，當然他不會說話了，這阿難也不是個啞巴；啞巴他會，哦…！還會這麼樣叫一叫呢，阿難呢，也不會叫了，無殊，見性無殊。

「此精妙明啊，誠汝見性」：這一種啊，最精微、最微妙而最光明的東西是什麼？是什麼？講啊！阿難還是沒有聲出，還是沒有聲出。在這個地方，你可以呀，你這麼想一想啊，佛當初啊，在這個地方一定是很多問阿難就這麼問：你說這是什麼？阿難還沒有聲出，還是張口結舌，啊，張口結舌！

「誠汝見性」：阿難沒有話講了，佛是大慈大悲的，一看把這個徒弟給難住了，沒有話可講了，釋迦牟尼佛就說了，說我告訴你，誠汝見精啊，這就是你那個見精嘛！知道嗎？現在明白了嗎？有這樣的口氣。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

你看這個文說的，啊，真的很妙！真是好！「若見是物」：你以前你說這個見，和物體是相雜的，分別不清楚，你認為這個見，就是物了。阿難，你說這個見呢，就是物，沒有什麼分別。

我現在我問你，你說這個見是物，那麼現在，「則汝亦可見吾之見」：那麼見，既然是物了；你可以看見我這個見，是什麼樣子的；我也可以看見你那個見，是什麼樣子的；你看見了沒有？

你看見我這個見，是什麼樣子；我看見東西這個，不是說看見這個什麼；就是我看見東西這個見，是什麼樣子的？是個白色的，是個黑色的，是個黃色的，是個紅色的，什麼顏色？阿難這個時候啊，大約又是張口結舌，又是說不出話。

你說它是個什麼顏色？那麼它是個長的，是短的，是個方的，是個圓的這個

見？能看見東西這個見，是個什麼樣子的？問阿難。你如果若說它是一個，若見是物，這個見若是一個物質的話，物質一定都要有形像的，它是個什麼形象呢？就是方才我說，是個青黃赤白黑，什麼顏色？是個長短方圓，啊，高低呀，究竟是個什麼形象？

你看這個山，有山的形象；樹，有樹的形象；這個川，河川，有河川的形象；那麼究竟你這個見，是個什麼樣子的？你看見過了沒有？這問阿難。

啊，所以，若同見者，名為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哎，這個經，真是難講，不容易講，啊，來回來回呀，這個表露這個道理；你如果頭腦不清楚的，不要說你講啊，你一看這個文呢，都把你看糊塗！看的，覺得，說什麼？這是什麼？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若同見者」：假設你說呀，你能看見我這個見，你可以看見我這個見，你就這樣講，「名為見吾」：你說呀，你也看見了，我也看見了，這個就算看見我了，是不是啊？你的意思？

這個阿難沒有開口啊，這是佛呀，這麼樣子來，佛這麼樣啊，猜想啊，說你，啊，你一定你心裏講啊，說是，我看見這個東西，你也看見這個東西了，大家都見呢，這是看見，你也看見我這個見了；好，你這樣講，啊，名為見吾。

「吾不見時」：我呀，沒有看見這個東西的時候，「何不見吾」：你看這個東西，我沒有看，那麼你怎麼就看不見我沒有看呢？你看見這個東西，我沒有看見，那麼你應該也知道我沒有看見，你怎麼看不見我這個沒有看見的呢？何不見吾？

吾不見時，我不見那個時候，你何不見吾，「不見之處」：你怎麼看不見我這個，沒有看見，沒有看見那個見呢？我沒有看那個見，你怎麼看不見呢？

譬如一樣東西，你看這個東西呢，

我可是睜著眼睛，

但是我沒有看這個東西，

你應該呀，看見我沒有看，

但是你不知道的，

你看不見我有沒有看，

有沒有看見呢，這個見，你看不見的，

這個是，還是問阿難。

你說這個道理就這樣子，你說這個物是個見，那麼你也看見這個東西，我也看見這個東西，這個，你就說是看見我這個見了。

那麼我沒有看，你也應該看見我沒有看這個見，

你能看見嗎？你看得見嗎？沒有看見。

那你沒有看見，你還是沒有看見嘛！

你沒有看見我這個見。

這是啊，舉出來一種的比喻。這個地方啊，是不是好像很不容易把它表示出來。不過你要是明白這個理了呢，也就很容易懂的；若沒有明白這個理呀，講來講去就把人講糊塗了；講的，啊，到底是什麼？說的什麼？怎麼這麼多見？見的什麼見？

所以呢，這個《楞嚴經》啊，啊，我最歡喜這個《楞嚴經》，啊，它說的這個理論呢，說的太妙！比那個妙高山還妙！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這一段經文是很容易講的，前面那一段很不容易講的，這一段很容易講的。你要是啊，明白前那一段，這一段呢，我就這麼一念呢，你就會明白了，不要講了。所以我說要罷工了，因為它太容易，不必講你也可以懂。

那麼現在呀，又有一個人呢，聽說我不講，他懂了，他說，哦，我還沒懂呢？你倒是講一講好吧！所以呢，我現在就再講一講，暫時先不罷工。

「若見不見」：你要是見到我這個不見的地方，「自然非彼不見之相」：你能以看的見，我這個不看見的；這個你說是啊，你看見了；你看見我沒有看

見的。這個不是你所看不見的那個相，這個談不到，你這是談不到你見到我沒有看見那個像，談不到的。

「若不見吾不見之地」：你要是看不見我，不見，那個地方，不見，那種的相。「自然非物啊」：這個見呢，就不是個物了。

你以前，你總懷疑，說這個見，和物體，夾雜到一起分別不清楚，現在你明白了吧！現在呀，我告訴你，你看不見，我看見那個地方，你看不見，你不知道，我看了沒看你不知道？

因為什麼呢？我這個見沒有形象。也不是青黃赤白黑，也不是長短方圓，什麼都不是，所以你看不見的。那麼你看不見，自然就不是物了，這不是個東西。

說：你不是東西，你真不是東西！不是東西呀，那還是好東西呀！那就是那個見性，見性就不是東西，我告訴你。

中國人罵人說，哎！你這個人不是東西，你這個不是東西！其實這裏頭就包藏著很妙的意思，但是一般人呢，他只知道說，而不明白這個意思。不是東西，就是個見精嘛！這個《楞嚴經》，因為什麼他不懂的這個微妙的意思，說不是東西，他也不明白這個意思？就因為他不懂《楞嚴經》；若懂《楞嚴經》，他就知道，哦，這不是個東西，真正啊，就是我們自己的這個見性囉！

「自然非物」，這個也和前邊那個說，「諸可還者，自然非汝」，能給人家的東西，就不是你的；「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你沒有法子給人家的這個東西，不是你的，是誰的？這個地方啊，這一句經文呢，和前邊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說啊，你能看見的東西，當然是物了；你看不見的東西，你看不見，那麼自然就不是物了，不是一種物像了。那麼現在你看不見的那個見，你又不能把它和其它的物象去歸夥去；歸夥，就是合夥，合到一起；合到一起叫什麼？stick，不能和旁人呢，去合到一起，黏到一起。你這個見呢，和那個物啊，根本就是貼不上了，不能啊，和這個物在一起的。

所以你說，它既然不能和物在一起，那麼這是誰的？和誰在一起？你想一想看！想一想看，這就是啊，要你參一參。參禪的人呢，講，你參這話頭，這也就是話頭，你參一參！

你看這不是物像，那麼你說它是誰？你說是誰？說：念佛是誰？也就是參這個嘛！也就是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你若明白這個見，喔，這個見，原來是不去不來的，原來是不生不滅的，原來是啊，啊，圓融無礙的。你明白這個道理了，那你就知道你自己呀，這個見性，真正是你的，所以他說，非汝而誰，不是你的，是誰的？

「云何非汝」：你怎麼說它不是你的？你怎麼又說它和這個物去夾雜到一起了，分不清了？現在你明白了嗎？現在應該明白了，我給你講這麼多道理，你再若不明白啊，那你真是一個糊塗蟲！糊塗蟲，這個蟲就是，英文叫什麼？worm，是一個糊塗的蟲子。

023. 卷二

又則汝今見物之時，汝既見物，物亦見汝，體性紛雜，則汝與我，並諸世間，不成安立。

釋迦牟尼佛，說是啊，你既然看不見我這個見，那麼見既然沒有形像可見，那麼究竟有沒有見呢？這個見還是有的。可是有的，它又沒有一個體相，沒有一個形體，也沒有地方可還，你說你怎麼不敢承認這是你自己的呢？

假如你再說，你又執著，你說，「又則汝今見物之時」：你現在看見那個東西的時候，「汝既見物」：你能看見物了；你若說你這個見，一定是物，啊，「物亦見汝啊」：這個物啊，你既然說這個見，是個物，那麼你能看見物。

物，既然能看見物；那麼物，也能看見你這個見；物啊，因為你這個見是個物了嘛！你說你這個見是個物，那能看見這個物。這個物，既然你這個見是個物了，那麼其它的物也就有見；它那個物啊，也應該看見你這個見，這是說，物亦見汝。

「體性紛雜呀」：那麼你也看見物了，物也看見你了，究竟是誰看見誰？

你說了！

哪一個看見哪一個？

啊，說啊，或者阿難這樣說，說這個就好像啊，兩個人似的，那麼你也看見我，我也看見你了。那麼人和人是你看見我，我也知道；我看見你，你也知道。可是那個物，看見你的時候，那個物知道不知道呢？

你這個見的物，看見其它那個的物，你其它的物，它是知道不知道呢？

那麼這個地方啊，如果你這個見，這個物，也可以看見那個物品的物，這體性紛雜呀，這種的你說，到底是誰看見誰了？究竟是誰看見誰了？

根本就分別不清楚了嘛！所以這叫物體紛雜呀！啊，就亂了，根本就亂了，啊，你說誰看見誰啊？你也能看見，它也能看見，這個物品也能看見你，你也能看見這個物品，並且你認為你這個見就是個物了，這互相都可以看的見，所以這叫體性紛雜，這就搞亂了嘛！這亂搞一通了嘛！

「而汝與我呀」：那麼既然你這個見物，也可以看見那個物品的物。可是現在呀，就甚至於啊，連你，和我的身體，「並諸世間」：和這個所有世間呢，這個有情世間和器世間。

什麼叫**有情世間**呢？就我們這個一切的人類呀，這叫有情世間。

器世間，器世間呢，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器世間。（器呀，就是那個兩個口字，底下搞個犬字，再加兩個口字，那個器皿的器，說你這個人成器不成器，那個器）；這叫器世間。

又者，我們這個人呢，這叫正報，所有的這個有情的，這叫正報。跟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依報。怎麼叫正報呢？正報啊，（就是正當的那個正，不偏，正正當當那個正），這叫正報。因為一切的眾生，這個身體都叫正報，正當受報的時候。你等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依報。（依呀，就是依靠的那個依；報啊，就是因果報應那個報）。

所以你要是你看見這個見，你是個物，和這個所有世間呢，「不成安立」：都互相不能相容了，也都亂了，都亂了，不會啊，安立；不成安立，也就不成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一切一切也都不成世界

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性周徧，非汝而誰？

釋迦牟尼佛又叫一聲阿難，說阿難呢！你現在明白了嗎？我講這麼多的道理，你還迷迷糊糊的，沒有清楚。「若汝見時啊」：假設你看見的時候，「是汝非我」：你看見的見呢，就是你的見，而不是我的見。

「見性周徧」：那麼這個見性，你也有見性，我也有見性，任何人都有見性。

這個見性啊，是周徧的，在佛的份上，這個見性也是有這麼多多；在眾生的份上，這個見性也是有這麼多多。

所謂：「**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在聖人的這個地位上，也沒有增加一點點；在凡夫這個地位上，也沒有減少了一點點，都是這麼多。你有你的見，我有我的見，各有各的見。這個見，也沒有多一點，也沒有少一點，各人都正夠用，也不會不夠用，妙的地方就在這，每一個人呢，都有他的見，見精。

你說既然這樣周徧，那麼你不要這個見，你想要給誰呀？你不敢承認這個見，那這是誰的呢？「非汝而誰」：不是你的，你說！是誰的？啊？這時候阿難呢，又是沒話講，張口結舌。

云何自疑汝之真性，性汝不真，取我求實？

「云何」：啊，你怎麼樣，為什麼你要自己疑惑你自己這個東西？啊，你自己這個東西，你不承認，你生了一種懷疑。懷疑什麼呢？你懷疑這個見，不是你自己的。「汝之真性啊」：你那種啊，真實不虛的那個見性啊，「性汝不真」：那種的真性，真性啊，就是啊，沒有一點假，這叫真性。

性汝不真，你自己呀，認為你這個見性不真，你有所懷疑，你自己呀，認為你這個見性，你這個見性如果要不是真的話？啊，你懷疑你這個見性不真，「取我求實」：你呀，向我來要求，叫我給你證明，你這個見性，是不是你的。你這種思想啊，越跑越遠，真是迂道而行啊！啊，你真是啊，太可憐了！

佛這時候，佛也沒有辦法他，好像我的弟子不聽話，我也沒有辦法。啊，這個時候佛講這麼多道理，阿難也不聽，簡直的盡是啊，往遠了跑，越給他講，他越不明白，所以佛也沒有辦法了，這時候，啊，就等著阿難的回答呢！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性必我非餘，我與如來，觀四天王勝藏寶殿，居日月宮，此見周圓，徧娑婆國；退歸精舍，祇見伽藍清心戶堂，但瞻簷廡(一弓ノ又ノ)。

阿難又對佛講了，說世尊呢！啊，「若此見性」：假設這個能看見這個見性，「必我非餘」：一定是我的，你一定說啊，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不是其它的物。這個非餘呀，也就是啊，不是其它的物品，不是其它的東西。

「我與如來呀」：現在我，和如來你，「觀四天王啊」：我們，啊，世尊以這個神通的力，帶著我，看見這四天王「勝藏寶殿」：勝，就是啊，特別的

妙好，特別殊勝，啊，非常的妙好！藏，藏啊，用這個特別的寶啊，非常的那個有價值這個寶啊，造的這個寶殿。

「居日月宮」：又到這個日宮，和月宮那個裏邊。「此見周圓呢」：這個見呢，那時候看的可就遠囉！看的可就啊，寬囉！啊，什麼地方都看見了。周圓，沒有一個地方看不見的，所以這個見呢，證明是周圓的。

「徧娑婆國」：這個地方啊，有的說，這個娑婆國和前邊那個閻浮提調換，其實不換也是一樣的，這個不關重要，就是我們人呢，在這個地方你明白這個道理就得了。他換，為什麼要換呢？說這個娑婆國，這僅僅就是我們這個世界；跟閻浮提呢，就是很多世界了。

那麼你拿這個娑婆國當很多世界，也都可以嘛！你何必換它呢？所以呀，我現在講這個經啊，決定是不換，決定是啊，不調換的。這個娑婆，娑婆國也啊，徧娑婆國，也都看的見，所有地方都看的見。

可是啊，我「退歸精舍」：現在呀，從這個四王天、日月宮、娑婆世界呀，回來了。退回來到什麼地方呢？到這個祇桓精舍，到祇桓精舍裏邊來了。「祇見伽藍呢」：我只見呢，這個伽藍呢，就是這個有伽藍，伽藍是護法神呢，護法，好像關帝公，這個長鬍子的，紅臉的，這他就是伽藍，就叫伽藍。說是有護法的地方，就叫伽藍。我看見呢，啊，這有護法，有伽藍菩薩在這。

「清心戶堂啊」：啊，我又到這個精舍裏邊。這個清心，這個心呢，不是說人人的心，就是那個精舍裏邊的，就是說的那個精舍，就是這個房子裏邊，那個中間呢，它叫心。清心戶堂，到這戶堂。

啊，我到這個房子裏邊呢，我「但瞻簷廡啊」：我所看見的，啊，就是前邊這房簷的，就這麼多多。那麼我到天上去，我就看見那麼多；到這個房裏邊了，我就看見那麼少；究竟我這個見，怎麼就會小了呢？外邊怎麼我就看不見了呢？啊，他又有了理由來辯論了，又和這個佛，他來辯論，看看他這個理由。這後邊說的更妙了！

世尊！此見如是，其體本來周徧一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當牆宇，夾令斷絕？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願垂弘慈，為我敷演。

啊，你說，收了這麼個徒弟多麻煩！多頭痛！這佛啊，有這麼個徒弟，你說，問長問短，問大問小，問方問圓，啊，問這個見，啊，怎麼他在那看見那麼多，現在在房裏看見那麼少，是不是這個牆把這個見夾斷了呢？

你看，「世尊」：阿難呢，又稱了一聲世尊，說，「此見如是」：這個見呢，你說像這個樣子，我在那個天上看的就多，到我這房裏看的就少，此見如是啊，就是像這個樣子。

「其體本來周徧一界」：這個見的體呀，本來周徧這一界，就是一個虛空啊，世界。「今在室中，唯滿一室」：我在這個室外邊，它就周徧這一個世界；我現在到這房子裏邊，我這個見，只能啊，把這房子裏頭看滿了。唯滿一室，就是在這個房子裏邊。

啊，「為復此見，縮大為小」：為復啊，是不是這個見呢，由大的，而縮成小的了；由這個世界上，縮到這個房裏頭來，那麼究竟怎麼樣縮的呢？我也不了解這個道理？縮啊，就是收縮；這個縮，收縮了。縮大為小，就把這個大的東西，啊，縮成小的。

那麼大的東西怎麼樣縮小的？啊，好像那個氣球；氣球那裏頭有氣，它很大的；啊，把那個氣放了，它就小了，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是不是像這個氣球似的這個見？

啊，他把這個見又弄成一個東西了，他總想，啊，這個見是一個東西，我總想方法呀，用一個比喻啊，總要我和這佛辯論呢，一定我要把佛勝了他。你那個理由啊，我想辦法叫你理由不成立，我總要找一個方法來，我講這個道理是對的，你給我印證。

阿難的心理是這樣，啊，怎麼我說什麼，你都說不對，我一定要找一個對的給你看看。阿難這時候大約也我見，那種「我」，啊，很厲害的：怎麼我說的，你都說不對？於是乎阿，他又說縮大為小，是不是把它由大縮成小了呢？

「為當牆宇，夾令斷絕」：啊，或者是啊，由這個牆宇啊，隔斷了，把它夾令斷絕。這個夾，啊，好像這個兩個東西這麼一夾，就夾扁變了，這叫夾。這個因為我在外邊進到這個房裏邊來呀，被這個牆宇啊，把我這個見給夾斷了。要不然呢，我以前那麼大，現在怎麼這麼小了？現在怎麼就這一個房子這麼多？

講到這，我給你們講一個笑話。什麼笑話呢？在中國，中國的人教學生，這個學生啊，是一個開蒙的學生。怎麼叫開蒙的呢？就是頭一天讀書。啊，他的父親、母親呢，非常有錢，很有錢、很有錢，就請了一個專門有學問的這個professor、教授，來教他這個學生。

那麼這個有錢的人呢，對這個教授就說了，說：你呀，不要太嚴了，你只要啊，把我這個小孩子一天教他認識一個字，我就給你多少錢都可以，你要多少錢，我給你多少錢。甚至於你教他，就教他認識一個字，就可以。這個教授說那容易，好了就教這個學生。這個學生呢，很笨的，就專門教這個「一」字，這個一橫的一，左寫一個，說，你看著，就這麼，這是一橫，這就叫一，你記清楚了。啊，教了幾天，他才不忘，不忘了，就記得這個「一」字了。

那麼這個東家，東家，就是這個有錢的人呢，有錢的這個主人呢，有一天就請這個教授喝酒、吃飯。吃完飯，就帶他這個小孩子到花園裏去看花；看花，這個教授啊，就覺得很自滿的，說，哈，你這小孩子都很聰明，我教他，你說他很笨，我教他，他都認字，他都可以認字。這個東主，就是這個主人呢，很高興的，說他認識什麼字？你考一考他看看？這個教授啊，就在這個地下，花園地下，用這個腳，這麼一畫這個土，畫出來一個大的「一」字來，就問這個小孩子，問這個學生，說這是個什麼？

小孩子看了半天，這頭看到那頭，那頭看到這頭，說我不認得？這個教授說：我天天教你，這不是個「一」字嗎！你說這個小孩怎麼樣講這個學生？說你教我那個一沒有這麼大嘛！不是這麼大嘛！

啊，這個阿難也就和這個小孩一個樣，說我在外邊看見那麼大個見，怎麼我到房裏看見這麼小個見呢？這奇怪了！是不是這個牆把我這個見給我夾斷了呢？夾令斷絕。

「我今不知斯義所在呀」：我現在不明白了，啊，越講越糊塗，我啊，我這怎麼鬧的，啊，這個見究竟怎麼會大、會小的？啊，我也沒有縮它，它怎麼就會小呢？它若可以縮小，是要有一個人來縮它，它可以小啊，現在又沒有縮，它也小了，是不是這個牆把我這個見給我夾斷了呢？

我不明白這個道理？啊，我今不知斯義所在？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啊？啊，求佛慈悲啊，「願垂弘慈啊」：世尊你呀，大發慈悲，解除我這個疑惑了！啊，解除我的疑惑，「為我敷演」：為我呀，敷，就是分布；分布啊，把這個道理呀，分析清楚了，這叫敷演，分析清楚了。

就是我現在不明白呀，請佛你呀，用這個你的大慈悲，弘慈，就是大慈悲心；大慈悲心呢，幫我講一講，啊，指示指示我。阿難呢！比我都糊塗，我現在都懂這個道理，阿難當時都不懂，你說是不是比我糊塗？

佛告阿難：一切世間，大小內外，諸所事業，各屬前塵，不應說言，見有舒縮。

阿難在前邊呢，說是他對這個見，忽然間就大了，忽然間就小了。忽然間，就是啊，啊，有一個時候它大了，有一個時候它就小了，這什麼道理呢？是不是，啊，它會伸縮呢？可以由大縮而為小；或者是這個牆夾著它斷了呢？我怎麼在外邊看見那麼多地方，在房裏邊就看見這麼小的地方，我對於這個道理呀，是實實在在不明白？我願意佛啊，大發慈悲，來呀，開示我，來呀，教導我。

「佛告阿難」：釋迦牟尼佛啊，就告訴阿難，說是啊，「一切世間」：這所有的世間呢，就是有情世間，和這個器世間，這一切世間，「大小內外」：或者大，或者小，或者是內，或者外。「諸所事業」：這**事業**，就指的上邊大、小、內、外，這種種的形像而說的，叫事業，諸所事業。

「各屬前塵呢」：這都是眼前邊呢，一種塵相；都是啊，各屬，都是啊，屬於眼前這種塵相。「不應說言呢，見有舒縮」：你不應該說，這樣說，什麼說呢？說這個見，有舒；舒，就伸開了；縮，縮就縮小了，你不應該這樣說法。

譬如方器，中見方空，吾復問汝：此方器中，所見方空，為復定方？為不定方？

為什麼我說你不應該說這個見有伸縮性呢？有伸開，舒伸開，和這個縮回來？「譬如方器」：我說一個比方，有個四方的一個器皿；這個器呀，就是一個四方的，或者箱子啊，或者一個什麼東西，就叫器皿、器具。「中見方空」：因為這個箱子是四方的，所以呀，這個箱子裏邊也就有四方的空，這空也就變成四方的了。

「吾復問汝啊」：我現在再問問你，「此方器中啊」：這個方的東西裏邊，這個方的器皿裏邊，「所見方空」：所看見這個空，這個是四方的空，四方的這個空的位子。「為復定方」：是有一定的，是四方的嗎？「為不定方」：可、是這個四方的空是不一定呢？

這個就是說，你若說見有伸縮性，有大有小，那麼現在我用一個四方的器皿來做比喻，這四方的器皿裏邊的空就是四方的，那麼你說這個四方器裏邊的空，是不是四方的呢？這空的性，是不是就變成四方的呢？

如果是四方的話，那麼等把這個器皿拿開的話，這個四方的空，和這一般的空，就不能合到一起了。所以說，為復定方，為不定方？你說它是一定四方，這個空啊，一定是四方的嗎？是、不是四方的？如果要不是四方的，它是普遍的，這和你這個見是一樣的嘛！你為什麼懷疑它有大有小，又有伸縮性呢？

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

「若定方者」：假設這個四方的空，要是有一定的話。「別安圓器」：再換一個，別安，再換一個圓圓的箱子，圓圓的器皿，圓的。「空應不圓」：你若說是這個空啊，是四方的，那麼換一個圓的器裏邊呢，一個圓圓的東西裏邊，這個空啊，就不應該再圓，應該還是四方的，空應不圓，空應該啊，不圓的，它還是四方的。

「若不定者」：假設你要說啊，這個空的位置啊，沒有一定的，不是一定的方。「在方器中，應無方空」：你若說它不是一定四方的，那麼在四方的器皿裏頭，這個空的位置，怎麼它也變成了四方的呢？啊，你說這是什麼道理呢？問阿難，啊，你說這個空到底是四方的，是圓的呢？

這個空呢，就比方這個見，你說這個見可以伸縮，可以有大有小，那麼這虛空，你說是四方的呢？是圓的呢？他不說大小，他就說是方的、是圓的，這樣來問阿難。你看這個問題呀，越來越不能解答；越來越不能解答，那個阿難呢，嗯，越問越糊塗。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義性如是，云何為在？

「汝言不知斯義所在」：你呀，阿難，你說啊，你不知道這個道理，不明白這個道理，你對於這個道理有所懷疑的，不知道這個見到底在什麼地方？它怎麼又能縮大為小？怎麼又能隔著牆又沒有見了，這個見是不是被牆夾斷了？你不懂得這個道理，啊，你不知道這個道理在什麼地方？

「義性如是啊」：這個道理呀，你說那個見，和這空是一樣的，你說這空究竟是方的、是圓的呢？前邊你說一定是方的，那麼放到圓的器裏，它就應該不圓；你若說是圓的，它放到四方的器裏邊，又不應該是四方的；究竟你說這個虛空是個方的？是個圓的？

啊，這個道理你不懂，我現在所說這空的意思啊，這個義性啊，這種的道理呀，就像這樣子的。你所說那個見的那個義性啊，那個道理也就像這空一樣，你說它究竟是縮大為小啊？還是隔著牆，被牆夾斷了呢？這個道理已經講得

很清楚了。

「云何為在」：現在你懂得這空的道理了，你怎麼可以問，說是這個見在什麼地方呢？見是徧一切處的，你怎麼可以立論呢，你這麼立一個言說，說它在什麼地方？問我這個見在什麼地方呢？

阿難！若復欲令入無方圓，但除器方，空體無方，不應說言：更除虛空，方相所在。

為什麼道理呢？阿難呢！「若復」：假設你若再想欲令啊，「入無方圓」：你呀，令這個虛空啊，到這個方器裏頭，和圓器裏頭，沒有方、圓，不隨這個方、圓的器。「但除器方」：你把那個器呀，這個器皿除去了，「空體無方啊」：這虛空的體性啊，它是沒有一個四方的，和不四方的；啊，或者是圓的，或者是方的，虛空的體性沒有方、圓的。

「不應說言」：所以呀，阿難！你不要亂講話的，你不要亂講話，不應說言，你不應該這樣講。怎麼樣講呢？「更除虛空，方相所在」：你不能說是啊，我在這個虛空裏呀，除去，啊，我在這個虛空裏，把這個方的這種形像除去，除出去。根本虛空就沒有方，也沒有圓嘛！方圓是隨著那個器而有的；但是隨那個器而有的，這個器外邊的虛空，也並不是和器裏邊的虛空是斷了，它還是啊，接連著。

所以呀，你看著因為有個器在這啊，擋著，在這隔著，在這障礙著，啊，你覺得這個器裏邊這個虛空是方的、是圓的。實際上這個虛空怎麼會有方、有圓呢？也就是你那個見，怎麼又會有縮大為小，牆宇夾斷呢？這個牆把它夾斷了呢？沒有這個道理，你怎麼立這一種的言說呢！不應該這麼講嘛！這是呵斥阿難！

若如汝問，入室之時，縮見令小；仰觀日時，汝豈挽見，齊於日面？若築牆宇，能夾見斷，穿為小竇，寧無續跡？是義不然。

「若如汝問」：假設像你所問的這個道理，「入室之時」：進到這個房子裏邊，「縮見令小」：把這個見呢，看見，這個見性啊，收縮回來。啊，收縮，就好像有那個相機似的，那麼一撐，撐開了；那麼一放，它收縮回來，這叫收縮。你能把你看見這個見呢，由大把它收縮回來，變成小的了，縮見為小，叫它小。

「仰觀日時」：那麼仰起來面，仰觀，看太陽的時候，這麼一仰面，就看見

太陽了。看見太陽，那麼你這個見可以把它縮小了，現在你仰面看見太陽這個時候，啊，「汝豈挽見」：你是不是，挽，就是用手來提，來拿著你這個見，用手拿著你見，送到太陽那個地方去呢？汝豈挽見呢，就是汝豈挽見，你豈是啊，用手拿著你這個見，到太陽那個地方去嗎？

「齊於日面呢」：齊到啊，和太陽那個日面呢，就是啊，你看見太陽，這就叫日面，並不是說那個日頭啊，有個面，就是到太陽那，就說是面。「若築牆宇啊」：要是造房子，假設呀，要是造房子，「能夾見斷」：這個造房子的時候，能把這個見呢，看見這個見，夾斷了它。

啊，「穿為小竇」：那麼既然能夾斷，又可以能把它續起來；穿為小竇，穿呢，就穿鑿，把這個牆啊，穿出來一個小竇；小竇，就是小窟窿、小洞，從裏邊這穿到外邊去，可以看見，通了它。那麼把這個小竇啊，通了的時候，你怎麼樣接上你這個見呢？

啊，「寧無續跡」：你這個譬如我們這個繩，有一條繩啊，要是斷了；斷了，你再接的時候，那個地方要打一個結，中國人叫疙瘩，要有一個疙瘩，這個繩，這才是啊，把它接上了。

那麼你這個見，和見，已經斷了；斷了，你又把它接到一起，怎麼一點形跡都沒有呢？接，那個續跡啊，把它接上那個形跡沒有了，「**秋雪寧無續跡**」，如果它已經斷了，你再把它接到一起，一定會有一個形像的。「是義不然呢」：所以你所說這個道理呀，完全完全是不對的，這個完全是錯誤的。

一切眾生啊，從無始來，迷己為物，失於本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啊。

「一切眾生」：這所有一切的眾生，胎卵溼化、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這一切的眾生啊。「從無始來」：從無始啊，那個時候來，「迷己為物」：把自己呀，迷住了。迷，怎麼迷住了呢？以為啊，自己就是物；不知道那個物，**本來是在自己真心裏邊的東西**。他以為自己呀，去隨物轉了，而不能轉物；不能轉物，迷己為物。

「失於本心呢」：把這個本心呢，也就本來不是丟了，它就像丟了似的，已經好像丟了似的，不知道自己還有個本心。「為物所轉」：這個本來這個常住真心呢，被物所轉了。「故於是中」：所以呀，你在這個裏邊呢，「觀大觀小」：你看，就說這個見是大了；又說這個見是小了，你這真是顛倒到極點了！阿難呢！你太可憐了！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什麼叫「若能轉物」：若，是假設；能，是能夠；轉，是轉動；物，是一切的境界，一切的外邊物像。「即同如來」：就和同如來呀，就和如來是一樣的。怎麼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呢？因為我們這一切的人呢，都是被物所轉，而沒能啊，轉物。

怎麼叫被物所轉呢？就是見著什麼境界，就著住到什麼境界上，著住上。因為你一著住，就跟著這個物跑了，你這個自性啊，就失去主宰了；跟著外邊呢，跟著外邊這境界跑，follow outside things。

跟著外邊境界一跑，越跑就越遠，越遠就越跑；啊，好像啊，那一個迷路的人，找不著路，越找不著路，他越著急；越著急，他就越走；越走啊，就越走到這個錯的路上去。這跟著物轉呢，也就是這樣的道理，這叫啊，被物所轉。

你若能轉物，怎麼叫轉物呢？不跟著物跑，而叫物啊，來跟著你跑。物怎麼會跑呢？這個物是個死物啊，它怎麼會跟著你跑呢？啊，活物可以跟著跑，我們人為什麼跟著物跑，因為會動、會跑。物啊，它自己不會跑，怎麼會跟著我們跑呢？

啊，你不要啊，太追究這個，太死板了，怎麼叫太死板了呢？所謂物轉，轉物，你不跟著物跑，物就隨你轉了。物隨你轉，你就啊，明白你自己的真心；這一切的外境啊，都是唯心所現，都是你自己心裏所現出來的這一種東西。

既然是在你自己心裏，你為什麼要跟它去跑呢？不要跟它去跑。這個物和你呀，本來也沒有什麼離開的，你若明白一切唯心造，唯心所現這種境界，那就是轉物了。

就是啊，這個為物轉，就是背覺合塵，這叫為物轉。(背呀，就是違背這個背)；背棄了，(這個背呀，脊背的背；東西南北的北字啊，底下加一個月字，脊背的背)；背覺合塵，這就叫啊，為物所轉，背覺了，違背這個覺悟的道理了，這叫違背這個覺悟的道理；和這個塵呢，和這個外邊物啊，去合夥了，合股，也可以說合股。背覺合塵，就是和這一切物啊，去合股了。

合股啊，就好像做買賣，做生意，說是一股一股的，這買股票，stock股票，你懂股票嗎？買股票、賣股票，買stock，紐約市場很多賣股票的，股票，譬

如有鋼鐵的股票啊，電燈股票，很多種股票，股票你聽不懂？聽的懂。這股票就是大家合作合到一起的，合股；合股啊，就是你也去參加一份，譬如你做生意，你一個人沒有這麼多錢，說，啊，我也幫你，兩個一起做了！

你背覺合塵呢，就好像去和那個物像啊，去合作了，合到一起，這就叫啊，為物所轉。你若轉物呢，就是背塵合覺，和這物像啊，違背這個物像，物，就是現在看見這個things，物啊，你違背它了；合覺，和這個覺，覺悟這個覺啊，又合股了，合起來，合到一起了。這合，就是合到一起，together。你和那個物離開了，你和這個覺，和這個enlightenment，那麼合起來，所以這就叫背塵合覺。

你這樣子，譬如這反掌之易，(上人以手表示) 這樣子，就是背覺合塵；這麼樣子，這就背塵合覺，只要你翻過來；翻過來，這就叫轉物。你若能以反過來，這就是和如來是一樣的。如來為什麼他成如來呢？也就因為他，他回過頭來了，所謂：明白過來，就是他真明白了，所以就是如來。我們若明白自己的真心，也和如來是一樣，所以說即同如來。

身心圓明，不動道場，

你身和心都圓明了。身心怎麼圓明呢？因為你得到一種覺悟，和如來是一樣的，所以你也就有光明而特別圓滿。「不動道場」：這個時候，你隨處都是道場，隨處也都是法身。什麼叫道場？道，就是修道的這個地方，這叫道場。

好像佛坐在菩提樹下開悟，這就菩提道場，在菩提樹下而修行開悟，這就是道場。我們現在在這個佛教講堂，這就佛教講堂的道場。你要是能轉物了，所以呀，隨處都是法身，隨處都是如如不動，到什麼地方都是沒有困難，在什麼地方都是不動道場。

不動道場，不動，就是有一種定力，這個定力道場。你既然能轉物了，所以呀，你這個定力，為什麼會轉物？就因為有定力。有什麼定力？有這個楞嚴的定力，這個楞嚴大定，不動道場，在這個隨處都是道場，隨處都是法身。

於一毛端，徧能含受，十方國土。

十方國土，讀國土(ㄉㄨㄛˋ)，十方國土。「於一毛端」：就在這個一個，不是頭毛啊，就這一條汗毛，這叫汗毛。汗毛的那個端呢，就是那個尖上，汗毛的尖上；啊，汗毛的尖上，你說怎麼樣啊？「徧能」：徧呢，是普徧；能啊，能夠。「含受」：含受啊，含呢，就是包含；受啊，就是在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就在那一根汗毛的那個尖上，尖端。

怎麼樣啊？啊，徧能含受，「十方國土」：這十方國土啊，都是容納到這個一條汗毛的尖上。你看，這個汗毛的地方很小不是嗎？可是啊，這個小的地方就能包藏啊，能包藏十方一切的國土；十方國土在這汗毛啊，頭上，那個端呢，就是那個汗毛的頭上，汗毛的那個尖端，尖，那個最梢上，那個頂上，可以徧含呢，十方國土。

你說，十方國土這個地方多大啊？啊，說，這個道理我不信，啊，我這一個汗毛，不要說十方國土，連一個人呢，這個上邊都沒有地方擺；不要說連一個人呢，就連一個甚至於一個最小的微生物啊，它都禁不住，怎麼能徧含十方的國土呢？

佛法就是這樣的妙！你不懂佛法也就在這個地方啊！這個地方，汗毛尖上雖然小，但是可小中能現大，在這個小的裏邊呢，可以現出十方國土那個境界。

這個境界，你要是開佛眼了，你就看的清清楚楚的，可以有這種神通，有這種的妙用，這叫小中現大。也可以大中現小，所以在後邊呢，那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坐到一粒微塵裏邊呢，去講經說法，轉法輪，教化眾生。

啊，你說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呀，特別微妙！你要啊，學佛法學的時間久了，才能領會到啊，這種的妙義。現在就是講，我講怎麼樣比喻啊，你還是都不能接受這個道理的。所以現在呀，就是在這個字義上講一講，就是啊，在這一個汗毛的頂上，梢上，也可以變現十方的諸佛國土；它地方雖然小，可是能現出來大的境界，就是這麼妙法！為什麼？你同如來嘛！如來就是在這個能在小中現大，現的無量無邊這種的國土。

024. 卷二

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必我妙性，今此妙性，現在我前，見必我真，我今身心，復是何物？而今身心，分別有實，彼見無別，分辨我身。

佛啊，說出這樣的妙理、妙法、妙定！啊，阿難呢，還是沒明白，阿難又對佛講了，阿難白佛言，世尊！「若此見精」：你若說是啊，這個看見的見精，「必我妙性」：這一定就是我的一個妙性，必定啊，是我的妙性。「今此妙性」：我現在這個妙性，「現在我前」：在我的前邊；他又說啊，在他前邊，這個妙性啊，他說他這個心在他前邊。

「見必我真」：那麼我這個見在我前邊呢，它應該看見我的。「我今身心，復是何物」：那麼我這個見看見我，我現在我這個身心又叫個什麼呢？又是個什麼東西？我這個身心，復是何物？這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啊，叫什麼名字呢？「而今身心，分別有實」：而現在我這個身，和這個心，有分別，有實在的東西。「彼見無別」：彼我這個看見呢，看見那個見，它沒有分別的，啊，「分辨我身」：它啊，也不能分辨我這個身體。

若實我心，令我今見，見性實我，而身非我

如果說是啊，這個見性啊，就實實在在是我的心，「令我今見」：它啊，令我看不見這個見，令我自已看不見，令我今見，那麼若實我心，假設要是真是我真實的真心的話，令我今見，它能啊，令我現在看見，看見呢，這個見。

「見性實我」：這個看見，這個見性，才真是我的，我看見了；因為我看見了，我知道它真是我的。現在我沒看見我這個見，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我？「而身非我」：如果這個見能看見我了，見性能看見我；而我這個身體呀，就不是我的，那又變成一個物，變成旁人的。

你說這個阿難講話，講的，啊，講的真是令人不明白？現在這幸是佛啊，這個大智大慧，他這樣問，才有辦法答覆他；如果他問我這樣的道理，我一定不會怎麼樣子答覆他了。那麼下邊呢，佛會又答覆他的。

何殊如來先所難言：物能見我。惟垂大慈，開發未悟。

「何殊」：就是有什麼分別？有什麼分別和世尊你以前來向我問難的這種的說話呢？「物能見我」：說啊，如果這個物，你世尊！曾經說過，見要是物啊，這個物就應該能看見我，這和佛所講的道理，沒有什麼分別啊！現在這個見若在我的前邊，這和佛所說的那個，以前所說那個道理是一樣的！

「惟垂大慈，開發未悟」：我現在啊，哎，就很希望啊，世尊你發大慈悲心，開示開示我這個沒有明白的道理。

佛告阿難：汝今所言，見在汝前，是義非實。

阿難呢，可以說是迷中之迷，為什麼他表現的迷中之迷呢？其實阿難並不迷，不過他示現這種迷的情形，而令一切眾生不迷；也就是他給眾生做一個榜樣，令眾生來看他阿難這樣的迷，以後都能開悟。那

麼我們現在看這個經典的意思，或者有的人比阿難呢，就聰明，所以更不會迷了，所以這是啊，這個意思。

阿難前邊那個經文呢，又說啊，這個見在面前，而和自己的身體沒有什麼關係，於是乎啊，就請佛開示這種的道理。

「佛告阿難呢」：現在釋迦牟尼佛因為阿難他請問，所以就告訴阿難！「汝今所言呢」：你現在所說的這個話呀，什麼話呢？「見在汝前」：你說能看見這個見在你前邊，「是義非實」：這個道理呀，這個義理呀，不實在的，這不是真的！你說這個是完全錯誤而沒有對呀，是不對了！佛啊，當面就斥責他，說你呀，這種的思想是錯了。

若實汝前，汝實見者，則此見精，既有方所，非無指示。

說啊，假設要是真真實實的，這個見呢，是在你前邊。「汝實見者」：你呀，應該看見它，你實實在在應該看見這個見。

那麼現在你沒有看見這個見，你所說的是不對的。

如果是實實在在的你能看見的話，「即此見精啊」：就是這個能見這種的見精，「既有方所呀」：啊，你說在你前邊，這就有方了；你在你前邊，一定還有個地方，這又有了所了；這一定在你前面嘛，這就叫方所。

「非無指示」：可是啊，在你前邊，既然在你前邊，以什麼做為這個見的來表示呢？指示，就是啊，有什麼目標呢？啊，或者有什麼一個記號來表示出來這個見，你知道它在你的前邊呢？

且今與汝，坐祇陀林，徧觀林渠，及與殿堂，上至日月，前對恆河，汝今於我師子座前，舉手指陳是種種相：陰者是林，明者是日，礙者是壁，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樹纖毫，大小雖殊，但可有形，無不指著。

這一段文，啊，就是破阿難的這種的執著。

「且今與汝啊」：且，那麼現在我和你，我啊，就今與汝，就是釋迦牟尼佛和阿難。「坐祇陀林」：坐這個戰勝太子這個林，這個樹林子。「徧觀林渠」：徧呢，周徧；觀，就這麼看看。周徧而觀察這個祇陀林，和這個溝渠。溝渠，溝渠就是有水的地方，是個沿溝；但是也不是海，不是河，不是江，只有少

少的水。「及與殿堂啊」：和這個祇桓精舍這個殿堂，這個殿堂。

「上至日月」：往上看，到這日月宮殿裏邊。「前對恆河」：前面所對著的，就是這個恆河。「汝今於我呀」：你現在對我這個「師子座前」：你現在呀，在我這個師子座前。「舉手指陳呢」：你呀，舉手你指一指。「是種種相啊」：這種種的形像。「陰者是林」：這個有背陰的地方就是樹林子。「明者是日」：有光明的地方，就是太陽照到的，明者是日。

「礙者是壁」：這有障礙的、有阻礙的，擋著不通達的，這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壁，牆壁。「通者是空」：那麼相通的地方呢？這就是空，沒有障礙。「如是乃至草樹」：像這樣子，我所說的這個是個大概；乃至，乃至是超略辭，其中啊，還有好多種東西沒有說出來。草，這個草這麼微細的，樹，「纖毫」：纖，是最微細，纖毫；毫，也是一根毫毛，今天不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嘛，就是這個；纖毫啊，纖是纖塵，一粒微塵，這可以說是纖；毫，那麼一條毫毛，一條毫毛這是言其最少了。

「大小雖殊」：這個形像啊，有大的、有小的、有高的、有低的；形像，大小的形像雖然不一樣；殊，不一樣的。「但可有形」：可是啊，**但自有它的形像的**(各自有它的形像)，啊，「無不指著啊」：這個所有的有形象都可以指出來，指出來它是有一個地方的，有一個著住的這個相。所以呀，你說哪一個是你的見？哪一種東西是你的見？

前邊已經講了好多這個見，阿難不懂得，現在還是講這個見；講來講去啊，**這十番顯見，有十種，有十種的分別顯示啊，這個見，是不生不滅的，無去無來的**。可是阿難呢，當時啊，或者他已經明白了，但是啊，他為眾生而請法，因為眾生啊，還有很多不明白的。這就像啊，唱戲的，一唱一和，和這個釋迦牟尼佛啊，來研究這種見性。

若必其見現在汝前，汝應以手確實指陳，何者是見？阿難當知！若空是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若物是見，既已是見，何者為物？

「若必其見」：假設你要一定說是啊，你這個見，就是個物的話，「現在汝前」：這個見呢，擺在你前邊，現在你前邊，就是放在你前邊，這個見。你說在你前面呢，當然就是好像東西似的，可以擺到那個地方。

那麼你現在說是見在你前邊，「汝應以手」：你現在呀，應該用你的手，「確實指陳呢」：你確確實實的，就是實實在在的，你指明了，你說哪個是個見？在你前面嘛，在你前面，你說你前面哪個是個見？你講啊，講出來了！「何

者是見」：啊，你呀，不妨詳細指出來，哪一種東西是你的見？

快講啊！啊，阿難也不出聲，為什麼呢？他沒有把握，想要再辯別一個理由嘛！現在還沒有想出來呢！他要想出這個理由，才可以開口，因為他沒想出來，所以阿難呢，還是張口結舌，啊，把舌頭啊，結上一個疙瘩，說不出來話了。

「阿難當知啊」：阿難你應該知道了！你應當知道了！你還不明白嗎？啊！真是的！佛現在呀，都著急了，佛本來沒有火的，現在大約都發了火了，哈。

「若空是見」：你應該知道，要是你前邊那個虛空就是你的見，就是你看見這個見。「既已成見，何者是空」：既然這個虛空你認為它就是見了，就不應該有一個虛空的名字，哪個又是空呢？空又跑什麼地方去了？

你既然是你前邊你說這個虛空就是你的見，那麼這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有見，就不應該有空；你見在這個地方，空就應該沒有的；那麼哪一個又是空？你講啊！嗯。

「若物是見」：假設你說我這個見呢，不是虛空，就是這個東西，我前邊呢，所看見這個東西呀，所看見的物質啊，都是我的見。啊，「既已是見呢」：既然它是個見。「何者為物呢」：你說這個物就是你的見，那麼又是什麼是個物呢？物要是你的見，你就不應該有個物的名，就應該說是你的見了。

那麼沒有物的名，究竟物又是個什麼呢？何者是為物呢？哪個又是一個物質呢？你講啊！啊，這真是啊！嗯，來，當面來逼著問。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析出精明淨妙見元，指陳示我，同彼諸物，分明無惑。

「汝可微細，披剝萬象」：你呀，現在你要仔仔細細，你就啊，特別用你那個腦筋來想一想，想一想研究清楚了，你不要糊裡八塗再講糊塗話了，啊，你不要不加思索就答我，就答覆我的問題。你現在應該呀，沈靜你的腦筋，啊，來研究這個問題，來研究這個問題。

披，披呀，就是用刀把它劈開，劈竹鞭，削竹簡，劈開。剝，剝也就是把它好像用刀啊，一點一點把那個皮扒去了，扒皮的樣子，叫扒皮，皮扒。好像這個豬、牛這個皮，給它扒下來，那就叫剝皮，又叫剝，又叫扒皮。萬象，你把這個萬物的這種形象啊，分析一下。

「析出精明」：析，就分析，你把它分析清楚了，分析它那個精妙的，那種

的析出精明啊，那種人人都可以知道的，人人都可以看得見的那種精明。「淨妙見元呢」：這個最清淨，最微妙，能看見這個本來的這個見。「指陳示我」：你告訴我，你指陳，陳呢，就是擺列這個地方，你可以一點一點你告訴我，哪個是你的見？

「同彼諸物」：你這個見呢，哪一個是你的見？哪一個這個物啊，是你的見。「分明無惑」：你能把你這個見，和這個物，分明而指出來說清楚了，一點疑惑沒有，你告訴我，試試看！

阿難言：我今於此重閣講堂，遠泊恆河，上觀日月，舉手所指，縱目所觀，指皆是物，無是見者。世尊！如佛所說，況我有漏初學聲聞，乃至菩薩，亦不能於萬物象前，剖出精見，離一切物，別有自性。佛言：如是！如是！

阿難聽見佛前邊問他，你分別清楚這個物和見，究竟什麼是見？什麼是物？阿難呢，現在說話了，說，「我今於此啊」：我現在在這個「重閣講堂」：在這個有兩層的樓，重樓就是閣，就是兩層樓的一個大講堂。「遠泊恆河呀」：我往遠了看，看見恆河了；往上面看，看見日月了。

「舉手所指」：我舉起來手啊，指到任何一個一種東西。「縱目所觀」：我把這個眼睛啊，放開。眼睛啊，怎麼叫把眼睛收起來？他把眼睛閉上，就是眼睛收起來；放開它，眼睛睜得大大的，往前看，看前邊，這叫縱目所觀，放開眼睛所看見那個東西。「指皆是物」：所有的東西呀，所可指陳的，都是物。啊，「無是見者」：哪一樣東西呀，也不是見，無是見者，所有的物質啊，都是物質，而不是這個見精，不是這個能看見的這個見精。

「世尊」，說，所以呀，沒有東西可以是見的，世尊！「如佛所說呀」：像佛以前所說的道理似的。佛所說的什麼呢？佛以前曾經說過，說啊，「況我有漏初學聲聞呢」：我現在沒有證到四果阿羅漢，所以還是有漏的眾生。有漏的眾生，要證到四果的阿羅漢，方是無漏的眾生。

「乃至菩薩呀」：不單說我是初學的聲聞，初學的聲聞，就是初初啊，證阿羅漢初果，證初果阿羅漢的聲聞，聲聞僧，這個神通的力量是很小的；乃至菩薩，就是啊，到這個菩薩的地位。

「亦不能於萬物象前」：他也沒有這個能力呀，對這個萬事萬物的這種形象的前邊呢，「剖出精見呢」：他也不能把它剖解出來，剖，剖就是剖解，把它也是用刀割開，一塊一塊的割開來研究看，剖出精見。

「離一切物，別有自性」：離開這個物，那麼另外有這一個自己的這個見性。所有的物質，你剖解出來，離一切物啊，離開這個物了，就沒有它自己那個見性，所以呀，這個見不是物啊，見不是物，現在他這樣講。

「佛言：如是！」：說你說，這回你說的對了，是這樣子，你這回說的是對了，對了！對了！說兩句對了！對了！啊，這佛呀，是有一種嘉許的辭，這個對了！對了！這是啊，說重一句一個如是啊，這佛是很同意他這個見解，說你現在這個見沒有錯，不像以前呢，所說的那個錯誤了。

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言，無有見精，離一切物，別有自性，則汝所指，是物之中，無是見者。

佛啊，又設了一個問題，來呀，顯示出來這個見精。「佛復告阿難，如汝所說」：就像你所說的這樣子。「無有見精」：沒有看見這個見精，「離一切物」：離開這個物。「別有自性」：再另外再有一個見。那麼「則汝所指」：現在你所指出來的，「是物之中」：這所有的你指出這一切物裏邊，「無是見者」：沒有一樣是你能看見的這個見。這個「者」字啊，就指著那個「見」字；是沒有一樣是你所看見的那個見精。

今復告汝：汝與如來，坐祇陀林，更觀林苑，乃至日月，種種象殊，必無見精受汝所指。汝又發明，此諸物中，何者非見？

「今復告汝」：我現在呀，再和你講，我再告訴你一個道理。「汝與如來，坐祇陀林」：你現在和佛呀，我們大家坐在這個祇陀林裏邊。「更觀林苑」：你呀，看這個樹林子和這花園的，花園。「乃至日月」：乃至於啊，這個天上的日月都能看得見。「種種啊，象殊」：種種啊，這個形象都是特別的。

「必無見精」：一定啊，沒有這個能看見這個見精。「受汝所指」：你指不出來哪個是個見？你說這個都沒有見。「汝又發明」：現在你再往詳細了考察考察，你再往深了研究研究，你發明一下。「此諸物中」：這所有這些個物裏邊，「何者非見」：哪個不是見？你說哪個物不是見？

你說佛，這盡講笑話了，以前說這個物不是見，現在又問阿難，你說哪個物不是見？所以《楞嚴經》啊，這個地方，你要是看不清楚的話，啊，就糊塗了，啊；以前說不是見，現在又說是見，又問哪個不是見？以前說都不是見，現在又說哪個不是見？又問，佛問阿難。

阿難言：我實徧見此祇陀林，不知是中何者非見。

我呀，這個阿難呢，現在又糊塗了，又糊塗起來了，啊，以前知道這個不是見了，現在佛問他哪個不是見？他又糊塗了，啊，又問的不清楚了？又不知道斯義所在了？

啊，「阿難言，我實徧見」：我現在各處我都看見了，哪個地方我都看見了。「此祇陀林呢」：這個戰勝太子的這個樹林子啊，「不知是中」：我不知道這個裏頭，「何者非見」：哪個不是我的見，我不知道了現在？佛這麼一問，把他又問糊塗了。

所以呀，這個《楞嚴經》就是這糊裡糊塗的，等到啊，最後才明白。所以你不要怕你糊塗，哦，我不懂呢？我不知道現在？這就是這個理翻過來講，翻過去講，啊，掉轉來講，掉過去講，所以呀，來回研究這個理。你說這樣對了嗎？他又講出那樣一個道理；這個又不對了，你說這個不對了？又講出一個道理，那個又不對了；啊，盡這麼顯這個理，顯這個道理。

啊，何者非見？你說啊！你說哪一個不是見？阿難說，我不知道哪個不是見了？現在我又糊塗了！啊，現在他又糊塗了。

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若樹即見，復云何樹？

「何以故，若樹非見，云何見樹」：說是啊，如果這個樹不是見的，啊，什麼道理呢？這樹不是見的，我為什麼又見著樹呢？樹不是見，我就看不見樹了，所以我不能說這個樹不是見。「若樹即見」：假設這個樹就是見，「復云何樹」：假設我要說這個樹就是個見的話，那麼這樹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麼樹又應該叫什麼名字啊？啊，這個樹就是個見。樹應該原來是樹，那麼我現在說這個樹就是見，那個樹它又應該叫個什麼名字？他給樹起不出來名了。要我，我就說它是木頭，哈！

如是乃至若空非見，云何見空？若空即見，復云何空？

像這樣子，我講，這樹是有形質的，那麼現在我不說有形質的，我說這空，乃至如是，像這個樹這個道理。「乃至若空非見」：乃至啊，這中間呢，隔著很多東西了，沒有時間講那麼多；好像我講經似的，快一點講，三個月不夠時間，所以呀，這個中間呢，就很多道理都沒有講出來。

那麼所以說，乃至若空非見，這個空，我看見這空，說是這空不是見，那麼

我為什麼又見著空了呢？我見著空，這就是見。

「云何見空呢」：我若說空不是見，那麼我又怎麼看見這空了呢？

「若空即見」：假設我要說這空就是個見，

那麼「復云何空」：那麼又怎麼可以叫空呢？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這個道理是怎麼樣說了？阿難現在這叫啊，有口難言，有舌也不會說話了，真是沒有口開，沒有開口處了。

我又思惟：是萬象中，微細發明，無非見者。

「我又思惟呀」：這阿難呢，又把這個分別的識心呢，又拿出來，這第六意識啊，又搬出來。以前呢，常常搬出這個第六意識來，和佛來辯論，現在又搬出來。說啊，我又思惟，我現在又想了！啊，「是萬象中啊」：這個萬象之中啊，「微細發明啊」：我這麼詳細想，想了又想，左想右想，前想後想，啊，上想下想，我都想到了，在這個萬物之中微細發明啊，「無非見者」：哪一樣都是見的，沒有不是見的，所有的東西都是見，為什麼？我看見的嘛！這都是見。

佛言：如是！如是！

佛言：如是，如是啊！佛這回又給他印證了，又，啊！你說的這個對啊！是這樣子，這回你是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佛啊，很歡喜的這麼說，如是！如是！對了，是這樣子。

換你們說，究竟哪個是見？哪個是物？那物是不是見？我們現在做一個總評。

於是大眾非無學者，聞佛此言，茫然不知，講什麼？是義終始，一時惶悚(ㄥㄥ)，失其所守。

喔，這個大家聽說這，又說是物，又說不是物，又說是個東西，又說不是個東西；看見這個見，又說不是個東西；那麼現在說看見這個見，又是個東西；到底是東西、不是東西？這大家以前所有的這見解，啊，現在都不成立了，不成立。

「於是大眾啊」：在這個時候啊，這個大眾，在會的大眾，哦，「非無學者」：

不是啊，這個到無學的程度。什麼叫無學呢？到這個菩薩，這叫無學位；到證四果阿羅漢，這也叫無學位，證到四果阿羅漢叫無學位，不必學了。

現在呢，這有很多不是四果阿羅漢，就是初果、二果、三果的，這都有學位。

所以呀，「聞佛此言」：聽見佛這樣的，又說是、又說不是，又說是見、又說不是見，又說是物、又說不是物，啊！這來回這一研究啊，「茫然不知」：他們都不懂了，都不知道了，茫然了。這個茫茫然呢，就是有眼睛也看不見了，有耳朵也聽不見了，也不知道，什麼都不知道了。

就好像，我舉一個例子，就好像都被鬼迷住了似的，被鬼迷住了，啊，什麼都不曉得了？想都想不起來了，因為以前的事情都不記得。

那麼這呢，我是舉這個例子，你不要以為這些個人呢，都真是都被鬼迷住了，這不是被鬼迷住。我又告訴你，先先說是啊，像鬼迷住，現在又說不是像鬼迷住。也是好像這個見呢，和這個物啊，又說是、又說不是，也是這個道理。

那麼這個他怎麼茫然呢？就都失其所守了。他以前呢，這個宗旨，心裏所抱的這種見解，現在都不成立，都給打倒了。所以呀，茫然不知，「是義終始啊」：不知道這個道理開始是怎麼開始的？啊，結果是怎麼樣子，不知道了？啊，怎麼，這是講的什麼？這茫然不知，這講的什麼啊？不懂了。

「一時惶悚啊」：大家就都恐懼上來了，發上慌了；慌，就心裏甚至於跳，心裏好像有個兔子似的，在心裏跳來跳去，這惶。悚，就都悚然，怎麼？啊，就這樣子，這就叫悚，看見了嗎？

「失其所守啊」：好像啊，啊，把他們以前所有的寶貝現在都丟了，失去了；失去了寶貝所以現在這到什麼地方去找去啊？要不要報差館呢？要不要去報警察啊？啊，可是那時候大約沒有警察，他們這個所失的這個東西啊，是無形的，所以呀，報警察，警察也沒有法子，找不著的。

如來知其魂慮變懼(出亡✓)，心生憐愍，安慰阿難及諸大眾：諸善男子！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如所如說，不誑不妄，非末伽黎，四種不死，矯亂論議。汝諦思惟，無忝(去一弓✓)哀慕。

佛啊，一看，這個大眾都慌上來了，於是乎啊，啊，就生出來一種慈悲心，憐愍大家，說，哎，你這般人呢，真可憐囉！於是乎啊，又發大慈悲。

「如來知其魂慮變懼」：知道啊，這些個這個人呢，在會的這些個大眾啊，這個魂，魂，就是精神；他的精神呢，變懼，都不安定了，都不安定。「心生憐愍呢」：這心裏啊，就生出一種憐愍的心。「安慰阿難呢」：安慰阿難，這國語讀慰(ㄩㄥˋ)，廣東讀慰(ㄨㄟˋ)；安慰阿難，「及諸大眾」：就啊，給大家一點這個無畏施，說你們不要驚恐，不要害怕，我現在告訴你們。

「諸善男子」：你們這些個好孩子，佛叫一些個人呢，這個在會大眾都叫好孩子。你們這些好孩子，好好聽話，不要頑皮，我現在告訴你。「無上法王」：就是佛！無上法王，「是真實語啊」：他所說的話是實實在在的，你們不要懷疑呀，我前邊說這個是物和非物啊，見又是物，見又非物啊，這有一定的道理的，我是真真實實啊，對你們講老實話，不欺騙你們。

「如所如說呀」：我所說的都是合理的；如所如說，我所說的道理呀，一定是合理的；我呀，依照這個理來說這個道理，不會啊，不合理的，如所如說。「不誑不妄啊」：也不會妄語，也不會誑語。

「非末伽黎呀」：末伽黎，前邊講過末伽黎，我又忘了，這個末伽黎是梵語，翻譯成中文的意思是什麼來著，有人知道嗎？末伽黎是什麼？我忘了，你們也都忘了，這個經啊，我們就不要講了，我又要罷工了，「不見道」！

末伽黎是六種外道之一，六種外道，外道六師之一；他呀，有四種的論議。這個他的母親呢，叫拘舍黎，這個末伽黎呢，是拘舍黎的兒子，叫末伽黎。末伽黎，翻到中文，就叫不見道，就是不明白道，看不見道，不會走道，盡跑糊塗道，盡走糊塗道，所以看不見道，閉著眼睛跑路，將來呀，會掉到海裏去。我相信這末伽黎呀，啊，死的時候，一定是掉到海裏淹死。

為什麼呢？不見道嘛！不見道，一走，掉海裏去了。這是在幾千年以後啊，我這麼想像，啊，那時候掉到海裏一定淹的很不舒服的。不像喝酒啊，喝水那麼舒服；喝的海裏的鹽水呀，大約這個醫生也沒辦法給他醫治，醫生都沒有辦法。

「四種不死」：他有啊，「矯亂論議」：他這個說什麼呢？他有四種不死，說啊，亦變亦恆啊，說，這個什麼也是變的，也是常的。亦垢亦淨，他說啊，也是乾淨的，也是不乾淨的，這亦垢亦淨。亦生亦滅，他也生也死。亦增亦減，他也增也減。他這四種的論議。

本來佛說不生不滅，他說亦生亦滅，也生也滅；佛說不生不滅。這相差就這個什麼？佛說啊，一切是不變，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他說亦變亦恆，也變

也常。究竟哪個是對的？他根本就是兩頭堵，兩頭這麼講，這麼講也有道理，這麼講也有道理，亦變亦恆，亦增亦減，亦生亦滅，啊，亦垢亦淨，恰恰和佛講的道理相反。

所以這個佛說啊，四種不死，他說這個，這四種啊，不死的。矯亂論議，矯啊，就是矯枉過正，就是這個講不正確，這叫矯；矯枉過正啊，是矯亂論議，講這個理論呢不正確，不對。

「汝諦思惟」：你現在啊，諦審而思惟啊，你詳細想一想。「無忝哀慕啊」：你不要擔心呢，你不要驚恐啊，你也不要悲哀。慕，慕就是啊，大眾。這個哀，就是佛啊，我對你們很可憐的；這個慕呢，就是大家在會的大眾很仰慕佛這種的慈悲，這種安慰他們。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愍諸四眾，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此諸大眾，不悟如來發明二種精見色空，是、非是義。

世尊知道一切在會的大眾啊，都驚慌，生出一種恐懼心，所以對大家講啊，佛是一個說真實語，不是像一般的人專門打妄語這種；也不像那個外道，那個不見道那種外道，那四種的顛倒論議，矯亂的論議。

「是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就是在這個時候，這文殊菩薩，是大智慧文殊師利菩薩，他本來呀，已經懂了；可是啊，他看見呢，在會的這個有學之士，就是這些個證到初果、二果、三果阿羅漢的這一些個人，那麼非常可憐的，所以他啊，就發起請問。

文殊啊，師利，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呢，又叫「妙德」，又叫「妙吉」，妙吉祥，就是文殊師利。法王子，佛呀，是法王；菩薩，就叫法王子。那麼這個文殊師利菩薩，是法王子之中的一個長子，一個首座、上首；上首啊，就是第一個，在菩薩裏邊呢，文殊師利菩薩現在他是做首座的。

「愍諸四眾啊」：他啊，這個時候，發出一種憐愍的心。憐愍誰呢？憐愍在會的四眾。四眾呢，就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這四眾，四眾弟子。「在大眾中啊」：這文殊師利菩薩就在這大眾裏邊，「即從座起」：他就從啊，他所坐的那個座位呀，站起來了。

「頂禮佛足啊」：他給佛叩頭，用兩個手啊，托著佛兩個足，這叫啊，托足禮。托足禮，這個兩個手啊，托著佛的兩個足。這表示什麼呢？表示啊，最恭敬；表示因為人呢，這個足，足，這個地方啊，是最不潔淨的一個地方，

那麼他用他手啊，來托著他足，表示啊，我在你的腳下邊，這個這是一種啊，對佛的最恭敬的一種禮貌。

所以我們拜佛的時候，兩個手翻過來，這個手就要觀想啊，我們這兩個手啊，托著佛的足，這叫托足禮。這是啊，身業清淨，因為你這麼一恭敬啊，身上就沒有罪業了。

「合掌恭敬」：這個是啊，意業恭敬；意，意念，合起掌這麼恭敬，生出一種恭敬心，這是由意裏邊呢，發出一種真正的恭敬心。合起掌，這合掌是什麼意思呢？我們這合掌啊，這就十個手指頭合到一起，這表示一心恭敬，一個心呢，來恭敬，沒有兩個心，這就專一了，專一這個心呢，來恭敬佛，所以這合起掌，又叫合十；合十而為一，這是表示著意業恭敬。

「而白佛言」：而白佛言呢，這是口業的恭敬。身口意三業恭敬，口也恭敬，意也恭敬，啊，你身業也清淨了，口業也清淨了，意業也清淨了，這就是三業清淨。

我們人為什麼造的罪業，造罪業，就是因為這多數由這口，說是，「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我們這個人呢，有一些個不順的禍，（禍福的禍）；這禍患呢，就是不吉祥的這種事情，也就可以說是啊，逆的境界來了。為什麼呢？多數啊，由這口裏造成的。你口裏說誰不對，這個人來對你就不客氣了，這是不是從口造成的禍呢？

好像今天我罵了一個人，這也說也不一定就會，或者也發生禍了也不一定。不過沒關係，這個我呢，什麼事情都可以的，好事情我也可以接受，不好事情我也可以接受，這個這種境界還不要緊。這是我舉一個比喻啊，不一定今天就會有了禍了，你們不要替我擔心，不要害怕的。

那麼病從口入，我們吃東西呀，差不離都要小心一點。你吃東西如果不小心，就會生病，所以呀，這個病從口入。我們有病，不是說啊，就生病那時候有的病，這在啊，很久以前呢，或者吃東西呀，或者一切一切的，那麼把這個氣血它不調和了；氣血不調和，所以就生病。

這個講起這個生病，有內因，有外因，有不內外因，不過現在不是講醫學，不要講這個。昨天來個醫生啊，我和他一研究這個醫術，喔，他說你這怎麼會懂這個呢？他以為我不懂醫學。他說他是醫生，那麼我就考驗他一個病症，我這一考驗，考得也是張口結舌，說：我沒有聽過這個病名字，我沒見過。什麼呢？這個病啊，今天我現在講經不要講了，等我有時間再講這個。我問

他一種病的狀況，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病名？

而白佛言呢，世尊！「此諸大眾啊」：說在這個大講堂裏邊這個大眾啊，「不悟如來」：誰都不明白。啊，那麼誰都不明白，這文殊菩薩明白、沒明白呢？他明白了。不過他明白呀，他還願意為大眾來請問；如果他不問，旁人呢，也不知道怎麼樣問法？那麼不知道怎麼樣問法，佛雖然可以給解釋啊，但是還不恰當，不恰到好處，所以文殊菩薩雖然他自己明白了，他也要請問，做一個當機的請問者。

為什麼知道他是明白了？就由他這個愍諸四眾啊，這一句，就知道文殊菩薩當時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文殊菩薩他愍諸四眾，他憐愍這一切的大眾，所以他站起來請問，由這一句上就知道。那麼若沒有這一句，知道不知道？也可以知道，因為文殊菩薩的智慧最大，他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那麼他知道，他還要代在會大眾來請問。

「發明二種」：啊，他啊，說啊，如來你發明這兩種啊，「精見色空」：你這個精見，也就是見精；色空，色，就是物質；空，就是空。這個見呢，和這個物質，和這個空，這種道理，究竟見是不是物質？是不是空？這兩種的道理呀，所有的在會大眾都不明白。

「是非是義」：這個上邊這個「是、非」，就是啊，講的，是啊？是不是啊？是義，下邊這個「是、義」，就說，這個道理，就說這個道理。這個「是」，當「這」字講，就是這個道理。哪個道理呢？就是這個空啊、色呀、見精啊，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啊，在會大眾啊，現在被佛都給講糊塗了，所以旁人不知道怎麼樣問，是文殊菩薩，他就發起來問這個道理。

025. 卷二

世尊！若此前緣，色空等象，若是見者，應有所指，若非見者，應無所矚。而今不知是義所歸，故有驚怖，

啊，你看，這個文殊菩薩說出這話來，和阿難就完全不同了，這個意思完全不同了。阿難呢，啊，拿，不是，當理講，這個文殊菩薩說的話，啊，這個理由啊，就很圓滿的，很充足的。

說，世尊！「若此前緣」：這個前緣呢，也就是前塵，這個前邊呢，這種的因緣。「色空等象」：色，就是物質；空，就是虛空；等象，這兩種啊，這個象。（這個象，就是易象乾這個象；也就是象徵的象）；象徵啊，這個是就

是，不是一定有這個東西，是那麼就做這麼一個象徵來講，做這麼個比喻。

「若是見者」：說這個色空要是見的話，「應有所指」：就應該呀，有一個目標。所指的就是有一個目標，有一個目的地，就有一個什麼表現。「若非見者」：說是這個色呀，和空，要不是見的話，「應無所矚」：就應該呀，看不見的。

世尊先說啊，這個見呢，不是物；見，不是個東西。那麼以後又說見，是個東西；又問哪一個東西不是見？所以這一般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意思了。

本來說，見，不是物。那麼以後又問了，哪一個物不是見？什麼東西不是見？所以這種的道理呀，啊，就把大家都迷住，大家都不懂了。啊，若非見者，應無所矚，就應該呀，沒有看不見的。

「而今不知啊」：現在呀，大家也不知道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回事？「是義所歸」：這個義呀，它的歸宿，這個道理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是有見、是沒有見？到底是見，是不是物？這個物，是不是見？這個道理現在大家還沒有清楚。

所以他沒有說自己，沒有說我沒清楚。阿難呢，說，說我與大眾；這文殊菩薩，就沒有個我，他不講我不明白，說大眾不明白。這個就比阿難高明得多，這個問答。你看這個文呢，是很簡單的幾句話，啊，說出來的很妙的！

那麼「故有驚怖」：所以呀，我們大家，現在大家才驚起來；心裏也驚了，也生出一種恐怖心了；啊，這以前沒有注意的事情，現在一注意，這個道理這麼樣子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啊，這個見，譬如我看見這個燈，這個燈是見呢？是我，這個見，是這個燈是見呢？是見是燈呢？啊，是燈是見，還是見呢，就是這個燈呢，這個道理說不清楚的。啊，你說，若燈不是見，我就看不見這個燈；若燈是見，那麼燈它自己不會見的。所以呢，也就是這個道理，現在呀，所以大家，啊，你說它是見、不是見呢？文殊菩薩這麼請問佛啊，開示這個道理。

非是疇(彳又ノ)昔善根輕黜(丁一弓ノ)。惟願如來大慈發明，此諸物象，與此見精，元是何物？於其中間，無是、非是。

「非是疇昔善根輕黜」：這一些個驚恐的原因呢，不是他以前那個善根，疇昔呀，就是往昔，和往昔是一個意思。那麼不是他以前，就是前生，或者前

生無始以來的善根輕渺呢，他善根呢，輕，就是渺，就是很少的；善根呢，很淺的，不是；他不是因為善根淺，他們大家來驚怖。

有的人呢，因為善根淺，所以修道有的時候常生恐懼心。那麼這個應該怎麼樣呢？就應該**多做好事，栽培你的善根**。你善根呢，培植深了，你**自然呢，就會有定力**了；你善根不夠啊，這個定力呀，也就不夠，所以呀，每一個人人都應該啊，栽培你自己的善根。

惟願如來，那麼不是他們善根淺薄呀，才有驚恐，就因為他們對這個道理呀，完全都不明白了，所以就驚恐。「惟願如來，大慈發明」：願世尊你呀，大發慈悲，發明啊，這種的道理。「此諸物象」：這一切一切的所有的物象，「與此見精」：和這個能見這個見精。

「元是何物」：究竟它本來是什麼東西？是個什麼物？「於其中間」：在這個物的中間，和這空的中間，和這個見精的中間，「無是、非是」：到底是不是啊，沒有是、也沒有個非呢？沒有是、也沒有個不是呢？你看，這文殊菩薩，已經對這個道理呀，明白了，所以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語句，無是、非是。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華，本無所有。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和這個在會的一切大眾，說，「十方如來呀，及大菩薩」：和這一切的大菩薩。「於其自住三摩地」：自住三摩地，就是這個定。這個定啊，就是這個楞嚴定，楞嚴的大定，三摩地中。「見與見緣」：他這個見，和見呢，發生一種緣，發生一種因緣。

「并所想相」：和呀，他所想像的這種的東西。「如虛空華呀」：就好像虛空裏頭啊，那花一樣。虛空裏本來沒有花，你的眼睛花了，才看見虛空裏有花；如果你眼睛不花呢，虛空裏沒有花的，這是一個講法。還有一個講法，你要如果開了佛眼了，**你想看什麼花，那虛空裏都有的**，這也是空花，所以這有兩個道理。

那個開佛眼所看見的花，**是不是真的呢？也不是真的，那也就幻化出來的，不過你想啊，看，它就有**。你若眼睛有毛病呢，看見虛空裏也有花；或者你看太陽看的時間久了，啊，這虛空裏都有花了，這也是這個虛空花。

那麼虛空花究竟有沒有啊？沒有的。啊，「本無所有」：本來沒有的，什麼

都沒有，那麼你又找個什麼呢？你怎麼又找這個見是個物啊？是個空啊？是個什麼？找什麼東西呢？啊，**盡在啊，向外馳求，跑到外邊去找東西。**

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呢？

佛說啊，說這個見呢，和這個緣，和這種見，與見緣，發生因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就**這個見呢，就是你那個菩提心的妙淨明體呀**，本來那個菩提心的妙淨明體，也就是那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不過這又變一個名稱叫菩提；這是文法上的關係，和這個意思上的關係，所以變個名；元是菩提妙淨明體。

「云何於中，有是非是」：你怎麼說在這裏頭又找一個是，和非是呢，和不是呢？啊，根本這是一個絕待的，絕對待的，沒有可以對待的，這絕待的，不是對待的；你怎麼在這地方，既然是絕待的，也沒有是，也沒有非，你在這裏找什麼是非呢？這才是啊，啊，太糊塗了！

文殊！吾今問汝：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

佛又問文殊菩薩，說呀，我現在問問你，文殊！「吾今問汝啊」：我現在問問你，問你什麼呢？「如汝文殊」：就像你這個文殊，如汝文殊啊，就像你這個文殊，「更有文殊」：還有另外一個文殊？啊，更有文殊。更有文殊，就是還有另外一個文殊嗎？

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對呀，說這個是文殊，這個叫是文殊；就是文殊就是了，還有個是文殊？啊，為無文殊，還是沒有文殊呢？你講啊！這是佛問文殊菩薩，看看文殊菩薩怎麼樣答？我們要學文殊菩薩這個問答，不要學阿難那個問答，阿難那個問答太笨了。

如是，世尊！我真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

這個文殊菩薩，回答世尊了，說啊，「如是，世尊」：說啊，是像佛你這麼樣講的，沒有一個是文殊，和非文殊；沒有個是，也沒有個非。啊，「我真文殊啊」：我就是個真文殊，沒有是，沒有個不是，我真文殊。

「無是文殊」：更沒有在我以外，還有一個「這個是文殊」，這個是文殊，沒有的，我就是一個，我就是文殊嘛！文殊，也沒有是文殊，也沒有非文殊。

「何以故呢」：怎麼說沒有是文殊呢？若說這個是文殊，那麼哪一個不是文殊呢？就有兩個文殊才可以的。所以呢，何以故呢？什麼道理？「若有是者，則二文殊」：若有一個是，就有一個不是，那就變成兩個文殊了。

「然我今日啊」：然，可是啊；我現在，今天呢，「非無文殊」：並不是沒有文殊，有文殊，但是可沒有個「是文殊」。你看，有文殊，這個沒有「是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所以在我這個文殊一個人身上來講啊，這沒有個是，和非兩種相。

所以呀，佛說，我啊，有個是文殊，有個不是文殊，這是不對的。

那麼這個時候，他令大眾也都明白呀，這個見呢，也沒有個是見，也沒有個非見；這個見，是常住的，見就是見，並沒有說是物啊，是見呢，空是見，沒有這麼些個講。

這個見，就是啊，菩提妙淨明體，就是這個菩提心的妙淨明體，所以呀，沒有一個是、非在這個上可以建立的，不能在這個上啊，說出有個是、非了。

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如是，

越講啊，這個經開的就越廣了，不單見是啊，菩提妙明的本體，就算這個空，和塵，亦復如是，也都像這個見，是一個樣的。

「佛言」：佛說了，「此見」：這個見的妙明啊，「與諸空塵，亦復如是」：都像這個見，這樣的妙，沒有個是，沒有個非，沒有個物是見，空是見呢，這個見；所以現在呀，開出這個空塵，空塵亦復如是。

那麼後邊呢，講這個四大，地水火風，都是如來藏中的妙真如性。所以這個經越講越妙，越講你越不明白？那說，我不明白，我不學了；你不學？你永遠都不明白，你永遠都不開智慧；你現在學了，啊，就現在就開智慧了，能知道這個佛的道理呀，奧妙是無窮的，所以呀，《楞嚴經》是太好了！亦復如是。

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為色空，及與聞見。

我們這一切一切都是「本是妙明啊」：本來就是微妙而光明的，「無上菩提呀」：沒有再比這個菩提再高尚的了，沒有再比這個覺道最高尚的了。「淨圓真心」：這個又清淨而圓滿這種真心，啊，這個真心。

「妄為色空，及與聞見」：本來這個本體呀，是淨圓真心呢，可是生了一念的妄塵呢，就為這個色，和空，物啊，和空所轉了，為物所轉。

昨天不講，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嗎！因為有這一種妄想啊，就被這個色，空，這個物，和空所轉了。及與聞見，和這個聞性，和這個見性，都不明白了，都不明白。為什麼不明白了呢？就因為啊，生出一個妄念了；所以這**一念錯，就是念念錯了**。

那麼中國有這麼一句俗話，說是啊，「**只因一招錯，輸了滿盤棋**」，這個下棋的人呢，和人下棋，怎麼樣輸的呢？就因為走一步走錯了。這一步走錯了，所以這個全盤棋都輸了，都輸了。這也就因為一念錯，所以呀，就認妄為真了，拿這一些個假的東西都當真的了。

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如第二月」：好像你這個本來是一個月，眼睛有毛病，而啊，你看成兩個月。「誰為是月」：這兩個月，你說哪一個是月？「又誰非月」：哪一個月又不是月呢？又誰非月？「文殊，但一月真」：文殊，你要知道啊，這僅僅就是一個月是個真月呀！「中間自無，是月非月」：那個中間呢，沒有一個是月和非月；你若**有一個是非，那成了一個對待法**了；現在啊，是絕對的，這個菩提本性啊，是沒有對待的。

是以**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

「是以」：因為這個，所以呀，「汝今呢」：你們現在，「觀見與塵」：你看這個見，和這個物；你觀這個見，你觀察觀察你這個見，和這個物；這個塵呢，就是物。「種種發明啊」：種種，不是一樣，種種發明。啊，「名為妄想」：你發明啊，出來種種的這種形象啊，這都叫妄想，由你這妄想所現。

「不能於中，出是非是」：你不能啊，在這裏頭，空裏頭，你也不能找出這是個空，這不是空；空就是空嘛！怎麼還有是空、非空呢？這個物，也不能說這個是物、非物，也沒有的；就是個物，這就是它的本名嘛！你怎麼能說這個是物、非物。

這個見也是這樣子，你說這個，也不能說這個見，是個物，或者是個空；或者見呢，是見、非見，這都不可以的，不能出。在這個裏邊呢，你都找不出來一個是、一個非來。

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因為從這個裏邊呢，「由是真精」：這種真正的這個見精，「妙覺明性」：這是一個妙覺的明性，微妙不可思議的明性。「故能令汝啊，出指非指」：所以呀，能叫你，所以才能叫你出指，你有所指示，但是你又不能成立這個你所指的，你所呀，認為這個道理；你覺得是對，但是又不對。

所以以前你說這個見，是個物；以後你又說見，不是物；那麼究竟是物、不是物呢？沒有這些個是，和non的分別，所以你現在能出指非指，你所指出來的，可是啊，完全是錯誤的，根本就不能指的，出指非指，你不能指的。

這是現在第一卷呢，第一本講，講三個多禮拜，以後還有四本，大約我預備兩個禮拜講一本，快一點。

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

阿難，聽見釋迦牟尼佛所說這個指非所指，那麼現在他又對佛講了，說，世尊！「阿難白佛言，世尊！誠如法王所說，覺緣徧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滅」：說世尊呢！誠然像法王所說這個道理。所說什麼道理呢？覺緣徧十方界，這種的覺了這種的因緣，徧十方界，十方界都徧滿了。

「湛然常住」：湛然呢，就是常住那個樣子；湛，是一種清寂的，謂之湛，清湛。怎麼叫湛呢？好像這一碗水呀，很渾的，這不叫湛；等那個沉沙落到底了，這一看就看到底，這叫湛，這叫湛然常住。性非生滅，這個很清淨的這種的湛然常住的樣子，性非生滅，這個覺緣這種性也是不生不滅的，沒有生滅的。

可是，與先梵志，娑毘迦羅所談冥諦，及投灰等諸外道種，說有真我徧滿十方，有何差別？

這個「與先梵志」：先，就是啊，和以前；先，就是先前。怎麼叫梵志呢？他說啊，他是大梵天下來的天人，天人生出來的；那麼他將來呀，也生到大梵天，生到這個梵天去。那麼梵天，怎麼叫梵呢？梵，就是一種清淨的樣子，清淨叫梵。他說大梵天呢，那個大梵清淨天上啊，生的這個天人；然後他的志願呢，還要生到那個天上去，他說將來呀，我們這種的人呢，都回到大梵天上去，回到那個梵天去，所以這叫梵志。

「娑毘迦羅」：娑毘迦羅在前邊呢，講過，我相信呢，沒有人記得了，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問你們是怎麼樣翻譯，這個翻譯呀，就是叫黃髮外道。黃髮，那個摩登伽女，記得嗎？摩登伽女她的用就是娑毘迦羅先梵天咒嘛！就是這種梵志，也和那個摩登伽女那個媽媽是一樣的這個外道，也是這種外道。

啊，「所談冥諦」：和那個這黃髮外道他們所講的那個冥諦；冥諦，在前邊也已經講了，他啊，什麼也不知道了，那個時候，到那個冥頑不靈的境界上。冥，冥就是什麼都不知道了？啊，你說他喝醉酒了，也不是喝醉酒；你說啊，他是吃了迷魂藥，又不是吃了迷魂藥，就是啊，什麼也不知道了？說什麼也不知道，那就叫冥諦。

「及投灰等」：什麼叫投灰呢？印度有一種苦行外道，他呀，是過那種天體的生活，天然的生活，他身上啊，也不穿什麼多的衣服，就常常啊，不想身上乾淨，就啊，躺到那灰裏頭，啊，把這灰，沾的這個全身都是灰，這叫投灰外道。

又有一種外道啊，睡釘床，這個床上啊，他釘一些個釘子，他就睡那個釘子啊，上邊，這個釘子也扎不爛他肉，他的皮肉也扎不爛，啊，他說這是金剛不壞身，這叫金剛不壞身，你說真是騙人、不騙人？還有一種啊，外道，就修無益的苦行，好像他不吃飯，專門呢，吃這個樹葉子，吃草，這都是啊，無益的外道的苦行。這個投灰外道啊，投灰等，也是外道之一。

「諸外道種」：這所有的這一切的外道的種類，外道的種子。「說有真我」：這個外道啊，他說有個真我，有個大我，有個小我，這是外道的三我，說有個大我，有個小我，有個真我。他這個真我是什麼樣呢？他說這個真我呀，是徧滿十方的，他這個真我是徧滿十方的。

那麼阿難就問如呀，說，你說這個覺緣也是徧十方界，那和他所說這個真我徧十方界，又有什麼分別呢？啊，「有何差別啊」：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今天果配不要翻譯了，由他們翻了。

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彼境界。

所有的這些個外道啊，修這無益的苦行，他們所得的這個果，一點用都沒有，這叫無益苦行。好像那個睡釘床的，釘子扎不壞他的皮肉，這個也沒有什麼出奇的。你像那個豬皮，也差不離的這個釘子也扎不透它，那麼這個豬也有

了道了？那個牛皮，釘子也扎不爛，那麼那個牛也有了道了？這不是的。

所以呀，這是無益的苦行，沒有用的。你不要誤認呢，說，哦，我方才說是拿著他，他自己以為他的身體呀，是金剛不壞身了，實際上是假的；這個就好像豬皮、牛皮一樣的嘛！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他天天練這種的法，所以就會有這種的成果，就會有這種的本事，這不算一回什麼功夫，也不算是有道了。

那麼阿難又說呀，說，世尊！「亦曾於楞伽山」：這個曾字，讀曾(ㄘㄥ)，曾，就是曾經過，曾經。亦曾啊，以前呢，也曾經啊，在這個楞伽山，「為大慧等」：這個大慧呀，是個大慧菩薩。說《楞伽經》啊，這個大慧菩薩，是個當機眾；就好像這個《楞嚴經》啊，這個阿難尊者，他是個當機眾，這一個樣的，阿難尊者是個當機；在《楞伽經》上呢，大慧菩薩是個當機。

等，不單大慧菩薩自己，而且還有很多的菩薩。「敷演斯義呀」：敷，開敷；演，演揚這個道理；演揚啊，就是啊，好像演說似的；演揚斯義，說這個道理。什麼道理呢？「彼外道等啊」：彼，說啊，當時這些個外道的，等。「常說自然呢」：常常啊，他啊，講這個自然的道理。

自然，什麼叫自然呢？自然呢，是不加造作，他說什麼事情啊，都自己就是這個樣子，他自己就是這個樣子。

怎麼？他這樣說，他說呀，「誰開河海堆山嶽」，他說這河呀，最初是誰開的？這個海是誰開出來的？你找不出來開海這個人，也找不出來這開河這個人！中國雖然有禹王治水，禹疏九河，開了河，這中國。

印度當時啊，大約還沒有這種的人才，所以他就說啊，誰開河海堆山嶽，這個山是誰堆起來的？這個山呢，山是誰用土堆起來的呢？啊，那個山峰是誰造的呢？怎麼它就會那麼高呢？這都誰做的？喔，這自然成形的，自然就成。有這麼河，自然就有這麼海，自然就有這麼山。

「誰披荊棘化獸禽」，他說誰呀，你斬這個山上這個荊棘，最初那麼這個禽獸又是誰做出來的？這都自然生出來的，這個荊棘呀，都自然生出來的。他說一切一切都沒有人呢，幫助它，都是自己生出來的。是故我說為自然，因為這個，所以這個外道啊，他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有的，自然生出來的，那麼這叫自然。

「我說因緣」：這個「我」呀，是阿難呢，代佛說的，這個「我」，本來是

佛說，那麼但是在這呢，這是由阿難的口氣，由阿難的口裏邊呢，再轉說出來。說，我說因緣，佛你也說過；說，你說這個因緣法，「非彼境界」：和這個外道那個自然呢，是不同的。

所以呀，我看現在你說這個道理呀，和這個外道這個道理呀，都好像一樣嘛！沒有什麼分別啊！啊，你也說這個覺緣徧十方界，外道那個真我也說是徧十方界，那麼這不是一樣嗎？不過變變名而已嘛！你那個覺緣，大約也就是真我；他那個真我，大約也就是覺緣；是不是這樣子呢？

那麼佛你說，你說因緣；什麼叫因？什麼叫緣？我常常講，這個因，種子為因；生長，這就有緣。種子，我們種到地下一個種子，這就是因了；緣，緣是外邊的助緣。外邊什麼助緣呢？好像這個泥土、水份、太陽光，這種種的這叫助緣，幫助它生出來的，這叫**因緣**。

那麼佛你說啊，一切都是因緣，那麼這個因緣，就破他外道這個自然法；自然，和他這個自然是不同。可是你這個覺緣，和這個真我，都是徧十方界，這十方界都是這麼多，啊，你也徧十方，他也徧十方；徧十方，和徧十方，大約都是一樣的。

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離遠一切虛妄顛倒，似非因緣，與彼自然。云何開示，不入群邪，獲真實心，妙覺明性？

阿難呢，說完了，說啊，佛你說這個因緣法，來破這個外道的自然的境界，你說，你這個因緣，和他那個自然的境界不同，所以呀，就破他這個外道的自然這種的理論。「我今觀此啊」：我現在再仔細觀察，「覺性自然呢」：世尊所說這個覺性啊，就是個自然的嘛！

「非生非滅」：也不生，也不滅，這不就是自然嗎？「離遠一切虛妄顛倒」：離開這一切的虛妄相，和這個顛倒的這種的心。「似非因緣，與彼自然」：又好像啊，不像這個因緣，又和這個自然也有多少不同的，但是啊，又好像一樣似的，這就是似是而非，似是而非的這個樣子。

「云何開示」：佛你怎麼樣開示開示我，才能「不入群邪」：不跟著這個外道那個理論去呢？不隨著這個外道的理論，才能不入這個群邪。群邪，就是外道；不入群邪，就是不隨著那個外道所轉，就是啊，不信他們外道的理論。

「獲真實心」：才能得到啊，這個真實的我心，「妙覺明性」：這個妙覺的這個明性呢？請佛慈悲開示。

佛告阿難：我今如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

這時候啊，佛說這幾句話的時候，大約佛雖然沒有火，眉頭也皺起來，這個眉頭這麼皺起來(上人示範)。為什麼這麼皺起來？啊，這個徒弟，這個小弟弟啊，唉！真是太糊塗了！

「佛告阿難呢」：佛啊，說阿難呢！「我今如是」：我現在這樣子講，給你左講一次，右講一次，給你講了七、八次了，說現在十番顯見，現在已經到了七、八、九番了，那麼你還是不懂，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子呢？

我今如是，「開示方便」：我用這個權巧方便法門；而啊，這個方便就不是實在的，就是啊，觀機逗教啊，因人說法，佛看見他應該用什麼道理來開示他，就用一個權巧方便，很巧妙的；很巧妙的，很方便這麼一個法，來給他說。好像前邊那種種的比喻，種種的顯示這個見呢，問他這個心，這都是方便法門。

啊，「真實」：我又用這個真實的法門來告訴你，「汝猶未悟啊」：佛說這一句話，這很不滿意阿難了！汝猶未悟，你還不悟！你還不懂！給你講這麼多話了，講這麼多道理，你也不聽，簡直的你一點都沒懂，一點都沒明白，汝猶未悟。

「惑為自然」：你還把我所講的道理，啊，和他外道這種自然來比較，你說你這太錯了！我所說這個法，你怎麼可以和外道那個自然的理論去比呢？根本不是一樣的嘛！

所以阿難因為啊，他用佛的道理來比外道自然的法，佛啊，很不滿意他，所以呀，現在就，啊，汝猶未悟，你還不懂！你怎麼這麼笨呢？我給你講这么多道理，你還不懂？你真是，啊，這麼完了，也講不出個什麼了！啊，惑為自然，你還疑惑這和外道那個自然的理論是一樣的。

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

阿難呢！我告訴你，你說我所講這個法，和外道那個自然的道理是一樣的，我現在問你，阿難！「若必自然呢」：你一定說我講這個道理，也和那個自然外道是一樣的嗎？現在，啊，我問你，「自須甄明」：現在我們要甄明啊，甄別明白。甄別，也就是分別的意思；分別的意思，也就分析，分析明白了，所以叫甄別。甄明，要甄別明白。

「有自然體」：這個**外道所講那個自然呢，它有個自然體**，譬如他講，說這個河誰開的呢？那河是自然有的，那它**還有個河**。海是誰開的？他說這海是自然有的，那**還有個海呀**，這海，就是那自然的本體，它還有個體。啊，說那個山是誰堆的？自然生成的，沒有人可以叫它生個山，它自然生出來的山，那麼**還有個山的體呀**，這山的體，就是那個自然的體。

那麼你說我現在我所講的法，你說是和自然是一樣的，應該有個自然的體呀，我這個**法的自然體在什麼地方**？你說了！

汝且觀此，我啊，你還要不明白？我再給你講一講，再講這個一個道理，你聽聽。

汝且觀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

佛又設出來一種的理論，又給他顯示啊，這個離一切的情見。

「汝且觀此啊」：你現在再用心來看一看這個，「妙明見中」：在你這個妙明的這種覺緣的見中啊，「以何為自」：什麼是你這個見的本體？什麼是你見的本體？你說見是自然嘛！自然它要有體，什麼是見的本體？你講！

啊，「此見為復以明為自」：這個見是以這個明做它自然的本體啊？還是「以暗為自」：以這個黑暗做這個見的自然體呢？是以空做為這個見的自然體呢？還是以塞做這個見的自然本體呢？你講啊！

現在又問阿難了，阿難呢，下邊又下回分解了。

阿難！若明為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性斷滅，云何見明？

佛又往深了一層啊，向阿難解釋，說阿難呢！假設你要以這個明為這個自然的本體的話，為自然的一個體，「應不見暗」：它要是明是它的本體，就不應該看見暗；有暗的時候，這明就應該斷滅，應該沒有了。所以呀，不應該見暗。它僅僅是明是它的本體嘛！那麼你暗它怎麼又可以看見呢？

所以「若復以空為自體者」：要是啊，以這個空做你見性的那個自然本體的話，「應不見塞」：那個塞，不通的地方，就不應該看見。為什麼呢？這空

是它的自體，你見塞的時候它就沒有了，它不空，它就沒有它的自體了。

所以「如是乃至諸暗等相」：由這個道理，乃至種種的道理。諸暗，一切的暗；等相，它的相貌。「以為自者」：以這個黑暗做它自己的本體的話，「則於明時啊」：既然暗是它的自己那個自然的本體，你那見，自然的本體，「見性斷滅呀」：那麼暗是你那個自然的本體，你那個見暗，是你說那個自然的本體，啊，見性斷滅，「云何見明」：你暗是它的自體，你一有明，它那個見性就斷滅了，那你又怎麼可以看見明呢？所以這你說明，這個暗是它的本體，也是個錯誤的。

阿難言：必此妙見，性非自然，我今發明，是因緣生。心猶未明，咨詢如來，是義云何，合因緣性？

啊，這個阿難呢，你說，唉，他說，以前那他說不是因緣，現在他又說是因緣了；阿難也會來兩頭啊，這麼跑了。

「阿難言」：阿難說了，「必此妙見」：必定啊，佛你的意思必定這個妙見呢，啊，什麼都看的見，是一個微妙的見精。「性非自然」：它的性啊，不是自然的，因為它沒有一個體，沒有個自然體。「我今發明啊」：現在我又啊，由我這個；他現在不說「思惟」了，他說「發明」了；我今發明，我現在啊，啊，發明出來啊，這個道理。「是因緣生」：這個見呢，是由因緣生出來的，由因緣生出的。

「心猶未明啊」：可是我以為是因緣生，但是又好像不合理似的，所以沒有這麼個理由，沒有這麼個道理。心猶未悟，我想是這樣想，但是我心裏呀，還沒確實明白，心猶未明。「咨詢如來啊」：所以我現在呀，向如來來咨詢。咨詢，就是問，請問，咨詢如來，請問呢，世尊！

「是義云何」：這個道理，這個意義，是怎麼樣解釋呢？我雖然我覺得它是因緣生，但是我還不明白？你說，不明白就硬給往上戴帽子，把這個因緣的帽子，往這個見上戴。「合因緣性」：才怎麼樣與這個因緣性才能相合呢？啊，請佛您給我講一講了。

你看，又不是佛說這是因緣性，他自己說的，他自己又不明白，又要佛來給講，佛真是大慈大悲呀！要是啊，這簡直就是不講道理嘛！你自己不明白這個道理，你又說是這樣子，又說是因緣，你又不明白，不明白又叫旁人給講；這阿難呢，啊！遇著這麼樣一個人是真應該頭痛！

026. 卷二

佛言：汝言因緣，吾復問汝：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

「佛言呢」：佛啊，又告訴阿難，說，「汝言因緣」：你說啊，你叫我講講這個怎麼樣能合因緣性？你說是因緣，哦，那我就給你講講這個因緣囉！但是我先要問問你，問你什麼呢？「吾復問汝啊，汝今因見」：你說這個見呢，是因因緣而有這個見，這個見，就是個因緣。

那麼現在我先問你啊，「見性現前」：你這個見性，現在你的前邊，「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暗有見」：這個見呢，你這個見性啊，可是因為明才有的這個見？是因為暗才有這個見？是因為空才有這個見？是因為塞才有這個見呢？你這個見，倒是怎麼樣有的呢？

佛呀，真是大慈大悲，遇著這麼一個磨豆腐的人，來回來回這麼轉來轉去的，還給他講，還是啊，這麼慈慈悲悲的給他講這個道理。所以，唉，這個阿難呢，大約也是被佛慣壞了，寵壞了，他是佛的一個寵弟。寵弟呀，就是隨便願意說什麼就說什麼，願意講什麼就講什麼！

好像啊，我現在這一些個弟子，也不怕師父，什麼都敢講，在師父面前也什麼都敢說；本來呢，我在香港那，我的徒弟，在我面前不敢講話的，很怕我！這美國的徒弟都不怕師父，我也不想叫你們怕我，所以呀，這還是yes, okay！

阿難！若因明有，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

阿難！你要知道啊，以前我說種種的相似的道理，都和這個差不多的，現在我再給你說一遍。啊，「若因明有」：假設你若說因明有這個見的時候，「應不見暗」：暗的時候，就沒有見，就看不見暗。「如因暗有」：你若說是啊，假如你說，啊，不是因明有的，因暗有的，因暗才有見的，那麼「應不見明」：暗的時候有見，明的時候這個見又應該沒有。因為什麼？沒有暗了，你這個見應該沒有啊！你因為藉著啊，這個暗才有這個見，現在暗已經沒有了，那麼你這個見也沒有了。

「如是，乃至啊」：像這樣子的道理呀，乃至「因空因塞，同於明暗」：如果因為空有這個見，那個塞的時候就沒有了；你因為塞的時候有這個見，空的時候又沒有了。你現在不是這樣子，你明的時候也有見，暗的時候也有見，

空的時候也有見，塞的時候也有見，你說你這個說是因緣，這怎麼對呢！

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

我再問你，前邊是這個「因」，現在問你這個「緣」。你說是因緣嗎？因緣它一定要有這個因緣才可以的，我現在再問你這個緣。

「復次」：又問你一次，再說明白一點給你。所以你說佛啊，多慈悲！一看阿難還是眼光光在那望著，還是沒明白呢！他一看就知道阿難沒明白，所以再給講一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有見，緣暗有見」：你說這個見呢，是緣，順著這個明啊，才有這個見；可是啊，順著這個暗有這個見，這個緣，因緣；啊，是因為這個有這種空的因緣有這個見；可是因為這個塞的因緣才有這個見呢？

阿難！若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

所以呀，阿難！「若緣空有」：假設要是因為這個緣空，有這個見，「應不見塞」：就不應該看見塞。這個道理和前邊呢，意思差不多的，還是一樣；不過佛呀，因為慈悲，所以詳詳細細呀，不怕麻煩的這麼給左講一遍，右講一遍。「若緣塞有」：若是啊，因為這個塞的緣故，而有這個見，「應不見空」：那麼空就不應該見了。「如是」：像這個樣子，「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這個緣明、緣暗這個道理，也和這空塞的道理是一樣的。

當知如是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呢，

這現在又給他當頭棒喝，啊，你應該知道，你不要再這麼迷迷糊糊的了！啊，「如是精覺啊」：像這種精覺妙明啊，這種的精覺妙明的見呢，「非因非緣」：也不是因為因，也不是因為緣，也不是因為自然這個道理，你知道嗎？

非不自然，無非、不非，無是、非是，

在這種啊，見精的上邊，「非不自然」：非不自然呢，並不是說就是自然。這「非」，連那個不自然都沒有，連那個不自然都沒有。「無非不非」：也沒有一個非，也沒有不非，沒有是，沒有不是，「無是非是」：沒有這個對，和不對。這裏頭啊，你就不能用你這個分別心來想它，你一出是非，這就不是這種啊，見精的道理了。

怎麼呢？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你要離一切的虛妄相，離一切相，就離一切的虛妄相，這就是啊，這個真實法。你不要在這個虛妄相上來用功夫，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能離開一切的虛妄相，這就是你真正的見精，這就是真正這個妙法。

汝今云何於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手掌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捉？

在前邊這一段文說的，離一切相，即一切法。離一切相，離一切什麼相呢？一切的妄想的相；即一切法，就是這個真如的妙法。你如果不離一切妄想相呢？那麼就不是和一切真如的妙法。

那麼世尊又向阿難說，「汝今云何」：你現在怎麼樣啊？「於中措心」：你為什麼在這個妄想裏邊，你措你的心呢？你在這個妄想裏邊用功夫呢？「以諸世間」：以這個一切的世間呢，「戲論名相啊」：世間這個自然和因緣，這都是一種戲論。

戲論呢，就是講笑話，講的不實在的東西，這叫戲論。「而得分別」：你用這個戲論這個名相，而來分別我這個妙法，來分別我這個楞嚴的妙定，這怎麼可以呢？

「如以手掌」：你用這種妄想的心，分別的識心，來揣測這個楞嚴的妙定，如以手掌，好像用這個手掌，手掌怎麼樣呢？「撮摩虛空」：撮，就是，啊，這麼，或者這麼想抓虛空；摩，這麼用手來摩這個虛空，捉摩虛空，想把這虛空抓來，虛空你怎麼能抓來它呢？你就問一個小孩子虛空能不能捉來？小孩子也說捉不到，啊，你現在竟來捉虛空！

好像那個鄧華峰似，鄧華峰說啊，你若把虛空能捉去啊，然後你再來捉我鄧華峰，和那鬼說！因為那鬼以前呢，來捉他來了；來捉他，啊，他就被鬼捉去；這個鄧華峰被鬼給捉去了，他就和這個鬼來講人情。

說是啊，你等一等呢！我還有一點事情沒有辦完，我把這件事情辦完了，我就同你去見閻羅王去。誰是鄧華峰呢？這鄧華峰就是一個修道的，大約也是一個有定力的一個和尚。那麼他雖然有定力，在定中啊，這鬼神看不見他，出了定啊，鬼神就可以看的見他。

那麼他在出定的時候，這鬼呀，就這無常鬼！什麼叫無常鬼呢？就是要死的

時候啊，那個來陪著你去見閻羅王那個伴侶，那個伴侶！他來把鄧華峰就給捉住，說，你壽命應該盡了，跟著我去見閻羅王去了！那麼鄧華峰被他用這鐵鎖鍊子給鎖住了，說啊，鄧華峰就說，朋友！你不要這麼沒有人情講，我還有一件事情，辦好了，我就跟你去了。

那麼這鬼一想，反正你都是被我給捉住了，我現在不要緊，給你一點人情。於是乎啊，就說，你有什麼事情辦了！他就把腿盤起來了，打上雙跏趺坐，往那一坐，就入了定。他這個入定，入了無想定，入這種無想定！完了，在沒入定以前呢，就說，說，汝今捉得虛空去，回首再帶鄧華峰。說你若能把虛空捉去啊，你回來再來帶我去見閻羅王去。那麼這鬼一看他入定，也沒有法子了，也就捉不住他了，所以你們這個定力呀，是最要緊的。

什麼叫定力呢？這個定力，不被物轉，能轉一切物，就是前邊那不說的，「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你能把這個不為物所轉，而能轉一切物，這就是同如來一樣。所以這個定啊，你修有定力，也就是這樣子，遇到什麼事情也都有定力。啊，你若真有定力了，我告訴你，這講這個道理呀，不是說講笑話，真的！你男人見到女人，怎麼樣漂亮的女人，你心裏能不動，不生一種情欲心，這是有定力。

啊！你一見著女人，喔！就躍躍欲試，啊，那喉嚨裏都伸出手來了，啊，那就是沒有定力了。換一句話說，女人見著男人也是這樣子，也要如如不動，能以呀，不被這個情欲所轉，這就是定力。這第一步啊，你不要以為這是不得了了，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你能不為情欲所轉，你見有如無，你對境無心，對著這個境界還沒有心，這就是啊，定力。你想要測驗你的定力，你自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譬如，男女這種情欲心，你能不動，那你就有一點定力了。甚至於啊，啊，你陪著你女朋友，也一點什麼事都沒有，那是真正的功夫。

可是啊，這個功夫不容易的，啊，這個叫什麼呢？真功夫啊！這個你若有這種的定力了，這一定就是金剛不壞身，一定就可以修到金剛體。若沒有這個定力，那怎麼辦呢？還要用功夫，再啊，加功猛進。你不要自暴自棄，說，我不夠這個定力，算了！我也不修行了，隨他去囉！那就沒有用了，那你就自甘墮落。你越沒有定力，越要修的，好像，我坐這個地方，痛嗎？越痛我越要坐，我勉為其難，這也就是啊，定力，所以這個定力呀，就這樣子的。

如以手摩虛空啊，「祇益自勞啊」：祇，就是單單的；單單的徒勞無益，而啊，你自己勞乏自己，令你自己呀，精神也疲倦了，也沒有力氣了。你手總

這麼摩，摩來摩去，你說這個自己這個臂不會疲倦嗎？不會勞苦嗎？啊，久而久之，這個手臂子也痛了，也發痠了。

這就怎麼發痠、發痛呢？就是勞了，太勞苦了。他這麼摩來摩去也抓不著虛空；抓這個虛空，抓來抓去也抓不到，啊！抓來也沒有，抓來也沒有，你說這是幹什麼？啊，這真是啊，無事找事情來幹。

這個阿難呢，就是這樣子，啊，他沒有工作，大約啊，那時候做和尚啊，吃飽飯沒有事情做啊，他就找這個工作，來抓虛空，抓虛空。

啊，「虛空云何隨汝執捉呢」：這個虛空它怎麼會隨著你來抓得住呢？虛空根本是空的，你怎麼可以抓呢？你若抓住，有所執著，有所執捉，就不是空了。要有個東西，你才能抓得到，好像抓這個杯，這有個杯才能抓得到；若沒有這個杯，你抓來抓去是沒有的，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是阿難呢，盡在這個分別識心上用功夫，也就佛呀，給他舉個比喻，也就是等於捉虛空一樣的，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祇益自勞，也就增加自己的勞苦，而對於這個自性上一點益處都沒有。

阿難白佛言：世尊！必妙覺性，非因非緣，世尊云何常與比丘宣說見性具四種緣，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義云何？

啊，阿難你說多大膽量！居然呢，就和師父來駁起嘴來，居然呢，就和佛呀，公開來辯論上，啊，這正好好像下棋似的，執起車來了，對起炮來。

啊，你看，他說，你若說這個，「阿難白佛言呢」：說了，說世尊呢！「必妙覺性」：你必定啊，認為這個見精妙覺明性，「非因非緣」：不是因緣，啊，你說它不是因緣。那麼「世尊云何常與比丘」：世尊你為什麼以前常常和比丘這樣講呢？啊，你看，來揭佛的短來了！你以前講的嘛！這不是我講的嘛！你以前常常和比丘講，「宣說見性」：說這個見呢，這種性；你常常說的，這是你說的！

你看，你聽這口氣，對佛都來這是抗議，來上了抗議了！啊，大約阿難這時候，也左碰了一次釘子，右碰了一次釘子，啊，從一開始到現在呀，就沒有說對過什麼話，所以現在呀，也就不顧一切，我要和佛來辯論一下，啊，所以就說，世尊你常常說這個見性，「具四種緣」：有四種的因緣。見，這個見性有四種的因緣，現在佛怎麼又說它不是因緣了呢？這個裏頭啊，哦，真是啊，膽大包天來和佛來辯論起來！

那麼這四種緣是什麼呢？「所謂因空、因明、因心、因眼」：空的因緣，和這個明的因緣，和這個心的因緣，和眼的因緣。「是義云何」：那麼你說現在不是因緣，這個妙覺見精啊，不是因緣，那麼說這個道理要怎麼講呢？

你以前這麼樣講的，現在你又反口了，說不是這樣子，這怎麼可以呢？佛說話都可以說了不算嗎？佛不打妄語的！怎麼你說是這個，又，現在又不是這個了？你說這個，啊，遇到這樣的徒弟，真是不好辦！真是不好辦！佛啊，啊，這幸虧是佛！要是我，就沒有法子了。

佛言：阿難！我說世間諸因緣相，非第一義。

這個阿難呢，真是算能言善辯，把佛都給說的，說屈服了。現在佛是告訴他了，佛啊，說啊，佛言：阿難呢！「我說世間諸因緣相」：我說這個世間的諸因緣相啊，「非第一義呀」：這不是第一個道理呀！我那時候所說的道理是方便權巧啊，你不要認為那時候所說的是真的。

我那時候是啊，好像啊，哄小孩子似的，告訴你們好好的，不要調皮，你將來長大了，就可以做大官，你可以做什麼有這個很有價值的事情，是一種方便權巧的法門，我以前所說的；你聽這口氣，是不是佛都屈服了，佛向阿難來屈服了。啊，非第一義呀，這不是真正的第一義諦。

那麼在《維摩經》上啊，這個《維摩經》，這個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說什麼是第一義？維摩居士你說怎麼樣啊？你們猜一猜維摩居士說什麼？怎麼樣答覆的？你們若現在有人知道啊，這個真是現在的維摩居士。有沒有人知道啊？什麼叫第一義諦？什麼叫第一義諦？

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維摩居士你說怎麼樣啊？怎麼樣？說什麼？你們有知道的沒有？若有人看過《維摩經》的，就會知道；沒有人看過的，我現在告訴你們。我告訴你們，不過你不要學那個周迷勒出去宣示，對人也這麼樣表示，這是你們不可以這樣子去對人表示的。為什麼呢？你沒有到這個維摩居士的程度啊，不可以這樣子去表示的。

維摩居士，把眼睛一閉，口也不張開，一句話也沒有講，什麼也不講了。文殊菩薩，喔，說，你明白了！這是這樣子的。你們不可以到其它的地方，人問你什麼叫第一義諦？你也這麼樣子，一坐，這不可以的。不過知道是可以，現在知道了，知道這個道理可以，不可以這樣去賣弄，去賣弄啊，好像你已經和維摩居士是一樣了，這不可以的。

尤其好像有的人看《六祖壇經》，《六祖壇經》上有很多的道理，有的時候他也拿來**做口頭禪來講**。你真正明白這個道理才可以的，不可以呀，做口頭禪的功夫，不可以呀！

我再告訴你們說，這很重要的，你不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和人打機鋒。怎麼打機鋒呢？或者豎一指，或者伸個拳，或者這麼樣子，這都不可以的。為什麼呢？你不是過來人，你不是開悟的人，你不能做這種動作的。做這種動作的，都是開悟的人，開悟的人他無所不通的。

所以在昨天我來說某一個人呢，他自己迷迷糊糊的，以為自己這個好像喝醉酒了似的，忽忽悠悠的，啊，以為開了悟了，啊，以為開了悟了，所以我就叫他講這個七種立題，六種成就，他一題也不題，一就也不就，你說這你開的哪個悟？開的是什麼悟？若開悟的人，你就不知道，你一提出來，他也會給你說出個道理來，會說出個道理來。

他為什麼呢？這**一切的道理，都是從心裏發出來的**，他開悟的人呢，他那個心，光明了，什麼道理都通了。他通了，就不知道那個事情，他都可以講出來個理由來，這叫開悟的。所以呀，這個絕不能啊！

中國有一句話：「涼水打茶，硬沖」，涼水打茶硬沖，用這個涼水，沖茶，這叫硬沖；硬充啊，硬充我開了悟了，真不知慚愧這種人！真是無慚無愧的！佛教裏不可以有這樣子的人；有這樣的人，那就是佛教的敗類，我告訴你。

阿難！吾復問汝：諸世間人，說我能見，云何名見？云何不見？阿難言：世人因於日月燈光，見種種相，名之為見。若復無此三種光明，則不能見。

「阿難」：佛又叫了一聲阿難！啊，佛向阿難來解釋了完了之後，啊，又啊，覺得這是個小弟弟，總要憐憫他，於是乎就叫了一聲阿難。「吾復問汝啊」：我呀，再問問你，啊，小孩子，我再問問你。

「諸世間人呢」：所有這個世間人，「說我能見」：他啊，每一個人說他能見。說我能見，這不是說佛能見，是說每一個人能見，說我能見；諸世間人呢，他都說我能見。這個「我」，你不要看不通這個文字，說，哦，這是佛說的，說佛能見吧！這佛說的話嘛！不是的，這說每一個人呢，說他自己能見。

「云何名見，云何不見」：怎麼樣叫一個見呢？又怎麼樣叫一個不見呢？

這兩種見，和不見的道理，你告訴我啊！

「阿難言呢」：阿難現在一聽佛向他屈服了，啊，這回他勝利囉！於是乎啊，就又不加思索了，這回又說了。

阿難言呢，「世人因於日月燈光」：世人呢，因為這個日光、月光、燈光，這三種的光而能見，「見種種相」：見所有的一切相。我們現在若沒有燈光，沒有日光，沒有月光，就看不見東西。

啊，「名之為見」。

「若復無此三種光明」：要是沒有這三種的光明的話，「則不能見呢」：就不能見了。

阿難！若無明時，名不見者，應不見暗。若必見暗，此但無明，云何無見？

阿難呢，一說出話來，就自相矛盾，自語相違，自己呀，打自己嘴巴。誰呢？阿難！阿難自己打自己嘴巴。怎麼打自己嘴巴呢？他說出，自相矛盾，**以其人之矛，刺其人之盾**。也自語相違，自己呀，和自己說話，違背自己這個宗旨。所以他說，若沒有這三種的光明嘛，就沒有見。

佛呀，就抓住他這個要點，你說沒有見嗎？我來問問你。「阿難，若無明時」：假設你說沒有這三種的光，日月燈這三種的光，「名不見者」：就叫不見，沒有這光，就沒有見了，你是不是這樣講？

哦，本來前面呢，已經講這個道理了，不過阿難呢，大約雖然多聞，他恐怕當時啊，或者也不記得，所以佛又給他重複一下。啊，「應不見暗」：你既然說沒有這個燈光就沒有見，應不見暗，他連暗也看不見了。

我相信這果進總記得，我問，說是沒有明，她看見什麼了？她說，看見black（暗）。

現在也就是，說沒有明，他就沒有見，那麼也應該不見暗，暗也看不見的，這才是沒有見。

「若必見暗」：若是一定你記得我以前說，你問那個盲人來的，那個瞎子你問他看見什麼？他說唯見黑暗，他直接看見黑暗；那麼看見黑暗，這也是見呢！

啊，現在呀，你若必見暗，你若一定，這個理論你不能變了，你說這個見暗，一定是見暗的。

「此但無明呢」：這個能見暗，這不過僅僅沒有明了，你不能說沒有見呢！**沒有明是可以，你不能說沒有見呢**！「云何無見」：啊，你怎麼說就沒有見了？啊，你怎麼說就沒有見了？講啊？唉！阿難這回又碰了個釘子。

阿難！若在暗時，不見明故，名為不見；今在明時，不見暗相，還名不見。如是二相，俱名不見。

唉，阿難！你若在暗的時候，「不見明故」：在黑暗的地方，就看不見光明。啊，「名為不見」：因為你不見這光明，所以你就說啊，不見光明了。

「今在明時」：現在呀，你在這個明的時候，有燈光，有日光，有月光，這個三光，「不見暗相」：你這個時候你也不見暗的相啊，因為明來則暗去啊，暗的你也沒有見著！你現在在明的地方，就看不見暗的地方。

「還名不見」：這也是啊，叫不見，也叫不見。「如是二相啊」：現在所說這個明、暗二相，「俱名不見」：這都是叫不見，這兩種都叫不見，對不對啊？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若復二相，自相陵奪，非汝見性，於中暫無。如是則知，二俱名見，云何不見？

你看，佛這個辯論呢！佛是一個大辯論家，辯論專家，你現在無論要和誰辯呢，恐怕都可以勝利。

「若復二相」：假設要在這個兩種相，這兩種明暗二相，「自相陵奪」：自己呀，陵，陵就是欺陵；奪，就是爭奪；這兩種的相啊，互相爭奪。啊，你也爭著見，他也爭著見；你說你見了，他說他見了；明就說我見了，暗就說我見了；你就說，明也沒見，暗也沒見，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非汝見性啊」：這種互相陵奪的這種道理，這不是你能見的這個見性啊，「於中暫無」：你這個見性，並沒有增、也沒有減，也沒有生、也沒有滅，不是暫時間你這個見性沒有了。

是怎麼樣了呢？「如是則知啊」：你由這一點你就應該知道啊，「二俱名見」：

這兩種啊，都叫見；見明、見暗，這兩種你都不能說是不見。你不能說是不見明，就是叫不見；不見暗，也叫不見。二俱名見，兩種都叫名見。

「云何不見」：這兩種既然都叫見，你怎麼說是不見呢？你怎麼說是不見？你再講了！

這再往深了問一層，你講啊！

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塞之時，見非是塞；

因為上邊所說這個道理，所以阿難你就應該知道，「汝今當知」：你應該啊，現在應該要知道了。

看見明的時候啊，你那個看見，並不是明，你那個見性，並不是明；並不是你那個見性，隨著明，而轉為明了。你那個見性，隨這個境界轉。

「見暗之時，見非是暗」：你看見黑暗的這個時候，你那個見，並不是黑暗的，你那個見，還是沒有變更的；和見明，那個時候，那個見，是一樣的，等無差別的。

「見空之時，見非是空」：你看見空那個時候啊，你這個見，並不是就隨著空轉了，就跟著空跑了。

「見塞之時，見非是塞啊」：你看見那個雍塞的地方啊，並不是你那個見，也隨著它雍塞了；它不會被這種外境所轉，不會被外物所搖的，它是你常住不變的一種見性。

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

前邊所說的這四種的意思，四種的因緣，而成就這個見性。

「汝復應知」：你呀，阿難，你應該知道，「見見之時啊」：你看見，的那個見，之時，「見非是見」：你看見，怎麼看見？

第一個「見」字，這是啊，我們那個真正的見，真正的見。

第二個「見」字呢，就是那個見精的那個見。

見精那個見呢，雖然說也是一個真見，但是啊，就稍微有一點妄了。

這個呢，見，頭一個見，是一個精見的見，那麼就是真正的，那個真見。

這第二個呢，就是帶一點妄見。

所以你那個真正的見，能以見到那個妄見的時候，見非是見。你這個真正的見，也離開一切的體相，沒有體相，什麼都沒有的，所以說，見非是見。

你看，連個見也不成了，根本就什麼都沒有了。因為什麼都沒有，你就不能給它起出個名字來。這個地方，所謂：「離言說相」，說也說不出來。所謂：「口欲言而辭喪」，(辭啊，就是這個言辭的辭)，喪亡了，沒有了。

「心欲緣而慮亡」，心裏要想、想一想啊，也沒有辦法可以想了；而慮亡，(這個慮啊，就是考慮的那個慮)，慮也沒有了，也死亡了。

這叫離言說相，說，說不出來的；離文字相，你也不能有一個字可以代表出來它。

所以呀，見非是見，根本就沒有個名。

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這個道路，斷了，沒有了。心行處滅，心行，心，這個心可走的那個地方啊，也滅了，也都沒有了，這個時候啊，所以這叫啊，見非是見。

那麼這個道理呢，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不過你若對佛學有認識了，這也很容易明白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心，你這個心行，心怎麼會行呢？就是心想的地方啊，都沒有了，沒有什麼可說的。

所以呀，離一切文字相，離一切言語相，什麼都沒有了，這個。那麼你既然什麼都沒有，你怎麼又能說它是因緣，又說是自然呢？

「見猶離見呢」：你這個見，尚且應該離開這個見。「見不能及呀」：你這個見呢，啊，也不能追得上這個見，沒有了，你找什麼？見不能及。你這個見，能看見的這個見，都看不到了，這種東西。

這是，**你看不見！這個見是什麼？這是你那個真正的見。**

「云何復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你為什麼還要說，說我說的是，以前說那個因緣，你拿那個來比呢！又拿那個外道的自然來比，又拿那個和合相，啊，說是啊，大家和合到一起，這麼混合起來了。

好像啊，啊，七、八樣米，褒一鍋粥，啊，成了糊塗粥了，也分別不清楚。好像今天你們包的餃子，煮餃子，啊，餃子都煮破了，也變成分不清楚，這也是和合相，這就是和合相。你要是說不知道什麼和合相？那就是和合相，都碎到一起了。

所以呢，哎，你在這個地方，怎麼能再說是因緣呢？因為我講的因緣法呀，是那個為初機呀，小乘人，和這個外道，破他外道那種的自然，和這個小乘的人，權乘，權乘就是啊，小乘，就是二乘人，聲聞、緣覺。

現在我說這個《楞嚴經》，這是啊，要顯示出來這個楞嚴大定，這種的妙義呀，根本就那個因緣就不能和它比的。你怎麼還可以，現在還可以拿這個因緣，來和這個第一義諦來比呢？和這個楞嚴大定來比呢？這就好像啊，你拿那個黃銅啊，認為是金子了。你是太執著了，所以呀，你不能這樣的想了！

汝等聲聞，狹劣無識，不能通達清淨實相。吾今誨汝，當善思惟，無得疲怠妙菩提路。

釋迦牟尼佛就說啊，說，「汝等啊」：你們這一般的，「聲聞」：聲聞呢，就是二乘人，「狹劣無識啊」：你們這個心呢，非常的狹小，你們這種知識啊，非常的陋劣，就很沒有知識的。你們這一些個聲聞人呢，只知道自利，而不知道利他；你只知道顧自己，而不管一切眾生的痛苦。你做自了漢，所以呀，你們這個心量是太狹窄了，你們這種知識也啊，最陋劣。

最陋劣，就是啊，沒有什麼不好，你們沒有知識。無識，無識也就是沒有真正的知識，這種知識啊，不是說普通的那種知識，這是什麼知識呢？就是真正大乘佛法的知識，大乘佛教的知識你們沒有。

也就是啊，這個楞嚴這第一義諦這種妙定，你們這些個聲聞呢，不懂，不明白。「不能通達清淨實相」：你呀，不能通達，不能明白，你們現在都還是啊，執著心也太重，分別心也太多，所以呀，就不能明白這個大乘的教理，大乘的佛法；清淨實相，也不能明白這種清淨的實相；清淨的實相，就是大乘的一種的法的一種法相。

什麼叫實相呢？實相無相，實相它沒有相，這頭一個解法。又實相者，無不相也，實相，這個實相啊，所有一切的相，都是由這個實相裏邊生出來的，這叫實相無不相，這是第二個無不相。第三個是無相無所不相，在這個一切的法裏邊呢，都是由這個實相生出來的，所以這個實相，就是法的本體。

那麼說你要找這個實相，大約法的本體，到底什麼樣子呢？你又看不見，這不過就給它起個名，叫實相而已。

也就好像那個老子所說那個，「道可道，非常道」，你那個道，要是可以說出來的，可以呀，講出來的，那就不是一個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若有一個名可以講出來，那也不是個常名。所以他才說，啊，「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是老子的學說是這樣子。

不過，我現在是把這個名詞啊，來這麼提一提，還容易明白這個實相的道理。

這個實相啊，也就是真空，也就是妙有。那麼真空，真空，你說它空嗎？真空不空，真空並不空的。為什麼它不空？它裏邊能生出妙有來。那個妙有啊，並不是有，並不是有叫妙有，它那個妙有不有，妙有非有。

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因為它非有，所以成妙有；那個不空，所以成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這個實相，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你若明白這個道理了，就一通一切通。

自性，我們人這個自性是什麼樣子呢？自性如虛空，好像虛空似的。那虛空裏，你說有東西沒有呢？虛空裏頭什麼都有。但是你可看不見，是不是！虛空裏邊那個有，就是個妙有；虛空裏頭它不空，那就是個真空。

所以呀，因為真空不空，所以又叫妙有；妙有非有，又叫真空。這兩個名稱呢，也是一個的，你把它詳細一研究，甚至於一個也沒有了，這都是啊，叫頭上安頭，來起出個名字啊，引人入勝，說，哦，這是真空啊！這是妙有啊！這是實相啊！就叫你呀，來啊，有一種的執著心。

若講到那個真正的法的本體，什麼也沒有了！掃一切法，離一切相。前邊不是講，「離一切相，即一切法」，你若能把世間這一切的相離開了，這就是法。但是一般人都離不開這個相；所以離不開這個相，也就得不到一切的法。

說，我能離相，我什麼也不著住了；什麼也不著住了？你看頭先地震，你害

怕不害怕？頭先地震，我相信有好幾個人，啊，很驚慌，那就是你沒能離相呢！若離相了，什麼也！啊，「**泰山崩前而不驚**」，你就這個山呢，在前邊倒了，也不驚恐的。

這就是啊，能以轉物的人呢，就遇著什麼境界，也不驚恐的。你**若不驚恐，什麼境界也都沒有了**。為什麼有境界？為什麼有魔障？為什麼那魔能來擾亂你的定？就因為你呀，搖動了！你這一搖動，他就趁虛而入；如果你要不動呢，那任何的魔王他也沒有法子你，他也沒有一個什麼咒可以念的，念的你搖動了。

說是，那這個經上，阿難怎麼還被摩登伽女的媽媽念咒把他迷去了呢？那就因為他沒有定嘛！他若有定，阿難若有真正的楞嚴定，佛又不需要說《楞嚴經》了，也不需要說〈楞嚴咒〉了，你我現在也不要聽《楞嚴經》了，也不要學〈楞嚴咒〉了，所以呢，這都是一種因緣。

我們人若有定力呀，是在任何的境界來了，都不會驚恐的。

「吾今誨汝」：我現在啊，教誨你阿難。「當善思惟啊」：這個善思惟呀，並不是他以前那種的思惟，不像阿難所說那個思惟；一樣的思惟兩個字，但是啊，不是一樣講法。這個思惟，是要啊，用他那種真心呢，去觀察，不是啊，用那個分別識心來用事的。

「無得疲怠」：你呀，不要懶惰。這個疲呀，就是疲倦了；怠呀，就是怠惰了；疲，疲倦；那麼怠，就是懶惰。就是啊，這個意思啊，也就是你不要懶惰，不要懈怠，不要你**因循了事，苟且塞責**，你不要馬馬虎虎的就是，你切記不要馬虎這個地方。

「妙菩提路」：你不要馬虎什麼呢？你要特別注意，特別要知道這個是妙菩提路啊！這是一個妙覺的道路啊！這個道路，是成佛的一條道路，是楞嚴大定。你有了楞嚴大定，就可以走到啊，這個妙覺的果位上去。

妙覺的果位，就是佛的果位。這佛，叫妙覺；菩薩呢，叫等覺，等於妙覺；妙覺呢，就是佛，成佛這叫妙覺。

這個妙菩提路，由聲聞到這個妙覺這個位置，中間呢，在這個《楞嚴經》上啊，所講的有五十五個位置，五十五個位置，後邊呢，都會講的。這個菩提路呢，就是由這個聲聞乘上啊，到這個菩薩乘，到佛乘，中間呢，經過這五十五個位置；位置，這五十五個階級，五十五個階段。

027. 卷二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為我等輩，宣說因緣，及與自然，諸和合相，與不和合，心猶未開，而今更聞見見非見，重增迷悶。

這個「重」字啊，讀(彳乂厶ノ)，重增。(重啊，就重複的重)。又加多一層的迷悶，以前呢，有一層，現在變成兩層。

阿難白佛言，說，「世尊，如佛世尊」：好像啊，佛、世尊你以前，「為我等輩」：為我這個聲聞，和這個緣覺；輩，就他們聲聞、緣覺；阿難，和聲聞、緣覺這是同輩的。

「宣說因緣」：你呀，說過這個因緣，「及與自然」：和這個自然的道理。「諸和合相」：這一切的和合的相。「與不和合」：和啊，不能相合的，不能和合這種相。「心猶未開呀」：你雖然講了，我們聽了之後，到現在還沒有開悟，也沒有明白；心猶未開，心呢，尚且還沒有開悟呢！

「而今更聞」：而今呢，現在我又更聽到啊，「見見非見」：這個見，和這個見，又不是見！「重增迷悶」：這種的學說，這種的道理呀，令我加多了一層迷悶，加多了一層糊塗，加多了一層不明白！啊，這阿難呢，向佛又來囉嗦！

伏願弘慈，施大慧目，開示我等，覺心明淨。作是語已，悲淚頂禮，承受聖旨。

「伏願弘慈」：阿難呢，說啊，增加我多一重的迷悶呢，我越聽越不明白，越聽越不懂？好像啊，有人聽《楞嚴經》，聽到現在，說，這是講的什麼？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啊，聽了這麼多天，越聽越不明白！這也是這樣子。伏願弘慈啊，我現在啊，跪到佛的面前，願意佛呀，發大慈悲；弘慈，就是大慈悲。

「施大慧目」：賜給我這個智慧的眼目，賜給我智慧眼，啊，「開示我等」：佛呀，開示我們這個二乘人，聲聞、緣覺，「覺心明淨」：這種啊，開悟的這個心，而這個清淨的體。

「作是語已」：阿難這回是真著急了，所以呀，作是語已，說完了這話，你說怎麼樣啊？「悲淚頂禮」：就哭起來了，啊，他把那個小孩子的態度啊，

小孩子時候那種本領啊，又搬出來了，搬出對著佛哭，對佛哭起來了，哭起來完了又叩頭，啊，好像啊，啊，就沒有吃奶的孩子哦，哦，見著媽媽了，就哭起來要奶吃。

這個請這個法，也就等於要奶吃一樣的，所以他就哭起頂禮。「承受聖旨啊」：請釋迦牟尼佛呀，來給他這個法乳；法乳啊，就是法的奶呀，給他法的牛奶，好啊，解除他這種飢餓，這種迷悶的飢餓。

爾時世尊，憐愍阿難，及諸大眾，將欲敷演大陀羅尼，諸三摩提妙修行路。

阿難這一哭啊，把佛呀，也哭的出了定！出定，就要給他解釋這個道的道理，這個妙定的這種道理。

所以說，「爾時世尊」：當爾之時，就是在阿難呢，餓的不得，想要吃奶的時候；也就是阿難迷昧太深，想要明白的時候；也就是阿難在悲淚頂禮的時候；啊，阿難這一哭啊，佛啊，啊，本來佛是就有大慈大悲的心，阿難這一哭啊，把佛這個慈悲心呢，啊，又給衝動起來了。衝動啊，就要快啊，來給阿難說法。

所以說，世尊！「憐愍阿難呢」：啊，他因為啊，阿難是他堂兄弟，佛啊，大約也這個時候啊，對這個小弟弟啊，特別的愛護的，所以呢，憐愍！「及諸大眾」：不單單為阿難，而且啊，在會的這個大眾。

「將欲敷演呢」：將啊，就是將要；將要啊，來敷演；敷，就是啊，那麼一樣一樣的給他分別說出來，這叫敷；演，演說。演說什麼呢？「大陀羅尼」：怎麼叫大陀羅尼呢？就是大總持。這個陀羅尼呀，是個梵語，印度話叫陀羅尼，也就是個咒。

咒呢，有的時候就翻譯成陀羅尼；陀羅尼翻譯到中文呢，就叫總持；（總啊，就總統那個總；持啊，就祇持的持）。這個意思就什麼呢？總一切法，持無量義。言其啊，這一切法都在這個咒裏頭包括著，無量的妙義呀，也在這個咒裏頭生出來，這是一個解釋法。

又有一個解釋法，這是啊，我自己的解釋法。怎麼叫總呢？這叫總持身口意這三業要清淨。總身口意三業要清淨，持戒定慧這三無漏學要精勤，要精勤。持，持就是受持，受持啊，這戒定慧；戒定慧這三無漏學，這也是總持。

這個大總持，大總持呢，就是和那個小的不同的；小的，也是個小咒啊，那

個功效就沒有這麼大，現在是個大總持。「諸三摩提」：這三摩提，也就是三摩地，也就是啊，現在翻譯的說，samadhi，就是這個。這個我們人人都知道了，這是個定。「妙修行路」：要修行啊，三摩地，這個大總持這種法的妙修行路。這是啊，**釋迦牟尼佛要把這真正的法呀，要宣揚出來了。**

告阿難言：汝雖強記，但益多聞，於奢摩他，微密觀照，心猶未了。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示，

這佛啊，先給他一個tip（提示），給這個一個預言，預先呢，告訴他，說我要給你講什麼了現在。

啊，所以告阿難言，「汝雖強記啊」：你雖然記憶力非常好，你能博文強記，啊，過目不忘，你這個記憶力啊，是特別的強！「但益多聞」：你這個記憶力只可以幫助你這個多聞的這個這種的聞慧；聞慧呀，就是一聽他就開智慧了，一聽他開智慧；只可以呀，幫助你這個聞慧。

「於奢摩他」：於這個寂靜這種的道理呀，「微密觀照啊」：這種的妙不可言、微密的觀照的力量，「心猶未了啊」：你可是啊，一點沒能領會，一點都沒有明白，啊！你明白呀，太少了。「汝今諦聽啊」：你現在呀，要特別注意，聽我告訴你。

「吾當為汝，分別開示」：我現在啊，給你一條一條的，一樣一樣的，那麼一層一層的給你，開示你，你不要哭了，啊，阿難呢！不要哭了，你好好的，我給你說，我告訴你了，你不要悲哀了。

亦令將來諸有漏者，獲菩提果。

也使令將來啊，「諸有漏者」：將來呀，我們現在都包括在內，我們現在都是當時的將來。啊，諸有漏者，有漏啊，就是沒證得四果以前的這個人都叫有漏。這個漏啊，就是種種的毛病。

什麼叫漏呢？譬如，我們歡喜喝酒，這就有酒漏；歡喜抽菸，就有菸漏；歡喜吃好東西，就有吃好東西的漏；歡喜穿好衣服，這有穿好衣服的漏。你總而言之，我說這個，或者你還不會明白，總而言之，你**最好(ㄉㄞ、)什麼？那就是漏。**

說是，那我現在最好打坐，那這也是打坐漏了？這又不同講法，因為你這是啊，**往上走。**

我所說的你最好的，那是**向下流的，往下邊走的**。

你歡喜往下邊走，你最歡喜什麼，那就是漏，那就是漏。

那麼得(勿入V)到什麼程度無漏呢？到四果阿羅漢才能沒有漏。

這個漏，不是說你一定做去這叫漏。你心裏動動念，啊，說我以前有什麼毛病，我本來改了，我現在啊，還想啊，想要做這個事情，這就是又漏，又漏了，就這麼厲害的！你**只要一動念**，那個漏啊，就要往下漏了；你若不動念呢，那它就往上升了。

初果阿羅漢、二果阿羅漢、三果阿羅漢，還都談不到無漏；證到四果阿羅漢，才叫無漏。

那麼現在說這個有漏的人，諸有漏者，「獲菩提果」：得到啊，這個菩提的覺果。這「獲」字，當個「得」字講，就得著了。得著，怎麼得著的？就是要無漏才能得著呢；你若有漏啊，你就不要想得到這個菩提覺果。

你若不信，試一試！你試一試啊，你有漏，從無始以來到現在呀，你試了這麼長的時間了，所以現在呀，不要還迷迷糊糊的了，不要我說完了，還像沒聽見似的，啊，或者這大約法師不是說我呢！這麼多人，啊，大約是說旁人，我有這個小毛病也不要緊，這個我歡喜；這個小毛病啊，暫時我還捨不得把它放了，為什麼呢？現在這個法師不是說我呢！或者是說旁人。

可是啊，你不要自己混混自己，自己混混自己呀，就耽誤成佛的。所以我們由無始劫以來呀，流浪生死啊，在這個娑婆世界，生了死、死了生啊，這麼流連忘返呢！啊，這是很顛倒了！現在我們遇著佛法，應該呀，趕快的發勇猛精進的心，發覺悟的心，不要再流連忘返囉！

阿難！一切眾生，輪迴世間，由二顛倒，分別見妄，當處發生，當業輪轉。

啊，一讀這個文呢，已經應該啊，肅然恐懼，應該生一種啊，啊，警惕的心囉！

「阿難」：佛啊，叫了一聲阿難，「一切眾生」：所有這個世間呢，一切的眾生，「輪迴世間」：在這個世間上啊，生死的輪轉呢，啊，流轉在這個生死裏邊；好像車輪子似的，有的時候升天，有的時候又入地，有的時候去做

修羅，有的時候又做人，有的時候又做畜生，有的時候又做餓鬼，啊，這六道輪迴互相輪轉而不休息。

「由二顛倒」：為什麼呢？就有兩種顛倒，「分別見妄」：由這個分別這個識心，和這個妄見，見的妄。「當處發生」：在隨時隨地呀，都發生這種情形。發生什麼情形呢？發生這個妄想、妄見；見的這個也妄，也不是真的。

什麼叫見妄？我們如果真明白了，這個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什麼都沒有了。啊，說，那個可糟糕了，什麼都沒有了，那我到什麼地方住去啊？你還在你那房子裏住，你不要擔心的。

當處啊，發生，「當業輪轉」：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你做這個善功德，就生到天上去，你造罪孽過，就墮地獄去，所以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所以才說啊，「當處發生，當業輪轉」，在什麼地方造出什麼事情，就在這個輪迴裏受什麼果報。

這個佛法，是很微妙的，那麼在這個佛法裏邊，不覺得，得到佛法的好處；出在佛法的外邊，也覺不出來有什麼壞處。可是啊，在佛教裏邊，你一分功，一分果，絲毫都不會錯的。佛教裏頭，也是最自由的，也是最平等的，絕對沒有一種啊，偏袒的。

怎麼說最平等的呢？由一切眾生，餓鬼、地獄都包括在內了，如果你發心修佛道，都可以成佛的，你再壞的人都可以成佛，你再壞的畜生，也都可以成佛的。不是說，好像那個外道講的，說，這壞的人呢，永遠都是壞的，沒有法子度；那個老虎啊，什麼時候都是老虎，牠要吃人的，也沒法子度。

可是啊，在明朝的時候，那個蓮池大師，就有個老虎徒弟。我常常給你們講過，這個老虎的徒弟呀，拜蓮池大師做師父，牠就啊，護持蓮池大師。那麼蓮池大師走到什麼地方，牠就跟到什麼地方。可是啊，這個蓮池大師是沒有人怕，這個老虎一來了，人都跑得遠遠的，都怕這個老虎，可以說是望影而逃，啊！說老虎來了，人家都跑了。那麼以後蓮池大師啊，就叫他這個老虎徒弟啊，倒退著走，倒退著走。

那麼和尚都化緣，怎麼叫化緣呢？就是叫人家布施給自己。蓮池大師呢，也不例外，也是化緣的，化緣吃飯；沒有飯吃啊，就叫這個老虎徒弟出去給化緣。那麼說，這個老虎人人都怕牠，誰肯布施給牠呢？不錯，老虎啊，是人人都怕牠，但是啊，這個蓮池大師教導的好，這個老虎不傷人。

時間一久了，人人都知道這個老虎啊，是個真正的善老虎，不是個惡老虎，所以呢，也就沒有人怕了。並且蓮池大師叫牠倒退著進城，人先沒有看見這個老虎頭，先看見老虎尾巴，就沒有那麼怕。那麼並且蓮池大師的所有皈依弟子，啊，都認識這個虎師兄來了，有的先皈依的，就叫牠虎師弟，有的後皈依的，就叫牠虎師兄。

所以呢，牠若一來了，人就爭著布施，這個給三個錢，那個就給五塊錢，那個就給八塊錢、十塊錢，喔！這老虎化一趟緣回來就夠吃一年的，所以呀，啊，蓮池大師有這麼個老虎徒弟也都不錯！我很羨慕的，可惜收不著這個老虎徒弟。這是啊，那麼這個老虎是個最惡的，牠都知道皈依三寶，護持三寶，所以呀，這將來都可以成佛，這是最平等的。

那麼最自由的，這個做善、做惡，隨我們每一個人自己，沒有人限制你，沒有人說，啊！一定你要做善事，不要做惡事。我只可以這樣勸你們說，不要做壞事，你一定要做壞事，那我也不能啊，說是我造一個監獄，專門給我的皈依弟子做預備著，哪一個不聽我教，我就把他圈到這個監獄裏，也沒有這個法律，在佛法裏沒有的，沒有說是把人圈到監獄裏，令他改過自新的，沒有的，所以這佛教裏最自由的。

云何二見？一者，眾生別業妄見，二者，眾生同分妄見。

在上邊所說的兩種顛倒的妄見，這兩種的顛倒妄見，使之一切眾生在這六道輪迴裏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不已，循環無端。因為這種妄見支配，人有生死，那麼究竟這兩種妄見是什麼呢？

「云何二見」：怎麼叫兩種的妄見呢？第一的妄見，就是「**眾生別業的妄見**」：什麼叫別業呢？別業，就是和其他人不同的，也可以說叫別分的妄見。這個同分的妄見，也可以說叫同業的妄見。別業，就是啊，單單的自己的業，可以說是啊，是自業，是特別的；這個特別的，就與眾不同，這叫別業。

這種別業妄見，就是自己呀，見解也特別，自己行為也特別，所以自己呀，造的罪業也特別。這種別業妄見的人呢，就是什麼樣子呢？好標異現奇。怎麼叫標異呢？標異，就是和一般的人不同的；標異，標奇立異，總覺得他自己呀，與眾不同。那麼這別業妄見，造出的業也就特別的。

這就是什麼樣子呢？就一般的眾生啊，啊，在任何的場合裏邊，都要做什麼呢？做第一個，like first, like number one，這個因為和其它的業不同，這也是一種妄見，標異現奇這都是妄見，妄行、妄作、妄為，造出一種的業，

也就與眾不同，那麼這都是一種妄想心所造成的。

這個妄想，叫什麼妄想呢？就是好高務遠的心。好高，啊！什麼他好越高越好；務遠，哦，他好高務遠；（務啊，就服務那務），好高務遠。因為他好高務遠的關係，就標異現奇，獨出己見，所以造出一種別業，與眾不同了。

「二者」：第二的，是「**同分妄見**」：是啊，同分，就是和一般的人是相同的，又可以叫共業。普通有個或者天災人禍，或者天塌地陷，這死了多少人，那一個地方啊，喔！死將幾十萬、幾百萬，甚至於幾千萬，那個人，一起都死，這是叫個共業，這就叫同分妄見，這同業，這種妄想造成這種同業。

因為眾生啊，**迷物為己**，認賊作子，迷這個物啊，就以為是自己了，所以呢，啊，就造成這個同分妄見，這是一種啊，妄想啊，所造成的這種的妄見。這個見呢，不一定是看見的見；這個見，就是這個見解的見，這個意見相同，大家意見相同，同分妄見。

由眾生的妄想，造成這種的妄業；造成這一種的妄業，於是乎就受妄報。所謂：「**起惑、造業、受報**」。最初啊，就因為不明白，所以就造了業；造了業就要受報了，這是啊，這個眾生的共業。

啊，這共業，方才我沒講嗎！或者天災，譬如荒旱，這個地方都沒有飯吃了這個人，這是這個，這個地方的眾生共業所感。

我講一講這共業所感，在中國，民國三十三年，有過這麼一次事情，我以前講過，白文天大約也聽過來著。啊，民國三十三年呢，中國的河南省這個地方啊，就鬧荒旱，天呢，不下雨；不下雨還不要緊呢，它生蝗蟲，天生的蝗蟲啊，不知道多少？這個蝗蟲，懂不懂蝗蟲？

這蝗蟲啊，就是在空中飛的一種蟲子，一種worm，這個蟲子，大約有三、四寸長啊，在空中飛的；牠專門呢，吃這個禾田，你種的這個農產品呢，牠專門吃這個東西。你不論是菜蔬啊，是苗啊，所在農田裏頭的耕作物，這農作物，牠都吃的。這個蝗蟲有多厲害呀？在空中一飛呀，喔！遮天蓋日，你就用這麼一個像打魚那個網似的，不過這小的，小一點的東西，你在空中啊，把它綁到一條棍子上，一條木棒子上啊，你這麼舉起來，迎頭這麼一抄，抄這麼一大籬、一大網，回來就自己吃。

那時候因為人沒有米，也沒有，什麼東西都沒有，就吃蝗蟲；蝗蟲吃農產品呢，人就吃蝗蟲，這個人呢，通通都吃蝗蟲。那時候就有這個小孩子啊，有

這個小孩子因為小孩子的眼睛啊，多數都容易開佛眼的；所以那時候就有小孩子看見呢，空中怎麼這麼多蝗蟲呢？就在虛空裏頭啊，有個這麼長的白鬍子的老人呢，用口袋往下一口袋，一口袋那倒這蝗蟲，倒下來就變成蝗蟲了；變成蝗蟲，這個人就打蝗蟲吃，打蝗蟲。

那個蝗蟲啊，往地下一落，你不知道有多少啊？落到地下，就會有一尺多厚，那麼多的蝗蟲；不是這一個地方一尺多厚啊，甚至於幾百mile，幾百里呀，就這麼一落，就是有一尺多厚這蝗蟲，一尺多厚，幾百里那個地方都是那樣子，你說那蝗蟲有多少？所以這個人呢，就吃蝗蟲。

吃蝗蟲，你說奇怪不奇怪？這真是共業！現在講這個同分妄見呢，這就是同分妄見。啊，回來把這蝗蟲一做熟了，本來是蝗蟲，拿到這個桌子上邊要吃的時候就變成人糞了，這蝗蟲啊，自己就變成人糞，你說奇怪不奇怪？那麼人再餓了，自己也不能吃自己的糞；不等著吃，就變成這個人的屎了，啊，這個業障就這樣，就這麼厲害！

你跟這個人呢，就有的走難呢，由這個由河南呢，到長安，到西京長安，相隔八百里路；在每一天在這個路上那個人呢，死的不知多少？怎麼死的？都是餓死，餓死。這人餓了，死的時候怎麼樣死呢？餓，越餓他就越笑，在路上一笑，就死了，一笑就死。所以我說這個餓死的不錯的，哈！

這個中國呀，在民國三十三年，就有過這麼一次，這叫同分妄見。你看，你說怎麼不是妄見，本來是蝗蟲，你等著要吃的時候就變人糞，它自己就變人糞！你說這個東西你，這個不是一個人告訴我，有很多很多人呢，對我講了，我並沒有親眼見過，但是啊，我聽很多這個法師啊，告訴我；因為當時啊，這個法師都在那個地方，啊，這法師也跟著挨餓了。但是法師吃，沒吃蝗蟲？那我就沒有問他，所以現在你也不需要問我這個問題。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阿難！如世間人，目有赤眚，夜見燈光，別有圓影，五色重疊。

那麼這個前邊呢，我是大概講這個別業和同分妄見。那麼現在呀，佛又給呀，往詳細了解釋怎麼叫別業妄見？啊，這佛說的是特別詳細了，我說的那個是大大概概的，你們要根據這後邊呢，這就是解釋這個別業妄見。

「云何名為別業妄見呢」：怎麼叫別業妄見呢？阿難呢！「如世間人呢」：好像這世間一切人，「目有赤眚呢」：這個目有赤眚，就目有啊，紅翳子，在眼睛上啊，生這紅翳子。

「夜見燈光，別有圓影啊，五色重疊」：怎麼叫別業啊？就是特別的，他與人不同的；因為他想標異現奇，所以他得到的果報和這個業報啊，也不同的。怎麼？目有赤眚，赤眚啊，就是眼睛生那個紅翳子，紅色的這個翳子。紅色翳子啊，夜見燈光，晚間呢，看見這個燈光，看燈光什麼呢？

別有圓影啊，這個燈光啊，有一種的圓影，啊，那個燈啊，四外有一種圓影；圓影啊，就是那個圓的光。五色重疊，這個圓的影光啊，光影啊，所以說你盡在光影門頭用事，這也就是說這個。啊，你眼睛有毛病，看見那個燈，也就生了變化了。生了什麼變化？有個圓影，那個圓影裏邊呢，啊，花花綠綠的，青黃赤白黑，什麼色都有，你說這個圓影是真的？是假的？

就好像現在，啊，有的人呢，本來眼睛沒有毛病，他自己呀，要把它弄出個毛病來。弄出什麼毛病呢？看東西看的不清楚，啊，生一種幻見；幻見，虛幻的，那個不實在的那種見。啊，看這個牆啊，也變了色了，啊，五顏六色的，花花綠綠的，哦！

我怎麼知道這個呢？我以前呢，見過一個人，大約他不知吃的是LSD（迷幻藥），還是其它的幻覺丸呢，啊！他一邊看這個牆，一邊笑，笑的，呱呱的，這麼笑的也就不停止。我說你為什麼這麼笑？啊，你看，啊，這個color, different color. Oh! different color.（顏色；不同的顏色！）

你說這個，這和這個赤眚的人是不是一樣的呢？本來他眼睛沒有毛病，他吃上這種藥，把他弄的，哦！顛顛倒倒的，啊，看這個牆也變了顏色了。本來是這個牆就是這個樣子，他看的different color. 你說，你說這是真的，假的？那麼他呢，就認為這是真的。

一般沒有吃那個藥啊，也認為他是說夢話，說異語呢！好像作夢啊，在夢裏頭說話似的。這個呢，就是眼睛沒有毛病，他要把它弄出這個毛病來。這是啊，這個夜見燈光，晚上看這個燈光啊，啊，別有圓影，五色重疊，重疊呀，啊，就是不止這五色呀，啊！萬紫千紅啊，可以說是啊，啊，什麼色都有，變得，你簡直沒有看見那種顏色都有的。你說這個色是個真的，是個假的？

所以呢，這個後邊呢，就更有詳細的解釋。

於意云何？

「於意云何」：佛就問阿難，說你這個意思怎麼樣啊？對於這個見解怎麼樣？

此夜燈明啊，所現圓光，為是燈色？為當見色？

啊，於意云何？在你的意思怎麼子啊？阿難！這個夜的燈明，這個燈所現圓光，所現這個五色重疊這種的光啊，「為是燈色」：可是燈現出的顏色？還是啊，見，現出的顏色呢？啊，你講！

阿難！此若燈色，則非眚人，何不同見？而此圓影，唯眚之觀？若是見色，見已成色，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

這啊，又問阿難，世尊問阿難，說，阿難呢！「此若燈色」：你若說這個圓光，這五色圓光，五色這個圓影，啊，這個圓光現出這個五色的重疊這種的境界，若是燈色，若是燈上自己有的。「則非眚人，何不同見」：那麼則非眚人，可是啊，那個非眚人，非眚人，什麼是非眚人？非眚人呢，這是指的佛，佛就是非眚人，和這一切大菩薩，這都是非眚人。

眚人呢，就是我們眾生；我們這個眾生，那個燈啊，燈就是個真理，燈啊，是個表示真理了。這個佛呀，菩薩一看，就看見這個真理。我們眾生一看呢，就看見那個圓光；這個燈也看得見，但是燈外還有圓光五色重疊，這是啊，一切凡夫啊，這個眾生所見的。怎麼叫五色重疊呢？五色呀，就是代表這個五蘊的，色受想行識這五蘊。

「而此圓影，唯眚之觀」：那麼這個佛呀，是一個非眚人，菩薩也是個非眚人，這一切的凡夫就都比方色，這個五色重疊，這就表示這個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呢，把我們人呢，都圈住了，圈到這個五蘊裏邊，猶如那個燈，那個有眚的人，看見燈別有圓影。

本來這個燈，就是個真理的表現，表現真理。可是他啊，恍恍惚惚的，雖然知道有燈而見到這個圓影，就是我們這個人呢，被這個五蘊的色法捆住了，所以呀，見不著這個真理。所以說是啊，阿難！此若燈色，這個要是燈現出來的，則非眚人何不同見？眼睛沒有紅翳子的這種人他怎麼看不見呢？

「而此圓影」：而這個圓影，「唯眚之觀」：就是這個有紅翳子的這樣人，他才看這個燈啊，變成有圓影。不單燈有圓影，這個眼睛花了，好像你，那個我常常看見有很多的女人，在中國的女人呢，都會做針線；眼睛花的人呢，看見那個針鼻呀，啊，就變成兩個了，本來是一個針鼻，一看，看成兩個。為什麼？她眼睛花了，那也就是啊，這個眼睛有眚的表現。唯眚之觀，只有這個有紅眼睛翳子的人，才能看得見這五色的光。

「若是見色」：要是你說不是這個燈的色，是這個見的色。「見已成色」：這個見已經變成一個色了。「則彼眚人，見圓影者，名為何等」：那麼你若說這個見變成這個五色，那麼可是那個眼睛有毛病那個人見這個圓影，這個又應該叫什麼名字呢？又應該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這是佛呀，來問阿難。

復次阿難！若此圓影，離燈別有，則合傍觀屏帳几筵有圓影出。離見別有，應非眼矚，云何眚人，目見圓影？

「復次」：佛呀，又給阿難呢，再往深一層來說，說阿難呢！「若此圓影」：假設這個圓影，「離燈別有」：離開燈啊，還另外有個圓影，不是由燈生出來的。這意思呢，就是離開燈啊，另外有圓影。「則合傍觀」：那麼離開燈有圓影，那麼所有的屏帳啊、几筵呢，啊，都應該有圓影出，都應該有圓影。好像這桌子也應該有個圓影，啊，所有的東西都應該有個圓影，但是它沒有。

「離見別有」：離開呀，你這個見，另外有這個圓影，「應非眼矚」：這不是啊，說你眼睛看見就有這個圓影，你眼睛看不見就沒有，你離開這個燈若有圓影，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有，不是單單你看見這個燈才有這個圓影。

「云何眚人，目見圓影」：那麼既然離開這個燈有圓影，一切人呢，都應該看得見的，不單單呢，這個眼睛有毛病的人才能看見。那麼現在你為什麼，阿，云何眚人，眼睛有毛病這樣的人，目見圓影，他的眼睛見這個圓影，旁人就看不見呢？你講一講這個道理囉！

是故當知，色實在燈，見病為影；影見俱眚，見眚非病。終不應言：是燈是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

「是故當知」：釋迦牟尼佛說啊，因為上邊所說這個道理，所以你應該知道，阿難呢！你應該知道。這個當知啊，這裏邊就有一種啊，警惕辭，有一種啊，啊，釋迦牟尼佛已經有一點呢，怪責的口氣，說，你應該知道啊！你應當知道嘛！這麼個道理你都不懂，啊！真是太笨！

「色實在燈啊」：這個五色重疊這個色，是在燈，這也就表示啊，這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呢，包藏著「一」的這個真理，這一的真理，色實在燈。「見病為影」：這因為你眼睛有了毛病了，有了見病，所以就有了影了。這個色，燈，是一種有色的東西。

那麼你的見，也生了毛病了；這個見毛病，並不是說，見生了毛病，是眼睛

上生出赤眚來了，而有了毛病，影，才有這麼一個圓影。

「影見俱眚」：這個影，圓影和這個見，兩種啊，都有毛病。啊，這兩種雖然說兩種有毛病，實際上還就因為你這個眼睛上有眚，有眚，有這個紅翳子。所以啊，「見眚非病」：你這個能見到這個眚，這個圓光這個見呢，這個見並沒有眚，沒有什麼病，這個見沒有病。

「終不應言呢」：你不應該說，「是燈是見」，你不應該說這個燈就是個見，「於是中有，非燈非見」：但是你也不應該在這裏邊說這個不是燈、不是見，不應該這樣講。所以阿難你若這個道理明白了，你也就不會認物為己了。

如第二月，非體非影，何以故？第二之觀，捏所成故，諸有智者，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離見、非見。

我再給你說一個例子，好像什麼呢？前邊也說過這個例子，現在又舉了。

說是啊「如第二月」：好像這個第二個月亮似的，「非體非影」：這個圓影啊，也就等於那第二個月亮，不是另外有一個圓影的體，也不是在這個體上有個圓影，根本就都沒有的，是因為你的眼睛有毛病，所以看見這個圓影。

「何以故呢」：什麼原因呢？「第二之觀呢，啊，捏所成故」：你所看見那個第二月啊，是捏目啊，看見這個第二個月，你把這個眼睛啊，捏成兩個，所以看見兩個月，實際上那兩個月就是一個月，第二之觀，捏目所成故。

「諸有智者」：你有智慧的人，「不應說言」：不應說啊，「此捏根元呢」：你捏著眼睛，「啊，是形非形，啊，離見非見」：你不能說呀，啊，這個捏著這個眼睛，這是你的形啊，或不是你的形，離開這個見，就不是見了，你不能這樣講，離見非見，你不能在這個地方找是找非的。所以這個見，見猶離見，見不可及，你不能在這個地方啊，盡這麼樣子吹毛求疵。

此亦如是，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何況分別，非燈非見？

「此亦如是」：說是啊，我所講這個道理呀，非因緣、非自然、非和合，也就是和這個道理是一樣的。「目眚所成，今欲名誰，是燈是見」：那麼因為啊，你這個眼睛有毛病，有這種紅翳子在眼睛上，所以看這個燈光就有了圓影了，有了五色重疊了，千變萬化這個樣子。

今欲名誰呀，你現在想要給誰起個名字？是燈啊？或者是見呢？你說是見、

是燈，那麼沒有眼睛毛病的人，怎麼就看沒有這種圓光呢？這燈是沒有這種圓光的。你說是見，那麼是見，那麼沒有這個眚目的人，為什麼他也看不見這種五色的圓光呢？所以你也不能說是燈有這種圓光，你也不能說是見有這種圓光，只有這個眼睛有毛病的人才看見這個別有圓影，五色重疊的。

所以也不能說是燈有毛病，也不能說是見有毛病。

「何況分別，非燈非見」：況且你在這裏邊又分別，說這不是燈有五色圓光，或者不是見有五色圓光，非燈非見，這不是這個燈所有的，不是這個見所有的，根本就不能分別這些個問題的。

028. 卷二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佛啊，告訴阿難，說，怎麼叫同分妄見呢？我現在告訴你，阿難！「此閻浮提」：這個南閻浮提上，「除大海水呀」：除去了這所有的海水。「中間平陸」：中間呢，沒有海水的地方，平地、陸地；陸地啊，「有三千洲」：有三千多個洲。

「正中大洲」：在這個中間呢，這個大洲，大的洲，「東西括量」：東、西；括，包括，這數量，包括的數量。包括數量有多少呢？「大國凡有二千三百」：這大的國家啊，有兩千三百多個國家。「其餘小洲」：其餘的有這個小洲，「在諸海中」：在這海裏邊。

「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者有兩百國的，或者有三百國的，「或一或二」：或者有一個國，或者有兩個國。「至於三十四五十」：或者有三十個國家這麼多，有四十個國家這麼多，有五十個國家這麼多，在這每一個小洲上；這個小洲啊，啊，這國家也少。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觀)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厂义ㄟ、)、孛、飛、流，負、耳、虹、蜺(弓一ノ)，種種惡相。

阿難！「若復此中」：在這個大洲的裏邊有兩千三百多個國家，那麼在這個小洲的其中，「此中有一小洲」：有小洲，「祇有兩國」：在這個小洲上啊，

只有兩個國家。在這兩個國家裏邊，「唯一國人」：單單就有這麼一個國家的人，那個國家的人呢，就看不見，這個國家的人就「同感惡緣」：一同啊，就有這個惡緣了。

好像我方才講的河南這個地方，受這種的飢荒的飢餓的這種災，這就是啊，只有河南這個地方啊，有這種情形，其它的省份呢，就沒有。那麼這就叫啊，單單這一省的人呢，同感惡緣，這種不好的因緣，這種不好的太惡劣這種的環境。

「則彼小洲」：在這個小洲裏邊呢，「當土眾生」：這個一個洲上的這個兩個國家的眾生，但是所見的不同。啊，「睹(觀)諸一切」：啊，就看見呢，一切一切的不吉祥的事情。「不祥境界」：這個不祥啊，就是不吉祥，啊，的境界。「或見二日」：或者啊，啊，看見太陽就變成兩個太陽了。

這並不是啊，眼睛有了毛病看兩個太陽，因為他感的有這種惡業，現出這個人人呢，這一個國家的人，都見到兩個太陽。那麼究竟是不是有兩個太陽呢？不是的，可是他這個眾生啊，這種業感呢，共業所感就見這個，就有這種的情形發生。

啊，「或見兩月」：或者看見兩個月亮。這個兩個月亮，你不能說是和前邊那個第二月那個比，那個是啊，你捏著這個眼睛看見兩個月。這個是啊，這個國家的人呢，本來不必捏眼睛，但是他都看見兩個月了，看見兩個月亮。所以呀，這就叫同分妄見，是妄業所感召而現出來的。

「其中乃至暈適」：暈適(勿一ノ)，也有讀暈適(出亡ノ)的。暈適是什麼呢？就是那個太陽旁邊麼，有那種氣，有一股啊，黑氣在太陽的旁邊，叫暈。「珮玦」：珮玦呀，這都是星星，在這個星星啊，那個樣子好像一個環珮似的，這也是不好的樣子。玦，這個玦啊，這古來中國人歡喜戴那種玉啊，玉玦，也是一種佩戴的飾品。在那個星星啊，也現出這種樣子，現出這種樣子。

「慧孛」：彗星，彗星呢，就孛星，中國人呢，叫它叫「掃把星」。什麼叫掃把星呢？掃把，就是掃地的那個掃把；掃地那個掃把，這個天上有這種掃把星，這種掃把星啊，要一出現呢，人人就都倒霉了。倒霉呀，倒霉懂不懂啊？人人就都不好了，總而言之人人都不好了，甚至於人人都該死了，這是掃把星。

所以呢，這天上有掃把星，掃把星有的時候它到人間來；到人間來呀，就做混世的魔王。那麼究竟他是不是掃把星？這個還沒有人證實，沒有什麼證明，

不過中國人，有的人這樣講它，這講這個彗星啊，就是這個掃把星。孛，這都是一種惡星星，惡的星星。

「飛流」：飛呀，這個星星在天上來回會動彈，會飛的這個星星。那麼這個是不是真的呢？這是啊，在這個國家的人看有這個情形，在其它的國家的人就看不見的。為什麼呢？不是同分妄見。他若同分妄見，大家都有這種的業感，才能見是這樣子，若不同分的人看不見的。

流，流就是流星。在中國人呢，傳說，在中國人的一種世俗傳說，說這個流星啊，就是做賊的偷東西呢！偷了東西他就跑，這個流星啊，就是那個偷東西那個賊。所以中國的女人說啊，在這個看見這個流星的時候，你把這個扣的鈕子，如果若解開再扣上，就把它捉住了，就可以呀，得到或者金呢、銀呢，得到什麼寶貝。

或者把這個褲頭帶解開，再把它拴上，也可以把這個流星這個賊呀，就把它綁住了。這是啊，中國世俗一種的傳說，那麼究竟真不真呢？這我也不知道！我不過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因為美國沒有這種的傳說，我來把中國這些個傳說呀，介紹給你們美國人聽聽。流。

「負耳」：負耳啊，就是在那星星旁邊呢，又生出耳朵來，星星旁邊呢，又生出耳朵來；或者在太陽旁邊，又生出耳朵來；或者月亮旁邊，生出耳朵來；負耳。「虹蜺」：虹啊，就是這個下雨剛晴天有那種，中國人叫(《尤、》)，虹蜺，也就是那種(《尤、》)。

「種種惡相啊」：這種的相啊，就是都很古怪的。為什麼有這種種的惡相呢？凡是啊，中國有史以來呀，這個經驗，凡是改朝換帝，或者呀，有什麼災禍了，都會有這種啊，惡星出現的。

有這種惡星出現，那要怎麼樣呢？這要做皇帝的，就要修德、行仁，要做好事了。這所謂啊，「現燒香，現念佛」，「閒時不燒香，著急抱佛腳」，閒的時候啊，他不信佛；等一有了災難了，喔！到這個廟上去進香，到那個廟上去叩頭，這中國皇帝都這樣子的以前。

所以呀，我們人修行呢，不要等到有事情了，才去燒香啊，拜佛；在沒有事的時候就應該你修行。你若平時就修德行仁，這些個災害自然就沒有。因為平時不修德行仁，等到災害來了，現修德行仁，見去啊，所謂：現燒香、現念佛。你不要現燒香、現念佛，要平時啊，就燒香念佛才可以的。

我們這修道啊，不是說，我今天呢，好像今天走了那個小孩子，他說他要什麼呢？他說他就要get enlightenment（得到開悟），這個地方他住了兩天，沒有enlightenment，所以他就要走了。住兩天沒有get enlightenment他要走了；走到旁的地方去，大約或者三天、四天、五天，如果沒有get enlightenment，他又要走了，究竟啊，他不知走到什麼地方，才能get enlightenment，這我是現在還不知道他？

或者像釋迦牟尼佛找到菩提樹下，坐那地方不動彈四十九天，可以。釋迦牟尼佛都要坐四十九天，他不是坐四十九天就get enlightenment；他啊，在雪山打坐已經六年了，六年的時候都沒有開悟，是佛呀！我們現在一個凡夫俗子住了兩天，就想get enlightenment，啊！你說，這個豈有此理呢！真是笑話之極！

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在上邊所講的同分妄見，這個同分妄見就是在一個洲上有兩個國家，在這兩個國家，那麼一個國裏邊的人民就見著種種的災象，這個災難的象徵，那一個國家的人呢，就看不見。同時在一個洲上，那麼雖然是兩個國，但是都是在一個洲上。為什麼他就有看見這種不吉祥的事情，那一個國家的人民就看不見？這就是因為他不是同分的妄見，沒有造這一樣的這種業，所以他就看不見。

所以才說「但此國見」：就僅僅呢，但是這一個國裏的人看得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那一個國家的眾生啊，就看不見，看不見這種的不吉祥這種災象。「亦復不聞」：不單看不見，就連聽都聽不見，這種的謠言都聽不見。所以呀，這就是啊，因為和那一個國那個不是同分的妄見，所以他看不見的。

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阿難！你既然不明白這個見精的道理，我現在「為汝」：我呀，來給你用這兩種事，「以此二事」：兩種什麼事呢？就是兩種的妄見，一個**別業的妄見**，一個**同分的妄見**，用這兩種的道理呀，來跟你「進退合明」：我呀，進退，進，或者我說這樣的道理說多一點；退，說那樣的道理少一點，這是退。

或者說那一種的道理多一點，說這個道理少一點，這麼互相啊，進退合明，那麼這個道理呀，你就會明白了，叫進退合明。進退合明阿，就或者說這個同分的妄見，和別業的妄見，這兩種事啊，來互相比較，互相比對。那麼怎

麼樣進？怎麼樣退？在後邊的經文上有講到。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

就好像啊，我方才說的別業妄見那種的眾生。

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目眚所成。

阿難呢，如彼眾生，好像啊，那個別業妄見，我所說這個別業妄見，那個眼睛上生了紅翳子那一類的眾生，那一種的眾生，啊，「矚燈光中啊」：他看這個燈光的時候，燈光裏邊的時候，「所現圓影啊」：在這個燈光啊，裏邊，又現出圓影來，又有啊，這五色重疊。「雖現似境啊」：雖然現出來啊，這種的境界，好像個境界似的。

「終彼見者」：可是啊，這個境界雖然好像有似的，可是並不是真有，這啊，終彼見者，這個結果這個道理還是啊，這個見著這個燈光有圓影的這個人，是什麼幫助他見到這個圓影？「目眚所成」：這個目啊，有毛病，眼目上啊，有這種的紅翳子，所以呀，他看見這個燈光就有了圓影。這並不是他「見」有這個圓影，是因為他眼睛有病，所以就有圓影了。

眚即見勞，非色所造，

這個眚啊，所以就造出來就有這種見的勞，見的，這種的發勞相。這個見勞啊，就是也就是見上有毛病。啊，「眚即見勞啊」：就是這個眼睛上啊，有毛病，啊，所以啊，就現出這種的圓影。「非色所造啊」：這不是由那個燈光的那個色啊，造成它有這個圓影。

那麼這個裏邊呢，這個理呀，說起來，你也可以說那個燈光它見現出這圓影了，五色重疊。為什麼呢？如果沒有那個燈光的話，它也就沒有這個圓影，在那個帳幕上、屏帳上、几筵上，怎麼為什麼沒有圓影呢？這也可以說是這個有燈才有這個圓影。

可是啊，這個燈並不是造出這個圓影的一個東西，根本有圓影還是因為眼睛上有毛病，所以你就不能歸咎於燈，不能說是這個燈有這個色的，非色所造，不是燈的這個色塵所造出來的這個圓影。

然見眚者，終無見咎。

可是啊，「然」：又說回來這個道理。那麼見到這個眚目的，能見到這個眼睛有這個紅翳子的這個見，「終無見咎」：這個見呢，能見到這個有眚目的這個人呢，這種毛病的，終無見咎，可不是啊，這個見上有毛病，不是這個見上有毛病，是這個眼睛上有毛病，所以有這個種種的幻化的情形。

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例」：就比方，比方你今天，「以目觀見」：以這個眼睛來觀這個見，以眼睛來觀看這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和一切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這些個山河國土，一切的眾生，你這個有這種啊，妄想，由你妄想心裏現出來的。

那麼這個妄想心現出這些個境界，你就著住到這個境界上了。那麼雖然是妄想所現的，也是由真心生出來；你若明白真心了，這些個境界就都沒有了；因為你沒有明白真心，所以呀，這些境界都有的。

好像那個有眼睛有病的人，他就看見燈上有圓光，有這個五色重疊的光。你若眼睛沒有這個紅翳子的人，就沒有那個圓影，沒有那五色重疊的那種的樣子，所以呀，這不是；這個，啊，無始見病所成啊，這個見病就好像那個有，眼睛有毛病的那個見，那個病所成的。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見與見緣」：你這個見，和這個，你這個真正的見，和那個能見的見，這發生一種緣，這種緣，「似現前境」：前邊呢，就現出來一種境界；可是這種境界也不一定是真的。「元我覺明」：這個本來是我們每一個人呢，這個覺明。這個覺明呢，不是覺悟那個明，這個覺明，還是就是無明，無的明，是那個無明，元我覺明。「見所緣眚」：因為這個無明妄想啊，生出這種妄見，所緣的這種境，也就好像啊，那個眼睛有毛病的人，見到那個燈光就現出種種的色象來。

「覺見即眚啊」：你這個覺得這個見，這種的妄見呢，就是好像有眼睛有紅翳子這個人。「本覺明心」：本來你那個覺明的心呢，覺明的心，這還是那個一念的無明。「覺緣非眚」：這個你見到這種的眚了，和那個眚目的人呢，眼睛有毛病一樣的，這個本來呀，就是這個最初這個無明的心，這個覺明啊，就是無明的心。

那麼你覺緣非眚，在這個我們那個本覺，本覺啊，緣非眚，不是眚，不是這有毛病的眼睛，不是像那個人眼睛有毛病那個樣子。所以呢，這個覺緣非眚，這個覺啊，本來它沒有毛病的。

這裏邊這個道理呀，暫時恐怕聽了，還不會太懂的；不過你先這麼講過去，到後邊呢，那個理講通了，就會懂了。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

這個和那個前邊那個「見見非見」那個道理是一樣的。你那個真正的覺，覺悟到啊，這個有一種好像眼睛有毛病這種的覺。「覺非眚中」：你這個真正見到這個覺得呀，眼睛有毛病這個覺啊，就不在這個毛病裏邊，你才能覺得呢！就好像我們這個人呢，在水裏邊看不見水，你離開水了，就看見呢，這個水了。離開水，看見水，那你就是啊，這個離開水能看見水，這個就是啊，這個真正的本覺。

這個覺呢，覺眚這個覺呢，就好像在水裏，你在水裏的時候，你就看不見呢，那毛病；你出了水之後，你才能看見那個水。這個「覺」所覺眚，你能知道，這個覺，就你明白你那個覺悟，那個見呢，這也可以說那個見。你這個覺啊，不是在那個有毛病的那個時候，你離開那個毛病，你才能知道。

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所以呢，「此實見見呢」：這個就是你所說的那個見見，能看見的那個見，也就是那個東西。「云何復名覺聞知見呢」：你怎麼還要在這裏邊來分別，啊，來找呢？這個就是那個見嘛！你還找什麼見呢？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

「是故」：因為前邊所說的這個道理，所以「汝今見我」：你阿難現在你看見我，世尊自稱，「及汝」：是故汝今見我及汝，你看見我和你自己，「并諸世間呢」：所有的世間，「十類眾生」：這十種類的眾生。「皆即見眚啊」：都是這個見眚啊。什麼叫見眚呢？就是我們這個妄見，分別的這個見，見上出了毛病了。

「非見眚者」：非是啊，非，不是啊，你那個真見上邊有了毛病了，是你這個妄見上邊有了毛病了，就是你那個同分妄見上邊呢，發生出來的這種妄見，不是你真正的見呢，上邊有毛病了，是你妄見上邊有毛病了，所以就看出這

些個妄相來，在這個見分上啊，就生出來毛病了，你所能見的這個妄見上，有了毛病。

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彼見真精啊」：那個見的那個真精，「性非眚者」：它那個見性啊，沒有毛病的；因為沒有毛病，所以也不叫見，它什麼都沒有，它不叫見。那叫個什麼呢？叫個不見？也不是，也沒有個見，也沒有個不見。

這講的，你說這個地方是講的什麼呢？這個地方啊，就是講的你那個本有的那真正的那個見精。真正的見精，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就是從我們那個本有的那個覺性，從本覺那地方來的，從本覺那來的。

所以呀，「本覺」，這也是一個名，根本呢，連個名都沒有的，沒有名字，你有給它起出個名字來，又是頭上安頭了，就叫個「本覺」都是多餘的，都是多餘的。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

阿難！我現在為什麼說都是眾生妄見所現呢？現在我告訴你。「如彼眾生」：好像啊，那一個小洲，那小洲上邊有兩個國家，兩個國家其中就有一個國家的人民見種種的災禍，種種不吉祥的事情，這是同分妄見了。「例彼妄見，別業一人」：用他這個同分妄見，這個多的妄見，比如啊，那個別業少的妄見那一個人，來比較，這是一樣的。

那個見著燈光的圓影啊，這種五色重疊，這是別業妄見。那麼這個同分妄見，這是，不是一個人看見，這所有國家的人民都看見這種的不祥之兆，看見兩個太陽、兩個月亮，看見呢，這個彗星、孛星，看見這個飛流、虹蜺這種種的這個不祥的情形。

在這種不祥的預兆裡頭，在中國過去啊，每逢改朝換帝呀，這個朝代變更啊，都有這種的不祥的事情發生的，都有這種的事情發生的。在中國古代有一個皇帝，那個時候啊，就見著啊，這個不吉祥的星星啊，出現了。他問這個欽天監呢，就是管這個天文學的這個人，說，這主於什麼事情呢？

這個欽天監告訴他，說，這個啊，這個是最不祥的一件事情，主於這國君呢，死亡的。可是啊，我有辦法，你可以把這種災禍呀，轉移到宰相身上去。等這個皇帝說，這不可以的，因為我應該死，怎麼可以叫這個宰相去死呢？這

個宰相管理國家大事的，他若死了不可以的，不可以！

等到這個欽天監說，那你不願意叫宰相替你死，可以叫老百姓替你死，可以呀，轉移到老百姓身上去。這個皇帝說，「民為邦本」，這老百姓若死了，我這個皇帝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做皇帝就是給老百姓做的嘛！沒有老百姓，我給誰做皇帝呢？那也不可以，他也不願意。

這個欽天監又說，那你可以呀，轉移到這個歲上！就是每年每年這個有一歲；（年歲那個歲）。說是啊，你把這個災難呢，轉到歲上，這個年景荒旱呢，這個飢饉貧年把老百姓也就可以餓死，這也可以的。

這個皇帝，這樣也不可以的。如果轉移到這個歲上，也是把老百姓會餓死的，我這個做皇帝，也不願意把老百姓都餓死，做這麼一個皇帝也沒有意思。

於是乎這個欽天監呢，就向這皇帝叩頭，說，你這個皇帝呀，真是明君，你有這種種的善心呢，我知道你一定啊，不會死的了，這個雖然凶事啊，可以化為吉祥，可以變為吉祥。果然呢，第二天這個凶星啊，就退了，就沒有。

那麼雖然說現凶星啊，由這一件事看來，也可以化凶為吉，你只要啊，在我們人存這一念心，你這一念心，轉變了，這就雖然凶，可以變為吉祥。你不要聽我以前那個說是啊，今天白天說，現燒香、現念佛，這是來不及了！也可以呀，變化的。我們這個禍福啊，就在一念間，一念的轉移。

說，那個老君說，說是「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你這個心呢，或者生一個善念，你這善念就沒有做，這個吉祥的神呢；這個神，有吉祥的神，有凶神，說，「凶神惡煞」。你不要以為神都是好東西了，神有善神，有惡神。

惡神呢，就是專門管報應的，你誰做錯事，啊，他就去罰你去。那個善神呢，他就擁護那個做善的人，惡神呢，就是懲罰那個做惡的人，這各有各人的責任。所以呢，這種的一念的轉移很要緊的。

那麼這個皇帝他能以呀，寧可自己去死，不叫這個宰相替他死，不叫老百姓替他死，也不要啊，這個年景不好，他有這樣的善心，所以就啊，啊，逢凶化吉。啊，這個事情都可以轉變的，並不是一定的。

講到這個地方啊，我想起啊，以前這個袁了凡。袁了凡呢，他的本名字叫袁學海，是這個明朝的一個名臣。他最初呢，是一個讀書的人；讀書以後啊，

他父親就叫他學醫生，說這個醫生啊，可以濟世，又可以活人，那麼他就學醫生了。

學醫生之後，遇著一個姓孔的老人，這個老人修髯；修髯，就是長鬍子；長鬍子叫修髯，修就是長的意思。一看見他，就對他講，這個人會相面，又會算卦！他說，啊，你應該讀書啊，你是個作官的人呢！他說，我因為父親、母親，家裏願意我學醫。

他說，你不要學醫了，你可以讀書；讀書啊，你在某年你就中秀才，某年你又中舉人，某某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你又啊，去做這個縣官。做縣官呢，你吃多少俸祿，然後啊，你到五十四歲，八月十四，半夜子時，壽終正寢。惜無子，你一生沒有兒子。啊，你看！他死、生的日子不算，死的時候啊，都給算出來。

那麼算出，他就讀書去了。讀書，以後一體驗，一試驗，果然這個算卦，算的靈得不得了，纖毫不錯，連頭髮那麼多都不錯，準的不得了。這個算卦的，給他算的，中秀才，中多少，第幾名秀才，都給他算出來。他這一靈，你說他就，啊，甚至於書也不讀了！

幹什麼呢？就等著，坐這等啊，房上往下落這個麵包吃了。中國有一句俗語說是啊，**你坐到炕上，等著房上往下掉這個餡餅啊**！餡呢，這個餅裏邊呢，夾上餡子那種餅。啊，這就言其這個人呢，什麼也不做，就等著聽自然的安排，聽這個聽天命的安排，這也是一種錯誤。

那麼這個袁了凡那個時候啊，就是這樣子了！什麼？他也不做了，甚至於書也不讀了。他怎麼樣呢？他心裏想啊，我這命中，我應該得的，我一定要得到，我不必什麼也不必學了，什麼也不必求了，一定會有的；我生來這個命啊，應該有的東西，我不會沒有的。那麼這樣子，周遊啊，遊山玩水，去各處啊，遊遊蕩蕩的，到處去旅行，到處去啊，holiday、vacation（度假），什麼也都不幹。

這樣子呢，一走，走到南京有個棲霞山，聽說那個地方有個雲谷禪師。有個雲谷禪師啊，他就去訪這個雲谷禪師；雲谷禪師就遞給他這一個蒲團，就蒲團，你們英文叫cushion。那個蒲團是圓的，我們現在這是方的，他那是圓的。這麼樣子啊，兩個人就打坐；一坐，坐了幾天，兩個人一對坐，坐了三天，他也沒有動，他也沒有動，對坐，坐了三日。

啊，雲谷禪師很驚奇的，說，哦！你從什麼地方來呀？你真是一個特別有道

的奇人呢！你為什麼坐三天你都可以不換腿子，也不動彈？那時候這袁學海就說，啊！我知道什麼事情都是有一定的了，所以我也不妄貪呢，那麼所以我就在這坐，也不打妄想，所以我坐著，他也不覺腿痛。

你這腿痛從什麼地方來的？就從你打妄想那來的。也是就這個經上所講的那個妄見；那個妄見呢，才腿痛；你若沒有妄見了，你有個真見呢，腿就不痛了。他說因為他沒有貪心，什麼也不求了，所以就不打妄想，那麼坐也都不需要搖動。

啊，雲谷禪師說，我以為你是個非常人呢！原來你是個凡夫俗子啊！啊，這一講，這樣一講，這個袁學海也不高興了，說，你怎麼又說我是個凡夫俗子了？人人都願意，自己願意爭第一呀，認第一，啊，那麼他，也就不想認第二，他一說他是個凡夫，他就不高興了。

等雲谷禪師對他就講，說，你如果不是凡夫俗子，你這十幾年被這個命數啊，把你捆的結結實實的，把這個命運呢，這個運，把你呀，綁住了，你一點都沒有超出這個命數之外。

等袁了凡就說，數可逃乎？說這個數，命運呢，可以出去嗎？可以不被這個命運所限制嗎？啊，雲谷禪師說，汝為讀書人呢，說你是個讀書的人。啊，那個《易經》上說呀，趨吉避凶！就是方才呀，所說這國王，趨吉避凶。如果數不可逃，吉何可去，凶何可避呢？吉又怎麼可以去呢？凶又可以怎麼避免了呢？

由此之後，這袁了凡，以前叫袁學海，從今天就改名叫袁了凡，說我不是凡夫了，我把凡夫已經了了，叫袁了凡了。以後果然呢，他以前那個相面，算命的都不靈了，那麼結果算他五十四歲，八月十四壽終，到那個時候也沒有死。他命中沒有兒子，他又有兩個兒子，活到八十多歲才死的。

所以呀，這個命運呢，不是一定；這個吉凶，也不是一定的。你只要你往好了做，你心一轉變呢，什麼都轉變了。為什麼不吉祥呢？因為心裏不吉祥，所以就遇著不吉祥的事情。

那麼這也就是證明這個妄見，有這個妄的這種因緣；你若見真了呢，你見真了，就這個妄的因緣也沒有了。

但是道理是一樣的，「彼見圓影」：那一個人眼目，眼睛有毛病的人，紅翳子的人，見到圓影，是「眚妄所生」：因為他這個眼睛生了紅翳子，所以呀，

就見到燈上有圓影，五色重疊，所以說是啊，皆妄所生，「此眾同分」：那麼另外有一個三千洲，在其中一個小洲裏頭，有兩個國家，這一個國家的人，就什麼也沒看見，那一個國家的人就看見呢，種種不吉祥的事情。

「所見不祥」，那麼另外一個國家，這個人就大家都看見有兩個太陽，兩個月光，啊，或者是彗星，或者是這個孛星，掃把星，或者飛流、虹蜺，種種不祥的這種的禎兆。「同見業中」：在這個大家同見這個業裏邊呢，這是瘴惡所起的；這是這個同分妄見，和這個別業妄見，這種的瘴惡，這個瘴，就是由妄見所造成的這種瘴惡，瘴惡所起；瘴惡，也就是這個妄見，妄見多了，就積成啊，瘴惡了，瘴惡所起。

「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那麼這個別業妄見，和同分妄見，這兩種的不同業感，都是啊，由無始劫以來，這種妄見所生的；見妄，就是妄見；妄見所生出來。所以呀，我們人若沒有妄見，背塵合覺，把這個妄想沒有了，就是真心。為什麼我們現在有真心而不能利用這個真心，不能轉悟呢，就因為妄見所成，這個妄想啊，這個妄見所成就的這種的妄業、別業妄見，和同分妄見。

029. 卷二

重講經文。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阿難！此閻浮提，除大海水，中間平陸，有三千洲。正中大洲，東西括量，大國凡有二千三百，其餘小洲，在諸海中，其間或有三兩百國，或一或二，至於三十、四十、五十。

這一段經文呢，是說這個同分妄見；有同分妄見，有別分妄見；別分，就是互相啊，見到不同；這同分妄見，就大家相見的一樣，所以呀，就舉出一個國來來做為比喻。

「云何名為同分妄見」：怎麼說叫同分妄見呢？，阿難！你注意聽，你注意啊，我告訴你，「此閻浮提」：說是啊，這個南閻浮提，「除大海水」：除去啊，這一切的鹹水海的這個大海水。「中間平陸」：在這個海的外邊，有這個平陸，就是陸地，「有三千洲啊」：那麼在這個陸地上有三千個洲。

「正中大洲」：在這個三千個洲的中間這個大洲，「東西括量」：東、西、南這包括括量，就是啊，數量啊，它有多大？「大國凡有二千三百」：這個大的國家，有兩千三百那麼多大的國。「其餘小洲」：其餘的在這個小的島子上，小的洲，「在諸海中」：也是在這個海裏邊這個小島。

「其間或有三兩百國」：這個小的洲裏邊呢，有的國家或者有三百國的，或者有兩百國的，有兩百個國家，不一定的；或者有一個國家，或者有兩個國家；或者呀，又有三十個、四十個、五十個國家，這沒有一定的。

阿難！若復此中，有一小洲，祇有兩國，唯一國人，同感惡緣；則彼小洲，當土眾生，睹諸一切不祥境界：或見二日，或見兩月，其中乃至暈、適、珮、玦、彗(厂义八)、孛、飛、流、負、耳、虹、蜺(弓一ノ)，種種惡相。

這一段經文呢，我呢，在講一講啊！

阿難！佛呀，又叫一聲阿難，說你知道嗎？「若復此中」：就在這個南閻浮提裏邊，假設若另有一個國家，有一個島子，所以說，「有一小洲」：有一小洲啊，就有一個小的島子，「祇有兩國」：在這一塊的土地上，一個島上，有兩個國家。

這兩個國家雖然在一個島上，可是啊，所感的這個業報不同，所感的這個業報不同，「唯一國人」：在啊，兩個國家一定有一個國的界限，雖然是這個界線相接，接連著，可是唯一國人，其中啊，就有一個國人，「同感惡緣」：這一個國的人呢，就一同啊，受這種的果報，而感到啊，有一種惡緣。

這惡緣呢，就是不吉祥的事情，就是很多很多的災難。好像打颶風啊，下大雨啊，那麼前一個時期，在這個國家的中部，颶大風啊，把人都吹到虛空裏頭去了！啊，然後死了幾百人那麼多，這都叫不吉祥的事情，這都叫惡緣。

那麼你看，一樣的，在一個國家，有的人就受這種惡的果報；有的人呢，那麼就沒有。好向三番市這，沒有受過這個這種的惡緣，你就不知道這個痛苦。在中部那些個地方，把這個房子也都給吹到虛空裏頭去了，把樹木也都連根呢，拔出吹都沒有了。啊，又有水、又有火，這種的災難太多了。

「則彼小洲」：在這個一個小洲的上邊，「當土眾生」：就在這一個小洲的上邊呢，這一個國家這個眾生啊，啊，「睹諸一切」：啊，就啊，睹，就是看見；看見什麼呢？看見一切「不祥境界」：這個所有的境界都不吉祥。有的時候啊，啊，這種這個樹就會說話，你聽著，有人講話，在那樹上講話，但是看不見人！這是不吉祥的事情。這都叫怪異，這怪，在這怪的就是很多不祥的境界。

「或見二日」：或者一個國家，啊，這個國家，見到兩個太陽。為什麼要兩個太陽呢？這就主於國家有大的變化，或著這個皇帝死了，另外一個皇帝把

這個皇帝給殺了，這因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上沒有兩個太陽；你見到兩個太陽啊，這就不吉祥了。或者這個總統把那個總統給殺了，這都有兩個太陽的預兆，就是這國家不吉祥。

「或見兩月」：月亮、太陽，哪一個國家都只有一個，他見到兩個，兩個太陰出現，這也是啊，主於國家不吉祥的。「其中乃至暈適」：這個暈呢，「**月暈而風，礎潤而雨**」，這個月，若是就是算那個月旁邊呢，有那個好像這個水呀，把那月泡上似的，暈；等這個，礎潤而雨，這個造房子這個基礎那個石頭啊，若有水呀，就會下雨了。月亮啊，那個轉圈你看的好像有水的樣子，不一定是水，但是就好像水似的，那麼就會颶風了；月亮外面有一圈，這叫**暈**。

那麼這個適呢，就是有一種黑氣，黑氣，很昏，昏暗的樣子。那麼這個暈呢，就是有一股惡氣；這個惡氣看著，總看著它不舒服，很特別的樣子，在這個月亮的周圍，月亮旁邊就有一股惡氣。跟這適呢，就是有一股這個黑氣遮著，遮著這個月亮，怎麼樣也露不出來，但是這個也不是雲彩，這叫**適**。

「珮玦」：珮呢，就好像啊，那環珮似的。在那個太陽啊，太陰呢，旁邊，戴著那麼那女人戴的那種珮一樣的。玦，也是都是這個之類的。總而言之，太陽、太陰呢，旁邊不可以有什麼；那麼它有了個東西，這就是不好的現象。

「慧、孛、飛、流」：**慧**，就去年呢，所出那個慧星啊！那慧星啊，就是光芒四射，那光啊，射出去很遠很遠，這慧星。這個秦始皇那時候啊，就常常有慧星出現，所以那時候的老百姓都非常的痛苦，在中國秦始皇的時候，就有這個慧星出現。

這個**孛**呢，孛是啊，它這個也是有光芒出來呀，但是它出來不長，就像那個什麼，那火那個苗子似的，往出，沒有了又出來，沒有了又出來。這個慧星啊，光射的遠；跟這孛星啊，沒那麼遠，但是它也有那光芒出來，這孛。

飛、流；飛，就是在空中飛的，從這飛到那地方去了。流，流是流星，這個流星啊，也有的好像這個從天上下來，下雨那麼多，那個星星；那個隕石，就是那個隕石，石頭啊，從空中下來，就像下雨似的，這流。

「負、耳、虹、蜺」：負，這個負耳，就好像啊，在太陽啊，太陰上啊，生出像耳朵似的。虹，虹就是槓，不是方才你說那個看見暈慧星啊，暈慧不是那個。這個虹啊，就是天上出的那個叫槓，俗語叫槓，這個文言叫虹，虹啊，常常出現。有的說早晨叫虹，晚間叫蜺的；有的說這個虹啊，是屬於兇；這

個蛻，屬於慈，慈心。總而言之就是陰陽，陰陽的意思，這個很不正常的，這個天地很不正常的。

那麼雖然是這樣子，但是啊，如果你若是改變呢，你這國家民心都改變了，也會好的。所以呀，這是這個種種的惡相。種種惡相啊，就不是單單這所說出來這幾種，還有很多很多種，不過這個沒有完全提出來說，有大的，有小的。好像這颶颶風啊，這都是不吉祥的事情。

那麼這個呢，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這國家若是興盛了，這個一切一切都吉祥；國家若亡了，一切一切都不吉祥。那麼又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一個人若是有福報的話，一般老百姓啊，都跟著借光了；若是一個人沒有福了，老百姓也都跟著受苦。

這就啊，看這國家的元首，國家的領袖，這國家的這個總統，他若有福報啊，老百姓就跟著有福；他若是沒有福報，老百姓就跟著受苦。這是啊，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元首他代表，代表這一切的情形。

但此國見，彼國眾生，本所不見，亦復不聞。

在這一個小洲上，有兩個國家；那麼這兩個國家，應該有一種共同的業報，可是這兩個國家，一個國家呢，見到這種的不吉祥的境界，不吉祥的災難現出來，全國的人都看見。

可是「彼國眾生，本所不見」：那麼另外在一個小洲上那個國家，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的眾生呢，本所不見，就啊，看不見，沒有見到這種境界。「亦復不聞」：也啊，聽不見這種的不吉祥的聲音。所以呀，這叫啊，同分的妄見。這一個國業力相同的，就有這種妄見；另外一個國家，這個業力不相同，他就沒有這個妄見。

阿難！吾今為汝，以此二事，進退合明。

佛呀，恐怕阿難不注意，所以呀，又叫一聲阿難！說是阿難呢，我現在為你吧這個兩種的事的因緣，或者進，或者退，那麼互相形容來告訴你。這兩種事，就是眼睛上有病，和這個見到燈上有影像，和這個一個國裏邊呢，這個同見這個災，種種的惡緣；另外一個國呢，就不見。這種種的道理，我呀，用這個進、退；互相啊，來形容這個道理，來告訴你。

阿難！如彼眾生，別業妄見，矚燈光中，所現圓影，雖現似境，終彼見者，

目眚所成。

這個佛呀，說完了前邊這個進退合明這個道理。

又叫阿難呢，「如彼眾生啊」：好像前邊說說那個眾生，「別業妄見」：它是啊，單獨自己的這一種別業，特別的這種業，他呀，見的這個境界不認識，見的這個境界不真實。啊，什麼呢？他前邊說，「矚燈光中」：他呀，眼睛看這個燈光裏邊，「所現圓影」：在這個燈啊，外邊，又都現出來有這個圓影，「雖現似境」：雖然呢，他看見呢，這個燈上有圓影，好像是一個境界。

但是啊，「終彼見者」：可是啊，你究竟一研究這個道理的話，結果是那個見，圓影的那個人呢，「目眚所成」：他因為眼睛有病啊，所成就的。

眚即見勞，非色所造，然見眚者，終無見咎。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

這個眼睛上有毛病，這樣所以在這個見上啊，就發生了一種妄見；這種妄見呢，就是見勞，就見勞，「非色所造」：這不是啊，外邊真有這個境界，真有這個色象所造成的這種的見勞象。

「然見眚者」：然而啊，見到這個燈光上有圓圈，和這個見有了毛病，「終無見咎」：這是和本來那個見性那個見啊，啊，是沒有關係的，不是那個見性的有了毛病，是啊，眼睛有了毛病。

「例汝今日」：好像啊，舉一個例子，你現在，阿難你現在，「以目觀見」：用你的眼睛觀看見了，種種的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國土，「及諸眾生」：和所有的一切眾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這種的你所看見的這種境界啊，這都是在無始劫以來，那個無明的見病啊，所形成的，所成就的，那麼這也都是一種虛妄。

見與見緣，似現前境，元我覺明，見所緣眚，覺見即眚，本覺明心，覺緣非眚。

「見與見緣」：頭一個見字，就是啊，能見的見分；還有一個見字，見緣這個見字，就是所見的那個相分。這個能見的見，和所見的相分呢，「似現前境」：都是啊，現出來好像前邊這個境界；前邊所說的這個人眼睛若有毛了病，就見燈光啊，會有個圓影。人的業障若有了障礙，就會啊，見這個國土有種種的不祥。可是啊，在這一國的人看見，那一國的人就看不見。

那麼眼睛有病的人就見到圓影，沒有病的人呢，就看不見。以這個一個有病的人這個眼睛啊，見圓影，譬喻啊，這全國的人呢，見到這種種的災象，這都是啊，為業所現，業障所現出來的。眾生造業就要受果報，那麼這個因為有眼病啊，見圓影，這種種的情形，似現前境，好像啊，前邊這個境界。

「元我覺明」：這個和我本來的這個覺明啊，這種啊，覺性啊，是沒有啊，關係的。「見所緣眚」：這是這個因為有病這個眼睛才見到這種病，「覺見即眚」：你明白了，這個見，是這個眼睛有了毛病了，才有這個眚。「本覺明心」：本來這個自己這個見精啊，自己這個本覺得明心，妙明真心呢，「覺緣非眚」：這個能見到見這個，這個覺性啊，它啊，沒有毛病。

覺所覺眚，覺非眚中，此實見見，云何復名覺聞知見？

「覺所覺眚」：這個覺啊，能覺的，這個所覺的這個眼睛的病，你能覺悟這個所覺的這個眼睛病，這就是那個能見的那個見，那個真見的見精，「覺非眚中」：這個覺啊，不是能見那個病的那個覺，不是能見病的那個見。

「此實見見」：這個覺啊，就是那個真正擬那個見精的見，你能見到這個眼睛病的那個見。「云何復名」：你怎麼又可以說這個見字啊，就是那個覺聞知見那個見呢？覺聞知見那個見呢，它啊，不是這個真見的這個見精。

是故汝今見我及汝，并諸世間十類眾生，皆即見眚，非見眚者。

以前邊所說的這個道理，那個一國所有的人妄見，同分妄見；和單單一個人的這個別業妄見，這都是啊，一樣的虛妄。「是故汝今」：因為這個所以你現在，「見我及汝」：你能看見我，佛啊，這個身體，和你自己的身體，「并諸世間」：所有世間的一切的形象，「十類眾生」：這眾生本來是十二類，見在去這個無想，和無色；那麼十類的眾生；因為這個無想、無色呀，那麼看不見的，所以現在這十類的眾生。

「皆即見眚」：這個都是啊，你這個見呢，的虛妄，這個別業妄見，同分妄見，這個這種虛妄的毛病，「非見眚者」：不是你這個本覺明心呢，不是你那個真正的見精它有了毛病了，不是的。

彼見真精，性非眚者，故不名見。

「彼見真精」：那個能見的那個真正的見精，「性非眚者」：它的本體不是

有毛病；是那個眼睛啊，有了毛病了，所以說，「故不名見」：所以這個呢，你那個眼睛有毛病，見到圓影，這個不是你的見精，不是那個真見本體。

重講至此。

阿難！如彼眾生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一病目人同彼一國。彼見圓影，眚妄所生；此眾同分所見不祥，同見業中，瘴惡所起，

阿難！佛又叫一聲阿難呢，「如彼眾生啊」：好像那一般的眾生，「同分妄見」：一起看見呢，這種種的不祥，種種啊，災難，這同分妄見。「例彼妄見別業一人」：譬如啊，這一國也是啊，一切眾生啊，同見這個妄見；那麼這一人呢，也是他有別業，他單單見這個圓影，所以呀，例彼妄見別業一人，就彼例這個妄見的別業一人。

「一病目人」：這一個病目人，「同彼一國」：和那個一國都有這種的虛妄的見，「彼見圓影」：這一個人見了圓影，一切眾生啊，見到種種的災難，「眚妄所生」：這都是啊，有毛病了才有這個虛妄生出來，「此眾同分」：這個一國眾同分，「所見不祥」：所看見的是個不吉祥。「同見業中」：這是啊，這個眾同分裏頭啊，同見這個業裏邊呢，是「瘴惡所起」：因為這個瘴惡，這種業障啊，這種惡緣所生出來的。

俱是無始見妄所生。例閻浮提三千洲中，兼四大海，娑婆世界，并洎十方諸有漏國，及諸眾生，同是覺明，無漏妙心，見聞覺知，虛妄病緣，和合妄生，和合妄死。

前邊所說這個別業妄見，同分妄見，這「俱是無始見妄所生」：這都是啊，這個見上啊，有了無始以來呀，由無明啊，生出這個虛妄的見，才有這種的境界。「例閻浮提」：那麼以前邊那個一國和一人，那麼彼例南閻浮提，「三千洲中」：三千個大洲這裏邊，「兼四大海」：和這個四大海，「娑婆世界」：這堪忍的世界。

「并洎十方」：和這個所有的十方，「諸有漏國」：所有的這個一切的國土，有漏的國，就是啊，眾生啊，沒有了生死，這有漏的國。「及諸眾生」：和所有的一切眾生。「同是覺明啊」：同是覺明「無漏妙心」：都是啊，這個覺明無漏妙心裏邊的這個「見聞覺知虛妄病緣」：都是這個見聞覺知啊，生出來一種虛妄的毛病這種緣。所以呀，「和合妄生，和合妄死」：那麼這個眾緣和，合虛妄而生，眾緣和合這個虛妄而死。

若能遠離諸和合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

前邊這個依報、正報；依報，就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謂之依報；正報，就是我們人這個身體。依報，有成、住、壞、空；正報，又有生、老、病、死。

什麼叫成、住、壞、空？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一增一減，這叫一個劫。從八萬四千歲，每一百年，身量高度減去一寸，這個壽命減去一歲，減到人的壽命到十歲上；然後再增，也是一百年，壽命增加一歲，身量高度增加一寸，增到八萬四千歲這叫一個劫。

那麼一千個劫，叫一個小劫。
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
四個中劫是，一個大劫。

所以啊，在這個成，這個世界成，要有二十個小劫時間，成這個世界。
住，也是二十個小劫。
壞，又二十個小劫。
空，又二十個小劫。

所以這叫成、住、壞、空。

成，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
住，二十個小劫，是一個中劫。
壞，是二十個小劫，也是一個中劫。
空，二十個小劫，也是一個中劫。

所以這成、住、壞、空，這四個中劫，合起來這叫一個大劫。

那麼在依報上，有這個成、住、壞、空。在正報上，就有生、老、病、死。我們人二十年生長，二十年住，二十年病，二十年的期間呢，去預備死了。

在這個生死：有分段生死，有變異生死。怎麼叫分段生死呢？分段，就是你

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這是分。段呢，就是你有你的形段，我有我的形段；你的形段是五呎六吋，我的形段就五尺九吋，那麼另外一個人的形段就是三尺三吋，這啊，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形段，這叫分段生死。

凡夫，有分段生死；二乘，有變異生死。什麼叫變異生死呢？他念念遷流，念念生，這個生；念念滅，這是一個滅，是一個變，變異生死；那麼二乘人呢，有變異生死；他分段生死雖然了了，變異生死還沒有了。

這生死呢，就是以這個無明為因，以這個業識為緣；所以呀，以這個無明為因，業識為緣，這個因緣和合，有了生死。

所以說，「若能遠離諸和合緣」：這個無明，和這個業識，這種和合的緣，「及不和合」：和這個不和合的這種的關係。「則復滅除」：那麼這樣就把這個生死，這個分段的生死，和變異的生死，都滅除啊，這個諸生死因了，把這個生死因都滅除了。

「圓滿菩提」：這時候生死因呢，滅除了，就得到涅槃的這個妙果，圓滿這個菩提，「不生滅性」：得到啊，這個不生滅性了。「清淨本心，本覺常住」：那麼這個不生滅性的，就是一個清淨的本心，也就是那個真心；本覺常住，這是那個本覺，常住不變這個自性。

阿難！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而猶未明如是覺元非和合生，及不和合。

這是啊，破這個和合，和不和合生。這個阿難呢，還有這種懷疑，所以佛呀，再說一說這種的道理，那麼說明了這個見性，這個見性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先呢，責怪這個阿難，他說了，說，阿難呢！「汝雖先悟本覺妙明，性非因緣，非自然性」：說阿難你呀，你雖然以前明白我所講的這個本覺妙明這個道理，本覺妙明這個性不是屬於因緣，也不是屬於自然。

可是啊，「而猶未明」：這啊，就是責備他，說你呀，你還沒有明白呀，「如是覺元」：像這個本覺妙明啊，這個覺元，就是本覺妙明。性非因緣。如是覺元，這個本覺的妙明啊，也不是和合生，也不是不和合生。

和合生，就是無明啊，和這個業識和合而生的。

也不是不和合生，你以為它和合生，或者不和合生，這都是不對的。

那麼前邊所說這個因緣，自然。這個自然的外道，這叫神我的外道，他有個我，這個我呀，就是神我。他就啊，這麼樣想了，想什麼呢？他想啊，這個在這個相分的外邊，另外有一個見分。這個見分呢，就他所謂那個神我了，就變成一種外道知見。

那個因緣的呢，他就啊，想了，他想這個相分的外邊，離這個相分，見相二分，見分和相分。那個及自然的外道，他就說，相分的外邊自然就有一個見分，這個見分，就是他那個神我。

這個因緣的外道，他就想了，他想這個相分外邊沒有一個見分，他所以呀，就說無我，沒有一個我，就是這個相，相分。

又有啊，及這個和合的，及和合這個，他說這個無明和這個業識啊，和合，有這個生滅，這個生滅相和這個生滅性，是互相夾雜的，他們兩個人呢，分不清的，他是這麼樣想，所以說和合。

不和合呢，他就想啊，這個生滅的相，和這個不生滅的性，不是一樣的，誰和誰沒有關係的，所以他這個及是不和合的。那麼這種啊，這四種都是外道的一種思想。不是啊，佛所說的這個這種道理。

所以呢，現在佛呀，就恐怕阿難呢，也迷到這個上邊，所以來呀，再把它說明了。

那麼這個生滅，和不生滅，這個妄和真，就是在這個妄的時候，那個真也沒有離開；在這個真的時候，那個妄，也啊，存在的，不是不存在。好像這個一個手，一個手背，手心和手背，你雖然它是兩個，但是你反過來就是。

這個生滅相，和不生滅性，它也是一個。那麼好像這個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都是這種道理。但是佛呀，知道阿難還有所懷疑，所以就對他說這種的道理。

阿難！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諸因緣性，而自疑惑，證菩提心和合起者，

那麼佛啊，叫一聲阿難，說，「吾今復以前塵問汝」：我現在呀，再以這個以前這個所有的塵相，這個客塵來問你。「汝今猶以一切世間妄想和合」：你還啊，以這個世間的妄想和合，啊，「諸因緣性」：那一切的因緣，「而自疑惑」：你還啊，以為這個外道的這個和合因緣這種的道理呀，你生疑惑，

「證菩提心和合起者」：你證得這個菩提心呢，從這個和合來生起的。

我們學佛法，一定要把這個《楞嚴經》啊，研究明白了，這《楞嚴經》啊，是生大智慧的。你想要自己有正知正見，開大智慧，所以必須要明瞭《楞嚴經》。這《楞嚴經》，是破邪顯正的，把一切的天魔外道都給破了，顯出啊，我們人本有的正知正見。可是在這個佛法將要滅的時候，最先呢，滅的就是《楞嚴經》，《楞嚴經》先沒有了；所以我們要是護持正法的話，就要研究《楞嚴經》，明白《楞嚴經》，保護這個《楞嚴經》。

在佛法將滅的時候，世界呀，出來一些個妖魔鬼怪，邪知邪見的人，他有這個世智辯聰，世間的智慧他有，他辯論的能力他也有；所以他就提倡說這個《楞嚴經》啊，是假的，叫人不要相信它。為什麼他說《楞嚴經》是假的呢？

就因為這個《楞嚴經》，把他所有這個毛病都給說出來了，把他這種的邪知邪見都給說出來了；如果有《楞嚴經》存在，那麼他呀，自己這個邪見就沒有人相信了！若沒有《楞嚴經》了，那麼他這邪知邪見，就把人都會迷惑住；所以他啊，提倡這個《楞嚴經》，說《楞嚴經》是假的。這個呢，就是一種魔王啊，現身。所以我們學佛法的人，對這一點，特別注意，特別要小心！不要被這個魔王，這個邪知邪見所轉，所改變你的思想和見解。

誰有什麼意見沒有？

問：我們是不是也講《楞伽經》？

上人：《楞伽經》是講這個禪宗的道理，那和這個《楞嚴經》又不同的。他在這個佛教裏頭，他這是菩提達摩傳這個禪宗，以《楞伽經》為主。這個《楞嚴經》呢，是代表整個佛教的真正的智慧。

問：菩薩會不會現出來外道師父那個相？

上人：這個你對她講啊，一切法皆是佛法，皆不可得，都不可以執著的；你若執著，就不是佛法。你不執著，就是佛法；執著，就是魔法。

問：Charles Luk翻譯的《楞嚴經》是不是好？如果不是，只懂英文的人應該看什麼？

上人：有的地方對，有的地方不對，他那個很多很多地方都錯誤了。那麼我們這現在正是研究翻譯這個《楞嚴經》。他所翻譯的完全和這個經的本來的

意思完全不相合的。好像他說這個西方人呢，不歡喜〈楞嚴咒〉，不讀〈楞嚴咒〉，這是完全一種錯誤！

《楞嚴經》上如果沒有〈楞嚴咒〉，那根本就沒有因緣說《楞嚴經》。《楞嚴經》它的主要的就是讚歎〈楞嚴咒〉，那麼Charles Luk公然呢，就說這個咒啊，是沒有用的，不要了，這個和佛說《楞嚴經》的宗旨啊，完全不相合了！

問：我聽說，佛說一切的經典，都是方便說法，都是為了令弟子明白《法華經》而說的。而且到了末法時代，其它的經典都失去它的力量，只剩下《法華經》有真正的力量。

上人：一切經典呢，不錯！是為說，為《法華經》說的；但是《法華經》也是為的眾生啊，要成佛而說的。可是最後啊，法滅的時候，不是剩《法華經》，不是只有《法華經》啊，在世界上，是《彌陀經》，是只有《彌陀經》。在佛法都滅了之後啊，就單單《彌陀經》在世界上存在著。那麼《彌陀經》啊，存在一百年以後，又滅了；滅了，只有一句「阿彌陀佛」在世界上存在；「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這是啊，這個什麼？

至於這個《楞嚴經》啊，是開智慧的；開智慧的是楞嚴經，成佛的呢，是《法華經》。這個《楞嚴經》啊，是破除一切天魔外道的，它也可以說是啊，為的《法華經》而破這個天魔外道，令人呢，都修《法華經》；這個《法華經》是成佛的，修那種行門呢，也就是為的成佛。

030. 卷二

則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和？為與暗和？為與通和？為與塞和？若明和者，且汝觀明，當明現前，何處雜見？見相可辨，雜何形像？

這和合啊，和合就是兩種東西合到一起，這叫和。啊，現在啊，佛又設了一個問答來問阿難，說，「則汝今者」：現在你，「妙淨見精」：你這個最微妙而清淨的這個見精，「為與明和」：你這個見精是和明合到一起呢？是和暗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通、和塞合到一起呢？和哪一種相合呢？

「若明合者」：假設你說和明相合了，這個見精，「且汝觀明，當明現前」：那麼就這你呀，觀明的時候，「當明現前」：這個明的情形啊，現在你的眼前的時候，「何處雜見」：在這個明的裏邊呢，哪一個角落，哪一個地方，是哪一個部份，啊，是這個見呢？你給我指出來！何處雜見？何處和這個見

相和合呢？

「見相可辨」：你這個見這種形像，如果可能辨別出來，能認識出來，啊，
「雜何形像」：那麼雜到一起，它是個什麼形像啊？好像你這個紅的和白色的雜到一起，那麼也不是紅的，也不是白的了。你這個見和這個明雜到一起，究竟是個什麼樣子啊？什麼個相貌啊？啊，有什麼表現呢？

若非見者，云何見明？若即見者，云何見見？

「若非見者」：假設你若說啊，這個不是見和這個明相合。「云何見明」：你若說不是這個見，你又怎麼會看見這個明呢？這個明，你怎麼樣看見的？
「若即見者」：你若說看見這個明就是個見，「云何見見」：你怎麼看見呢，你這個見呢？你看見你這個見的時候，是怎麼樣看見的？啊，這個道理呀，阿難又是蒙頭轉向！

必見圓滿，何處和明？若明圓滿，不合見和。

「必見圓滿」：說你呀，一定認為你這個見若是圓滿無缺的，「何處和明」：那麼這個見既然是圓滿了，你又怎麼能參雜上這個明呢？因為你這個見沒有缺陷，無欠無餘了。那麼既然無欠無餘，你怎麼能參上這個明呢？夾雜不了這個明啊！

「若明圓滿」：假設你若說這個見不圓滿，這個明是圓滿的。那明既然是圓滿的，也不應該參雜上這個見，又怎麼夾雜上這個見呢？「不合見和」：不應該和這個見相合了。因為什麼呢？你這個明圓滿，也是無欠無餘的，也參不進去旁的東西，所以也不應該和這個見相合的。

見必異明，雜則失彼性、明名字，雜失明性，和明非義。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見必異明」：你若說這個見呢，和這個明是兩樣的，不同的。「雜則失彼」：你要是啊，夾雜到一起，那麼就失去它那個本來的那個樣子了。「性明名字」：這個性，見性這個名，和這個明的名字。「雜失明性」：你若有所夾雜，就失去這個明的本性了。「和明非義」：所以我說啊，你這個見和這個明，相和合，這是沒有這個道理的，這是不合理的一個看法。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至於這個明，這個明和見不能相合是這個道理了。至於這個暗，和通，和這個塞，啊，「亦復如是」：也像這個

道理是一樣的，也是不能相和合的。你怎麼可以說這個證菩提心，是和合而起的呢？這是一種錯覺，是一種錯誤的。

這個阿難呢，他以前迷惑這個見是一種因緣，佛給他破了，他又現在啊，又跑到和合上邊，以為見是和合的。啊，可是佛一步一步的，破一步，他啊，就把這個迷給他破了，他又跑到那個迷上，總找不著真正的道路。

那麼所以佛啊，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有的人呢，就以為啊，說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他自己呀，就生了一種狂妄的心，說是，啊！我就是佛嘛！啊，人人都是佛嘛！啊，他就不知道人人都是魔鬼！人人都是魔鬼的，他不說人人都是魔鬼，他說人人都是佛！

人人都是佛，你現在成了佛沒有？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你有幾身？佛啊，有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萬化身，你有幾個身？有四智：有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佛有這四種的智慧，你有多少智慧？

五眼：佛有五個眼睛，有佛眼、有法眼、有天眼、有慧眼、有肉眼，有這五眼，你有幾個眼睛？你一個眼睛還沒有，一個眼睛也沒有睜開，就，哦！我是佛了！你是什麼佛啊？你是個什麼佛？我問你！佛都要有個名字，你這個佛的名字叫什麼佛？哦！就說我就是佛了，連個名字都沒有，那叫什麼佛！沒有沒有名字的佛，佛也是有名字的。

所以呀，這是一種狂妄的人呢，哦！Everybody is a Buddha.（人人都是佛）不錯！人人都是佛，你要行持佛法，照著佛法去修行，然後啊，你要雪山坐六年，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這釋迦牟尼佛成佛的這種經過。

啊，你一天到晚若歡喜喝酒就跑那喝點酒，歡喜抽菸就抽一點菸，啊，歡喜回家，歡喜去看電影、看電影，歡喜去跳舞就去跳舞，回到家裏，啊，陪著太太在床上，這就是佛了，這就成了佛了！哈！太容易了！

所以呀，啊，所以你看看佛成佛經過多少困苦艱難才成的佛，你就一天到晚坐到自己的床上，坐到自己的家裏，不要說雪山六年呢，連六天你也沒坐過啊！啊，你坐那坐著就那麼如如不動，你坐六天，我也算你是個佛。甚至於連六個鐘頭，你都沒有坐呢，就說自己成佛了！這簡直的，你說是不是顛倒。啊！阿難顛倒，這比阿難更顛倒了！所以呀，我罵這種人是魔王，你們以後見著這種人，也可以叫他魔王。

復次阿難！又汝今者，妙淨見精，為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

合？

這個「合」字，和前邊那個「和」字不同。前邊那個和呀，是兩種東西混合到一起。這個合呢，就好像一個圓器呀，上面蓋上個蓋，這麼合起來；合起來，它是一個了。

所以說，「復次」：我再給你講一個道理。阿難！「又汝今者呀」：你現在，「妙淨見精」：你這個微妙而清淨這個見精的體，「為與明合，為與暗合，為與通合，為與塞合」：可是啊，和這個明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暗相合到一起呢？還是和這個通合到一起？或者和這個塞那麼合成一個呢？

若明合者，至於暗時，明相已滅，此見即不與諸暗合，云何見暗？若見暗時，不與暗合，與明合者，應非見明。既不見明，云何明合，了明非暗？

「若明合者」：譬如你說啊，這個見呢，和這個明相相合。那麼既然和明相合了，「至於暗時，明相已滅」：那個明相啊，到暗的時候呢？明相啊，已經沒有了。已經沒有了，「此見即不與諸暗合」：那麼這個見，既然和這個暗不相合，與諸暗合。「云何見暗」：那麼它和暗不相合，為什麼它又能見到暗呢？

「若見暗時」：假設你若說，見暗的時候，「不與暗合」：它和這個暗呢，不合的，雖然它見著暗，但是不和暗合。「與明合者」：你要是說它與明合的話，「應非見明啊」：它既然和明合，就不會見著明了。「既不見明」：既然看不見這個明了，「云何明合」：那麼它又怎麼能和這個明相合呢？「了明非暗」：所以呀，你見著這個明，明了這個明，就不是暗了；了明非暗，他啊，明了了；明了了啊，這個明，那麼就不是暗了，又不是與暗合，你說它究竟是和明合，是和暗合呢？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那麼說出這一個明字來，這個明相，「彼暗」：那個等於至於那個暗，和這個通，和這個通塞，群塞，「亦復如是」：和這個明這個道理是一樣的。你說究竟它和誰合呢？

所以這個地方啊，就是這個見呢，你也不能說它和任何的相相合，也不能說它不相合。根本呢，這個明暗，是有生滅的；而這個見性啊，是沒有生滅的；沒有生滅的，就和這個有生滅的，它不會相合的。

阿難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呀，就如來呀，這個大慈方便，所以呀，說出種種的比喻，來給阿難呢，來開示阿難。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此妙覺元，與諸緣塵，及心念慮，非和合耶？

啊，阿難呢，聽見佛這樣一講，他呀，又生了疑惑，又想起來，又思惟起來。

所以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我思惟呀」：啊，像我這麼思惟。「此妙覺元」：這個妙覺元，就是這個見性，「與諸緣塵」：和這個有因緣的這種塵勞，和這個及心念慮，「及心念慮」：和這個心的念慮。「非和合耶」：這種種的情形，不是互相和合嗎？「耶」字啊，就是不決定辭。

以前呢，他所說的話都很決定的，啊，說是啊，這是自然呢，因緣呢，又是種種道理呀，他講的都很決定的。因為都被釋迦牟尼佛給破了，給批，把他這個理論都不成立了。所以現在啊，他也學的有點滑稽了；滑稽，啊，他說話，不說決定口氣了，說非和合耶？說不是和合嗎？這個不是和合嗎？

這個口氣呀，就是詢問辭，問問佛究竟我覺得這個道理是這樣子，那麼或者不是這樣子嗎？這就是「耶」。

佛言：汝今又言，覺非和合。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和？為非暗和？為非通和？為非塞和？

這個見性啊，是個不生滅的，啊，阿難呢，硬想用這個不生滅的，來比這個生滅的，來比這個明暗呢，通塞啊，比這個因緣呢，這種緣塵呢，心念呢，啊，他總想要往這個上相合。現在他又自己想，說，非和合耶，不是和合的嗎？所以佛就告訴他了。

佛言：「汝今又言呢」：你現在又說了。「覺非和合」：啊，以前你說是和合，這個見覺；啊，現在你又說這個見覺，這種見精啊，不和合了。「吾復問汝」：我現在再問問你，吾復問汝。「此妙見精」：這種的微妙而沒有生滅這種見精，「非和合者」：你說它不是和合。

「為非明和，為非暗和」：可是它不與明和呀？還是不與暗和呢？「為非通和」：它不是和這個通和？「為非塞和」：不和這個塞相合呢？你講啊！

若非明和，則見與明，必有邊畔。

假設你若說它不和這個明相混合的話，「則見與明啊」：則這個你這個見精啊，和這個明的相，「必有邊畔」：一定有個邊際。你什麼是你見的邊際？什麼那個明相的邊際呢？你若說它不和明和，你找一找它們中間的這個界限呢，中間有什麼目標來分開的，分開這個界限，啊，你說啊！這個邊畔呢，就是界限。

汝且諦觀，何處是明？何處是見？在見在明，自何為畔？

「汝且諦觀」：你現在好好觀察觀察。「何處是明」：哪個地方是明的邊際？「何處是見」：哪個地方是見的邊際？「在見在明，自何為畔」：這個在這個見，和這個明，自何，以什麼地方啊，分開它們兩個的邊際，你講了！這個見和明的邊際，在什麼地方分開呢？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則不相及，自不知其明相所在，畔云何成呢？

阿難！「若明際中，必無見者」：要是在這個明相的裏邊，沒有這個見，沒有見精的話。「則不相及呀」：那麼這個明和見呢，就不會碰到一起的。相及呀，就兩個不會碰到一起；明是明，見是見，兩個根本就不能碰頭的。

「自不知其明相所在」：那麼既然兩個不能碰到一起，不能相見的話，自不知其明相所在，它自然就不知道這個明的相在什麼地方？「畔云何成」：你連它的相都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那麼這個邊畔又怎麼能成就呢？怎麼能有這個邊畔來成呢？

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這個道理是這樣子，那麼那個暗，和這個通，和這個塞，這個道理是一個樣的和這個。那麼現在你分了，你說它不和，在什麼地方是它們兩個不和的邊界？你講啊！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為非明合？為非暗合？為非通合？為非塞合？

前邊講是那個和，現在又講這個合。

「又妙見精，非和合者」：這種的微妙的見精，你說它不是和合的話。「為非明合」：不是它不和這個明合在一起呀？還是不和這個暗合在一起呢？又或者它不和這個通合在一起？又或者和這個塞不合到一起呢？

若非明合，則見與明，性相乖角；如耳與明，了不相觸。

「若非明合」：假設它若不和這個合，明相相合的話，「則見與明啊」：這個見，和這個明相，「性相乖角」：那麼這個見，和這個明相，乖，乖就是乖舛(彳义弓V)，錯了；角啊，就互相對立，互相敵對。那麼因為它和它不合了，所以呀，這個見，和這個明啊，甚至於就會打架；甚至於啊，就互不相容了。

「如耳與明，了不相觸」：好像這個耳朵，你這個看見呢，見到明，你若把眼睛捂(义V)上，你耳朵就不知道是明啊，是暗，這個耳朵就不知道了？如耳與明，耳，它就分別不出來這個明暗。了不相觸啊，它和這個，耳朵這個聞性，和這個明啊，哎，也不相接觸，也不相接觸的。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云何甄明合、非合理？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

「見且不知明相所在」：那麼這個因為它不相合，你這個見呢，它尚且不知道這個明相所在。因為它不合呀，不相合的，它就不會看見明相，啊，見且不知明相所在，不知道這個明相的在什麼地方？「云何甄明」：它怎麼能分別出來、甄別出來，這個有明和不明呢？

「合非合理」：合啊，或者是不相合這個道理呢？啊，它，是不會知道的。「彼暗與通，及諸群塞，亦復如是」：這個暗，和這個通，這個塞這個道理，也是和這個明，合、不合，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阿難！汝猶未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

「阿難，汝猶未明」：你還沒有明白嗎？「一切浮塵呢」：所有的這一切一切外邊這種浮塵的這種境界，「諸幻化相」：這一切的幻化的相。什麼叫幻呢？幻，就是虛幻，不實在。化呢，就是自有化無，自無化有，忽然間又有了，忽然又沒有了，這叫幻化相。幻化相，就是一些個不實在的東西，你看這像實有的，實際上啊，這都是幻化的，都幻化相。

這一些幻化相啊，「當處出生」：當處啊，就隨著地方啊，它出生了。「隨處滅盡」：當處出生啊，隨處又滅盡，它由這個虛幻而生，也虛幻而滅；虛幻的，虛幻化出來的，虛幻又沒有了。「幻妄稱相」：這個幻妄，它的名相，這個稱啊，就是這個名相，「其性真為」：它這個幻妄的，本來的這個名相啊，其性真為妙覺明體。

這個妄，它本來那個根源，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也是就由這個妙覺明體，也就是從我們這個真心裏生出來的。因為由真起妄，這個起出妄，就有了見、相了，見分，和這個相分。你有了見分，就可以看見一切的東西，這是見分；相分，外邊呢，就有一些個形像。

所以呀，這些個見分、相分，都是啊，從妙覺明體，常住真心，那個性淨明體裏邊呢，生出來的，不是啊，從那個旁的地方來的。

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

「如是啊」：我怎麼說是幻化相由這個幻妄所生的呢？像我所說這個道理呀，啊，「乃至」：這乃至啊，中間經過一些個階段，乃至。

「乃至五陰」：五陰呢，就是色、受、想、行、識，這叫五陰。

「六入」：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五陰、六入。

「從十二處」：十二處，就是由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再加上色、聲、香、味、觸、法，這叫十二處。

「至十八界」：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塵，根、塵中間呢，相對，生出六識，這個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這叫六根。色、聲、香、味、觸、法，這叫六塵，這十二處，那麼再加上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六識，這六種的識合起來，這叫十八界，十八個界限。

十二個處所，有十八個界限，這種「因緣和合」：有這個種種色、心二法，有色法、有心法，這色、心二法和合，「虛妄有生」：由這個虛妄而有這個生。「因緣別離」：在這個因緣不和合，因緣別離了，「虛妄名滅」：這種虛妄啊，這叫滅了，生滅性。

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

「殊不能知」：可是你呀，不知道，「生滅去來呀，本如來藏啊」：這個你不知道啊，這個一切生滅法去來，都是啊，本來是如來那個本覺的藏性。

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

「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什麼叫常住呢？常住，就是本無去來是常住。什麼叫妙明呢？就是它也不是啊，屬於迷，也不是屬於悟，所以呀，不屬迷悟，這叫妙明。本不生滅，這叫不動。那麼徧一切處，這叫周圓。

那麼妙真如性，這個妙真如性，具足這四種德性，就是啊，常住、妙明、不動、周圓，這妙真如性都在這個如來藏啊，裏頭含藏著。

楞嚴經啊，是開智慧的，可是阿難呢，他所犯的毛病，就不用他般若的智慧，就用他心意識，來分別啊，種種的境界，種種的理論；所以佛呀，處處破他這個心意識。

在古人說啊，「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在這個中國的參禪呢，在禪宗裡頭，就是要你參，參悟一個話頭，你參的沒有路可走了，無路可通了，「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修行啊，所謂：「不奮不起，不悔不發」，叫你啊，在這個「百尺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所以楞嚴經啊，也都是破人的執著，破人的心意識，我們一切時一切處，能用智慧，能用般若的智慧，那麼一切的道理呀，自然能迎刃而解，不用這個心意識來分別它。我們學習經典，也要學習呀，用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呀，就是像那個鏡子似的，一照即了，隨照隨了，「事來則應，事去則靜，不留痕跡」。可是阿難呢，他處處戴著葛藤，戴著痕跡，所以呀，佛呀，就要破他一切的心意識的執著，分別的執著，這是啊，這一段的道理。

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在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這個妙真如性，這個性真常這叫；性真常啊，也就是這個不動周圓，所以叫常。「性真常中，求於去來」：你若在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頭啊，你明白這個真理了，你要找這個去，和來，和迷，和悟，和生死，「了無所得」：都沒有的，什麼都沒有了。

啊，因為你不明白的時候，就有去來，有迷悟，有生死；你若明白這個常住真心，你認識你自己的本心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這一些個虛妄的生滅，就都停止了，所以就再找這個來去，和迷悟，生死這種的相啊，了無所得，你找不著了。

阿難！云何五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阿難呢！我怎麼說，為什麼我說這個五陰，色受想行識，它們都是如來藏、妙真如性呢？我告訴你。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晴明空，唯一晴虛，迥無所有。

迥，迥就是迥然呢，沒有東西的那個樣子，迥無所有。

阿難！「譬如有人呢」：好像有人，「以清淨目」：眼睛上沒有毛病，不像那個有目有赤眚那個人。「觀晴明空」：看這個萬里晴空這種的晴明空。啊，「唯一晴虛」：就是一個虛空，沒有旁的，晴，沒有雲彩的一個虛空。「迥無所有」：在這虛空裏什麼都沒有，這如來藏也就是這個樣子的。

在這個如來藏裏頭，你真明白了，什麼都沒有，也就像那個萬里晴空似的，萬里無雲。你看那個虛空，啊，就是一個虛空，晴虛，迥無所有，什麼也都沒有，在這個虛空。迥然沒有一物，就是六祖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也就是這個如來藏這個境界。

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陰當知，亦復如是。

其人，即是啊，前邊所說那個有一個人。有一個人呢，他以這個清淨目來看這個虛空；以清淨目來看這個虛空，虛空是什麼也沒有的，是只有一個虛空。

「其人無故」：這個人呢，也無緣無故的，「不動目睛」：他眼睛不動彈。眼睛啊，不動彈，看著什麼呢？看這個虛空。「瞪以發勞」：這個瞪啊，就是睜著眼睛啊，這個眼睛不動彈，直視；直視啊，就這麼往前看，看這個虛空。看久了，他也就生出一種疲倦來了，這叫發勞，瞪以發勞。

「則於虛空」：他看的時間久，就看這個虛空，虛空啊，就看出東西來。在這個虛空裏，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在這個虛空裏見到很多的花，狂花！怎麼叫狂花呢？狂花，就是不實在的。因為什麼有狂花呢？就因為他這看的時間久了，瞪以發勞；瞪以發勞啊，所以就有種種的狂花出現。

「復有一切狂亂非相」：不單有狂花，而且啊，有很多很多的這沒有見過這種的東西，五顏六色，狂亂非相。這狂亂呢，啊，在虛空裏頭現出種種的形

像，都是似是而非，或者單單見著一個畜生的頭，人的身體；或者見著人的頭，畜生的身體，在這裡邊呢，在這虛空裏頭見著很多不合乎理的這種的形像，根本就沒有見過。

那麼這一些個不合理的形像，為什麼有的呢？都因為瞪以發勞，由這種啊，眼睛看虛空看的疲倦了，於是乎就發花了。這個眼睛發花，就看見種種的狂花，及這個狂亂的非相。那麼這種情形呢，就是這個色陰的情形，「色陰當知，亦復如是」：這有形像的，我們現在看見世界上啊，這一切有形質的東西，都認為呀，是實有的。實際上啊，也就等於這個瞪以發勞啊，在虛空裏見著狂花是一樣的道理。所以這個色陰呢，當知，你應該知道啊，這個色陰亦復如是，也是這個樣子。

阿難！是諸狂華，非從空來，非從目出。

阿難，你知道這個色陰就是如來藏性，如來藏妙真如性。你要知道，阿難！「是諸狂華」：這一切的狂花，和那個狂亂的非相，「非從空來呀」：不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非從目出」：也不是從眼目裏邊生出來的。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從空來，還從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虛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華相起滅，如阿難體，不容阿難。

像上邊呢，我所說這個道理，阿難！你要知道。「若空來者」：如果說這個花，和這個狂亂非相，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話。「既從空來」：既然是從空裏邊生出來的，「還從空入啊」：那麼它回去的時候，還要回到虛空裏去。「若有出入」：它這個狂花從虛空裏頭能生出來，又能啊，回到虛空裏裏邊去，這若有出入，「即非虛空」：虛空，怎麼叫虛空呢？虛空裏邊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若有出、有入，這就不能算一個虛空了，虛空裏邊還有東西了。

「空若非空」：虛空假設若不是虛空的話，「自不容其華相起滅」：虛空若不是虛空，那華相它也沒有地方生出來，也沒有地方再滅回去。「如阿難體」：好像什麼呢，就好像你，阿難你這個身體呀，你不能說再有一個阿難，到你這個身體裏邊來。你虛空裏邊它就沒有東西的，所以它這個華不是從虛空裏來的。也就好像你阿難是一個身體呀，不會再有什麼東西呀，可以到你阿難這身體上去，再進你阿難這個體裏邊去，你是不能容納外邊的東西的。

若目出者，既從目出，還從目入；

假設你若說是這個狂華從眼目中生出來的，因為眼睛瞪以發勞啊！啊，在這

個瞪以發勞由眼睛生出這個狂華，和狂亂的非相。「既從目出」：既然從目可以出得來，就還「還從目入」：還要回到眼睛裏去。

即此華性，從目出故，當合有見；若有見者，去既華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

「即此華性啊」：就是現在講這個華的性質。「從目出故」：假如它從眼睛出來，「當合有見」：它因為由眼睛出來，應該它有一個見性。「若有見者」：假設這個空花它若有見性的話，「去既華空」：它去了，這眼睛裏就沒有華了。「旋合見眼」：它回來的時候啊，這華應該看見眼睛。

「若無見者」：那麼它回來若沒有看見這個眼睛，看不見眼睛，「出既翳空」：它出去啊，好像這個眼睛上有翳子，出去的時候，翳就沒有了這華。「旋當翳眼」：若回來的時候啊，它應該障礙這個眼睛。因為你這眼睛什麼都放不下去的，若是如果這空華再回到你眼睛裏來，你那眼睛往什麼地方放的呢？

又見華時，「又見華時」：又你看見花的時候，目應無翳，云何晴空，號清淨眼？

又你看見花的時候啊，「目應無翳」：你這個眼睛啊，應該沒有這個翳子，沒有這個一種障礙物。「云何晴空」：那麼為什麼說叫這個晴空，「號清淨眼呢」：叫這個晴空，就又一個名字叫清淨眼呢？這個清淨眼呢，可以有兩個解法，也可以說這個晴空是清淨眼，也可以說自己這個眼睛是個清淨眼，因為沒有翳子，所以叫清淨眼。

是故當知，色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因為這個，所以你就應該知道啊，這個色陰呢，本來是虛妄的，「本非因緣」：也不是由因緣而有的，也不是，是一種自然性。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忘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

受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譬如有人」：比方有這麼一個人。「手足宴安呢」：宴安，就是沒有什麼事情做。「百骸調適」：百骸，這人這個整個的身體叫百骸；調適，調適啊，也就在這個地方啊，覺得很自然的。「忽如忘生」：忽然間呢，他

就好像把他自己的身呢，和這個生命都忘了似的。「性無違順」：他這種的性啊，也沒有違；違，是苦的境界；順，是樂的境界；也沒有一種苦樂的境界了。

「其人無故」：這個人呢，也是無緣無故的，「以二手掌」：用這個兩個手掌，啊，「於空相摩」：這兩個手掌啊，在空中相摩，在空中，就是兩個手掌這麼在空中相摩。「妄生澀滑」：澀呀，就是粗；滑呀，就是細。這澀，覺得，就感覺這種觸覺啊，啊，有的覺得好粗的，有的覺得好滑膩的，好像有一種油膩的油氣似的這個手上；有的人手很粗的，有的人手很軟，很棉軟的；棉軟，就是滑膩。

「冷」：冷啊，或者搓這個，搓的時候覺得這個手啊，有一種冷相。有的時候又覺得有一種熱相，搓時間久了，它就熱了；這個都是屬於一種受陰。受陰呢，就是有一種感覺，在這個你自己這個心裏邊有一種感覺。那麼這個妄生，妄啊，就是虛妄生出這種的澀滑和冷熱諸相，這些個相，這些個情形。「受陰當知，亦復如是啊」：這個五陰呢，這個受陰呢，也是這樣子。

阿難！是諸幻觸，不從空來，不從掌出。

這現在啊，就是講這個受陰，前邊講那個色陰。

阿難！「是諸幻觸」：這些個虛妄的，不實在的這個觸覺啊，「不從空來」：不從空裏邊生出來的，「不從掌出」：也不是從掌裏邊出來的。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既能觸掌，何不觸身？不應虛空，選擇來觸。

「如是阿難，若空來者」：這個觸覺啊，要是從空裏邊來的話，「既能觸掌」：啊，它這個受啊，要是從空來的，既然能和這個掌相接觸了。「何不觸身」：為什麼它不和這個身相接觸呢？「不應虛空選擇來觸」：這個虛空本來它是沒有知覺的，它不應該啊，有一種知覺，而選擇呀，就是來觸這個掌，不來觸身，它不應該有這種的思想的。所以呢，這個也不是從空裏來的，也不是從掌裏。

若從掌出，應非待合；又掌出故，合則掌知，離則觸入，臂、腕、骨、髓，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必有覺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來，何待合知，要名為觸？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若從掌出」：這種的感覺，滑、澀、冷、熱的感覺，若從掌出，若從這個

掌生出來的。「應非待合」：若從掌生出來的，不必等這個兩個掌合到一起，它才有。「又掌出故」：又有一個道理，它如果從這個掌裏出來的話，「合則掌知」：你合掌的時候，那麼這個掌就知道。「離則觸入」：那麼離開這個掌啊，這個觸覺就應該回來。

回來，那麼「臂腕骨髓」：回來，它應該經過這個手，這個胳膊，它啊，經過這個手腕子，和這個骨髓裏邊，「應亦覺知」：應該呀，自己也有所感覺。那麼怎麼到裏邊，也不知道是滑，也不知道是澀了，也不知道冷和熱了呢？為什麼不知道了呢？應亦覺知。「入時蹤跡」：它到這個胳膊裏邊，它所經過這個道路，是從什麼地方經過的呢？它的這種蹤跡呢？

「必有覺心呢」：一定在這心裏會知道，「知出知入」：也知道這種的觸覺啊，什麼時候出去，什麼時候回來。「自有一物」：應該啊，自然應該有一個物，「身中往來」：它在身中啊，或者往，或者來。「何待合知呢」：怎麼要等待這個合起掌來，才知道有觸覺呢？「要名為觸」：在這個時候，才給它起名叫觸呢？

「是故當知，受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個受陰呢，也是個虛妄的，本非因緣，本來不是因緣，本來也不是一種自然的生出來的。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我現在再給你講這個想陰。想陰呢，也是如來藏性，也是這個妙真如性。「譬如有人」：阿難，好像有一個人，「談說酢梅」：談說呀，口裏含著這個梅，吃這個酸梅，在他口裏吃。你一講這個梅的時候啊，「口中水出」：一講這個酸的梅的滋味的時候呢，這口裏頭就會有水出。

「思蹋懸崖，足心酸澀」：你這麼想啊，想蹋到啊，踏，也就是蹋，蹋到懸崖。懸崖呢，就是這個很高的山呢，有這個石頭，底下是很深很深的萬丈的懸崖。你站到那個懸崖的上邊呢，這個兩個腳心呢，就會發軟的，就會發痠的，酸澀，覺得痠呢，又覺得好不舒服那個樣子。

你不要說你設身處地到那個懸崖上面去，你就現在這麼一想，啊，這個腳心裏邊呢，就會發生這種啊，酸澀的這種的感覺。這由什麼生出來呢？就由這個想陰生出。

你一談這個說是，本來你沒有吃梅，你有吃這個酸梅，你一講這酸梅，啊！

說酸梅，好酸的！啊！這口裏就有水出了。這個中國有這麼幾句話，說：「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畫餅，畫這麼一個餅，不能充饑的；但是望梅，可能止渴。你人要是口渴了，口非常渴，你就想，前邊，哦，有很多酸梅的樹。

這一想這酸梅的樹啊，即刻就不會渴了，望梅止渴。望梅可以止渴的，可是畫餅不能充饑的。那麼望梅為什麼止渴呢？就因為這個這是一種想陰，想陰呢，它這一種感覺生出來的。

在中國三國那時候啊，曹操帶著百萬大兵去出征去，出征啊，偏偏把這個路途啊，走失了，走失了路了，迷路了；迷路，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了？啊！這個軍隊也沒有水喝，也沒有飯吃，渴的不得了！人呢，都好像有病，不能走路，都要渴死。曹操就下命令，曹操你知道吧，曹操，在中國三國的時代，和關公同時的，曹操嘛！曹操最好的。

那麼他就下命令，他說，我們大家不要休息，前邊呢，有一片梅林呢，這個梅樹，有這個梅樹，我們到那個地方，大家去吃一點梅子去，去吃這個梅去。啊！他這一講這個梅的時候，這些個軍隊口裏就都生出水來，都不渴了，通通都不渴了。於是乎，又往前趕路，就找這個梅林，結果那麼也沒有梅林，他不過這麼一講這個梅呀，大家就都不渴了，口裏都生出水來。

「想陰當知，亦復如是啊」：這個想陰呢，也是就這個樣子，像這個樣子。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

阿難呢，你要知道這種的酸的味道啊，酢說，就是酸的味道，酸梅的那個味道。「不從梅生啊」：啊，也不是從梅生出來的，「非從口入」：也不是從口裏生出來的。

啊，講這個畫餅不能充饑，我想起來中國的人一段故事。這個什麼故事呢，中國，不單中國人，我相信每一個國家都有這種人，這叫什麼呢？叫孤寒種。（孤啊，就是那孤獨的孤；寒呢，就是寒來暑往那個寒）。孤，怎麼叫孤寒種呢？就言其這個人呢，什麼也捨不得，是無論什麼東西都捨不得。

那麼捨不得，他就說給人送禮，啊，就問人，說你什麼時候你的生日啊？你生日，我給你送個禮物；送多少錢呢？送一塊錢的禮物。那麼那個，嘿，另外這個人也是個孤寒種，說：喔！那我謝謝你了；等你生日的時候，我也送禮物給你，還禮給你。哎，你送什麼東西給我啊？啊，他說，我啊，我送一個餅給你；於是乎，他拿起筆來，就在紙上畫一個餅，說，我就送給你這個，

這個禮物。

另外一個孤寒種就說，哎！你這還都麻煩，你如果你生日的時候，我給你送一個大餅，多大的？有這麼大！這麼大一個生日餅送給你。我現在就這麼一比呀，已經算送給你了，我也不必畫，我現在就這麼一比，這就算送給你了，哈哈！你看，他孤寒，一塊錢捨不得，他畫個餅，他還認為他不夠孤寒，那個孤寒的說我就這麼一比，就可以了，送給你這個餅，送給你生日餅。

你說這個，方才我說畫餅不能充饑，我想起來這個三個孤寒人，互相鬥孤寒，互相啊，來競爭，看看究竟誰孤寒？那麼結果這一比，這個考第一名。

阿難！如是酢說，不從梅生，非從口入，阿難呢！你要知道，這種的一說酸梅，口裏就有水出，這不是從梅生出來的，也不是從口裏生出來的，而是啊，因為有一種想陰的作用。

如是阿難！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而出？

因為聽見呢，人這一講梅，這口裏就生出一種津液，那麼這是什麼道理呢？

「如是阿難」：像上邊我所說這樣的情形。「若梅生者」：假設這個水是由梅生出來的，「梅合自談」：這個梅呀，應該它自己說，不必啊，人來說。這個梅自己沒有說，那麼還要等待人講這個梅，人的口裏才有口水出。「若從口入」：說是啊，這個口水是因為啊，口，而有這口水，「自合口聞呢」：那應該呀，這個口來聽見這個人說梅的，不應該耳朵聽，「何須待耳」：何必要等待著這個耳朵它去聽呢？那口它聽就得了嘛！

「若獨耳聞」：假設若是這個聞性單單僅耳朵有聞性的話，「此水何不耳中而出」：那麼如果這個耳朵和口啊，沒有連帶的關係的話，耳朵聽見人講這個酸梅，這個水呀，應該從耳朵出來啊！它耳朵聽的嘛！耳朵聽見講這酸梅，這個水呀，應該由耳朵出來。

你聽聽有沒有這個道理呢？

思蹋懸崖，與說相類。

那麼想啊，你思想這個懸崖，自己站到那個萬丈懸崖上邊，你那個腿也軟了，腳也軟了，腳心就發癢了。林叔明醫生，你說有沒有這個情形？(答：有。)

你這是做醫生的，這應該知道，他怎麼這樣子腳就會發癢了呢？你不要設身處地站在那個懸崖那去，你就這麼樣一想，啊！我現在站到萬丈懸崖這個地方，一不小心就會跌下去！啊，這時候這個腳啊，腳心就酸軟了，腿也軟了！

啊，你說，這是一種什麼道理呢？這一般人叫敏感，怎麼他就會有了敏感呢？這敏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要追究它那個來源，那個敏感又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啊，所以呀，這想足蹋懸崖，「與說相類」：和這個說這個酸梅呀，口就有水出啊，這個道理是一樣的，這都是啊，由想陰而成的。

是故當知，想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那麼也非因緣，也非自然性，究竟是什麼性呢？是如來藏性，如來藏那個妙真如性。

「是故啊，當知」：你應該知道，阿難！「想陰虛妄」：這個想啊，這種陰，這叫五陰嘛，想陰是虛妄的，虛妄而生，虛妄而滅。那麼這個虛妄而生，又從什麼地方生出來的呢？這是從這個如來藏、妙真如性裏邊生出來的。由那個由真呢，起妄，才有這些個虛妄。

好像你只講一講梅，這口裏就有水出；你只是想一想啊，站在那個萬丈懸崖那上邊，這個腳心呢，就酸軟了，腿也發軟了！啊，這個道理呀，怎麼來的呢？這從虛妄那來的。虛妄又從什麼地方來？就從那個如來藏妙真如性。所以呀，這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

阿難！譬如暴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逾越。

阿難！這個上邊所講這是想陰，那麼下邊這一段文，就是說的這個行陰。受想行陰，這個行陰呢，又讀行(厂厶ノ)，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呢，這個行也就當個行(丁一厶ノ)字講。

這個行陰呢，就好像那個暴流似的。暴流啊，就那個水最急的那個地方，最急的那個水。最急那個水那種暴流啊，「波浪相續」：它這個波浪啊，前邊那個浪往前跑，後邊那個浪又在後邊追；後邊那個浪又追前邊這個浪，左一個浪、右一個浪，啊，你看是沒有人管理，啊，它很平均的，很均勻，那個浪都是那麼大。有的大的浪啊，那也是其中啊，那個浪太多了，那個力量太多了，積成大浪。

這個浪，就好像我們這個心裏呀，這個行陰一樣的；啊，這個心裏頭啊，在

這個八識裏邊，啊，前念滅後念生，前念滅後念生，這個念生念滅，就好像那水裏波浪一樣的。相續，啊，這個浪，就接著那個浪；那個浪，又接著那個浪。好像我們這個人心念呢，啊，這個念頭起了，那個念頭又，前念滅後念生，前念滅後念生，這念念不已，也這麼相續。

「前際後際，不相逾越」：前邊那個浪，和後邊那個浪，啊，走的都很均勻的，不相逾越，後邊那個浪啊，就不會跑到前邊那個浪前邊去。人這個起念也是，你後邊那個念頭，就不會跑到前邊那個心念那去。所以呀，這互相都行的很有規律的，一點都不錯亂，這叫不相逾越。

不相逾越，就是啊，很有次第的，很有紀律的，它不亂跑。這個浪啊，你看它是沒有什麼分開界限，實際一個浪、一個浪啊，它很次第而行，所以呀，相續不斷。

行陰當知，亦復如是。

這個暴流，和這個波浪互相相續，前際後際不相逾越。那麼在這五陰之中，這個行陰，也和這個暴流這個情形是一樣的。在我們心裏邊呢，這個波浪啊，它相續不息，所以呢，令我們這個人呢，也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也就等於啊，這個波浪相續的道理是一樣的。

阿難！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離空水。

阿難呢！你要知道這種的道理。「如是流性啊」：像這種的暴流啊，流的這麼樣子湍急，這麼樣子快。「不因空生」：這不是啊，因為空而有這個暴流。「不因水有」：雖然這個波浪是在水裏邊，可也不是因為水而有這個波浪。「亦非水性」：這個波浪啊，也不是水性。「非離空水」：但是它還又沒離開這個空和這個水，那麼究竟從什麼地方來的呢？

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則諸十方無盡虛空成無盡流，世界自然俱受淪溺。

阿難！我再給你解釋解釋，為什麼我說它不是從空生出來的這個波浪、暴流呢？我告訴你。

「如是，阿難，若因空生」：假設若因為空而生出這個暴流，啊，「則諸十方」：不單我們這個世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有虛空。那麼這十方世界無盡的虛空，沒有窮盡、沒有窮盡那麼多的虛空，啊，「成無盡流」：那麼因為從空生出來的，那麼空有這麼多，這個暴流也一定多的不得了！

既然暴流多得不得了，「世界自然」：這個世界，所有的世界，「自然俱受淪溺」：自自然然的就受這種的淪溺，就都淹沒了，人怎麼樣活著呢？東西怎麼樣在裏生存呢？都會淹死的，淪溺。

若因水有，則此暴流，性應非水，有所有相，今應現在。若即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

假設你說這個暴流啊，它流的這麼急，這種的暴流，啊，因為水而有這種暴流，那麼這個暴流啊，「性應非水」：它是因為水有的，它這種的本來那個體性，應該不是水。「有所有相」：這個裏邊呢，分出，能有這個暴流的相，和所有這個暴流的相。「今應現在呀」：它也應該有一個標準，有一個一定的形像，那麼現在這個暴流啊，它根本沒有什麼確實的形像。

「若即水性」：你若說它一定，說它就是水性。「則澄清時，應非水體」：若即水性，你若說它就是水，這個暴流就是水，則澄清時，它沒有波浪的時候，應非水體，沒有波浪，水也應該沒有的。你說這個暴流是波浪，是水有的嘛！那麼波浪沒有了，水也應該沒有，這個暴流沒有了，這水也應該沒有了，應非水體。

若離空水，空非有外，水外無流。

「若離空水」：假設你若說這個暴流，離開這個空和這個水。「空非有外」：那空沒有外邊，「水外無流」：在這個水外邊，也沒有流。所以呀，你若說離開這個水，又是不對的；你說不離開，又是也不對，究竟啊，你說這是怎麼回事呢？阿難！這個都不是水和空所有的，它的來源都是從如來藏妙真如性那來的。

是故當知，行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所以呀，你以前說是講的因緣，講的自然，現在你應該知道，「行陰虛妄啊」：這種行陰，這種暴流，它是一種虛妄的，不實在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這也不是因緣，也不是自然性。這是啊，上邊講的行陰，這個行陰呢，它的來源也是由如來藏那來的。

不過一念的無明生出來了，就迷真逐妄了，把真的忘了，盡跟著假的跑了，所以造成啊，世界上種種的，這種虛妄的形像。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

現在講這個識陰，上邊講這個色、受、想、行，現在講這個識了。什麼叫識呢？又怎麼叫行呢？怎麼叫想呢？現在把它總起來講。

怎麼叫色陰？這個色陰，就是有形色的，有質礙的東西，這都叫色，色陰。所以在這個瞪目看虛空，有一種啊，狂華，這狂華雖然是虛妄的，但是也有一個形色，有個形色。

受，受就是啊，領納為義，以啊，領納，就自己領受、接受，這叫受陰。那個受陰呢，所以他就用這兩個手這麼互相一摩，就生出來滑，和澀呀，和這個冷，熱的感覺。

想陰呢，想陰只憑啊，這個想像，好像一說這個梅，你耳朵聽見有人講這個梅，啊！這你就想了；一想，這口裏呀，就出水了，這由想陰所成。想呢，就是妄想。

這個行呢，行就是以遷流為義，它就是不不停的，這行就是不不停的。

所以我們這個人呢，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念念生滅，念念不停，這是一個行陰。

那麼現在這識陰，識陰呢，它以了別為義，就是分別，有所分別，這個思慮，有攀緣。這個好像阿難，以前不會用功，不修定力，貪圖這個多聞，這都是一種攀緣心；攀緣心來用事，所以呀，不是真實的。這個識呢，就是以了別為義。

現在講這個識陰，識陰什麼樣子呢？阿難！「譬如有人呢」：比方說就有這麼一個人，這個人幹什麼呢？「取頻伽瓶啊」：什麼叫頻伽呢？頻伽也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呢，叫妙聲鳥。這個頻伽瓶啊，就是做的這麼一個瓶啊，好像那個鳥的樣子，小鳥那個鳥樣子，它有兩個孔。

那麼這種妙聲鳥啊，它聲音呢，非常美妙的，它在那個蛋裏邊呢，就會叫，那個聲音呢，就超過眾鳥，所以這種的鳥啊，是人人呢，都歡喜聽它這個聲音。

取頻伽瓶，「塞其兩孔啊」：把這個頻伽瓶呢，這個兩孔啊，都塞住它。「滿中擎空」：幹什麼呢？把這個瓶裏邊呢，裝一瓶的虛空，把這個虛空裝到瓶

子裏去。你說他怎麼裝的？他怎麼裝的？這佛這樣講啊，他怎麼裝的？噢！他一定有辦法裝的。

啊，「千里遠行啊」：他把這個當地的這個土產，虛空，這個土產的虛空；或者是啊，坐車，或者是坐飛機，或者坐輪船，那時候沒有飛機，大約都是搭船了，或者是這麼行路了，千里遠行，走一千里地。啊，你說現在有這個私家車，走一千里路不算回事。

那個時候，如果要是走一千里路，那真是啊，兩個腳都會走出泡來。幹什麼呢？「用餉他國」：拿著這個虛空去送禮去，送給人；餉啊，就是這個餉，就是贈送的意思。把這個虛空啊，送給其它的國家；啊，你說這個，這個，有沒有這個道理？

識陰當知，亦復如是啊。

這個識陰呢，這個分別心呢，就和這個你裝的虛空，走了一千里呀，送給人一樣的，也就是這個樣的道理。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

啊，阿難呢！你要知道，這個人用虛空去送禮去，可是這個虛空，是不是有**此地的虛空，和彼處的虛空，有兩樣嗎？**這就是，本來呀，沒有分別，虛空都是一樣的。你在這個地方裝了一瓶子虛空，送到一千里地以外一個國家去，啊，你把這虛空倒出來，和那個地方的虛空，啊，合到一起，你說這有什麼分別呢？

阿難！「如是虛空啊」：像這樣的虛空，「非彼方來」：也不是啊，從遠方來的，「非此方入」：也不是啊，從這個地方入的。**虛空本來沒有去、沒有來**，你裝到瓶子裏，啊，也是一樣的。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

如是阿難！我怎麼說這個虛空不是從旁的地方來的，也不是從這個地方去的呢？虛空沒有來去呢？

如是阿難！你要知道，「若彼方來」：假設這個虛空要是從彼方來的話，「則本瓶中」：則這個頻伽瓶啊，裏邊這個虛空，「既貯空去」：那麼裝了一瓶子虛空，到那個地方。「於本瓶地，應少虛空」：那麼這個虛空被你用瓶子

給裝了一瓶子去，這個地方少了一瓶子虛空嗎？

這個本瓶地呀，在這個裝虛空這個地方應該少了一瓶子虛空；那麼你看這個虛空少了、沒少呢？那個地方又多了、沒多呢？所以這個，這是一種啊，啊，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

所以這個這個識呢，也是這樣子，啊，沒有事情它分別東、分別西，啊，分別什麼想，分別很多的事情，也都是啊，和這個瓶子用裝上虛空，向其它國家送禮去一樣的道理。

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

「若此方入」：假設要是從這一方去的，「開孔倒瓶，應見空出」：若是有出入的話，你若說從這一方裝了虛空到那一方去；開孔倒瓶啊，開這個兩個孔，往外倒這虛空的時候，應見空出，應該看見這個虛空怎麼樣出來的！如果說沒看見，沒看見，那虛空是沒有的，你若能看見，那就不是虛空了。所以這個虛空你不能把它移動，你不能把這個地方的虛空，搬到那個地方去。

是故當知啊，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因為這個，所以阿難你應該知道啊，這個識陰呢，也是虛妄的。「本非因緣」：不是因為因緣而有這個識，也不是因為自然而有這個識；也就是啊，它發源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呢，這個妙真如性，啊，是它的一個根本的地方。